



恩 格 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
的运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
的运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Friedrich Engels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S
KAMPAGNE

据法文原 La Campagne pour la Constitution du Reich
("La Révolution Démocratique Bourgeoise en Allemagne,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1"所收)译出,据德文原文校订。

恩 格 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沈康之译 许长卿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3\frac{3}{8}$ · 字数 82,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500 定价(四) 28元

统一书号1001·373

目 录

序言.....	1
一 莱茵普鲁士.....	6
二 卡尔斯鲁赫.....	26
三 普法尔茨.....	40
四 为共和国而死.....	58
人地名对照表.....	99
译后记	103

序 言

黑格，斯特魯夫，布倫克爾，齊茲和布魯姆，
把德國的君王統統杀掉罷！

从普法尔茨到瑞士边境，在每条大路上，在每家客店里，南德意志的“民兵”高歌着这个一半是讚美詩一半风琴合唱的歌尾迭句，它是用流行的“被海圍繞着”^①的歌譜譜成的。这个寥寥几个字的歌尾迭句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伟大起义”的性质。在这两行歌词中，你们可以看到起义的伟大人物，起义的最后目的，它的勇敢坚定的信心，它的高尚的对“暴君”的仇恨，以及它对于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深刻理解。

二月革命和跟着发生的事件在德国所引起的一切运动和震荡中，争取帝国宪法的运动因为它的典型的德国性质而与众不同。它的原因，它的发动，它的立场，它的整个经过，是彻头彻尾德国式的。如果说一八四八年六月的日子标志着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的程度，那么争取帝国宪法运动标志着德国，尤其是南德意志的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的程度。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所谓市民阶层，而这个阶级恰好是在德国，尤其是在德国南部占优势。正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曾经在“三月协会”，民主立宪协会，爱国者协会，许多所谓民主的集团里，和差不多所有民主报纸上面，对着帝国宪法作过许多

① 这是当时最流行的黑格歌的歌尾迭句，系按“斯勒斯維-霍尔斯坦 被海围绕着”的歌譜譜成。——校者

无害的格魯特里^①的宣誓，并对于“頑抗”的国君进行过斗争，斗争的唯一收获对于小资产阶级分子显然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国民义务方面提高觉悟。正是这个以法兰克福議會中所謂极左派的坚决分子，因此特别是以斯图加特議會和“帝国摄政”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贡献給这个运动以官方領袖人物；最后，也正是这个小资产阶级，它在薩克森，萊茵省和南德意志的那些对为保卫帝国宪法自己多少获得一点荣誉的地方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以及临时政府和制宪會議中占着統治地位。

如果事情是由它来决定的話，小资产阶级就不会放弃合法的、和平的、和善良的斗争的法律基地，并且不采取所謂精神的武器而是采取枪枝和鋪路石块。自一八三〇年以来，德国所有政治运动的历史，也同英国和法国一样，使我們看見这个阶级当它还没有看見任何危險的时候，总是大言不慚，自命不凡，有些地方甚至措辞激昂；但是只要稍微有点危險出現，它馬上变成畏縮，謹慎，和支吾搪塞起来了；当它所发动的运动被其他阶级所掌握和認真进行的时候，它馬上覺得驚訝，忧虑，和搖擺不定；只要事情弄到手里拿着武器去进行战斗，它就会为了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而背叛整个运动。最后，因为它的犹疑不定，当反动的党派取得胜利时，它总是特別被欺騙和虐待的。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后面，到处都有其他的阶级，它們把小资产阶级为了它的阶级利益而发动的运动担負起来，給它更明确，更有力量的性質，并且如或可能，就要設法领导这个运动；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大部分的农民，除此以外，有一个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前进分子也慣于和它們联合在一起。

① 系指傳說中最初三个同盟者于一三〇七年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夜間在格魯特里（烏尔恩湖旁約山中草地）庄严宣誓，于次年元旦驅逐哈布斯堡官吏的故事。——校者

以大城市的无产階級为首的这些階級，对帝国宪法的忠誠保証，抱着更严肃的态度，而这不是小資产階級的鼓动者所喜欢的。如果小資产階級分子，象他們时时刻刻所宣誓的，准备为帝国宪法“貢獻出他們的血和他們的財產”，那么工人們以及其他許多地区的农民們，也都是准备这样做的；但是对于所有政党都知道得很清楚的这个情况是默不作声的，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資产階級将要拥护这同一的帝国宪法来反对这同样的无产階級和农民。这些階級推动了小資产階級直至它和政权机关公开决裂。他們虽不能避免在斗争的过程中被他們的小店主同盟者所出卖，可是他們至少能得到一种滿足，即在反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出卖行为将受到反革命分子的懲罰。

另一方面，大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的最坚决分子，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也和小資产階級联合在一起，这个和我們以前在英、法的一切小資产階級运动中所見到的完全相同。資产階級从来没有整个地統治过；除了还保持不少一部分政权的封建階級以外，大資产階級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馬上分裂为两派，一个是执政党，另一个是反对党，一般地說，一方面是由銀行来代表，另一方面是由企业家来代表。大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的进步和反对分子，与执政党相反对，和小資产階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于是和小資产階級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在德国，武装的反革命已把軍隊，官僚政治和封建貴族几乎独占的权力恢复了，在那里，虽則宪法的形式还繼續存在，但資产階級只扮演次要的和不被人注意的角色，所以有更多的理由来結成这种同盟。但是就在这方面，德国的資产階級比之英国和法国的資产階級还是懦弱得多，他們只要看見有一个小小的机会恢复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說，真正决定性的战斗，就馬上吓得发抖退出舞台。这一次它也是如此。

何况时机对于斗争并不是完全不利的。在法国，选举迫近

了^①；它可能使帝制党人或則紅党取得多数，但是無論如何它会排挤制宪會議的中間派，它会加强极端派的力量，它会通过民众运动促使已經紧张的議會斗争得到迅速解决；总而言之，这些选举必然会引起一个“革命的日子”（journée）。在意大利，羅馬城下正在交战，羅馬共和国还在抵抗法国的侵略軍。在匈牙利，馬扎兒人不可抵禦地向前推进；帝国的軍隊已被赶过瓦格河和萊塔河^②；在人們每天都以为听到炮声的維也納，匈牙利革命軍随时可以到达；在加里西亞，德賓斯基不久便帶着波兰人和馬扎兒人的軍隊来到；俄国的干涉远不足以成为馬扎兒人之害，它似乎要把匈牙利的战争变为欧洲的战争。最后，德国正处在极大的騷动中，反革命的进展，軍人，官僚和封建貴族与日俱增的厚顏无耻，內閣中旧的自由党人重复不断的背叛和迅速的、接二連三的違約背信，把整个阶级的人——那些曾維持秩序的人——都投擲到行动的政党的怀抱里。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爆发了。我们将在下面的篇幅中来叙述它。

由于在資料中还存在着混乱和缺略，由于搜集到的口头材料完全不可靠，由于到现在为止关于这次斗争所发表的一切著作都純粹以个人的目的为根据，这一切使得对于这个事件的整个经过作一批醉性的叙述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之下，我們沒有其他解决办法，只有严格地限于叙述我們亲自看見和听到的事情。幸而这已够說明整个运动的性質，虽則我們沒有亲身的經驗來說明薩克森境內的起义和梅勞洛斯勞斯基在內格河的战役，可是“新萊茵报”也許不久就有机会至少对于后面的战役作一切必要的解释。

許多参加争取帝国宪法运动的人，现在还关在牢里。其他的

① 指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的制宪會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帝制党人获得多数。——校者

② 均多瑙河支流。——校者

人已找到机会回到家乡，还有一些人还在国外，每天在等待回国机会，在他們里面并没有最坏的人。人們可以了解我們对于这些战友应有的尊敬；人們当然会看出我們把許多事情略而不談；还有現在本国平安无事的人，如果我們沒有因叙述那些他們所表現出来的勇敢真正是令人惊羨的事件，而把他們暴露出来，他們也不会責备我們。

一 萊茵普魯士

我們記得爭取帝國憲法的武裝起義如何在五月初首先在德累斯頓發動。我們知道，為鄉村居民所支持、為萊比錫的市僧所出賣的德累斯頓街壘上的戰士們，如何在六天戰鬥之後，被一支占優勢的軍隊打垮了。他們的戰鬥員從未超過二千五百人，所配備的武器是很龐什的，他們的炮隊只有兩三尊小臼炮。王軍的組成除薩克森營以外，另有兩團普魯士兵。歸王軍指揮的還有騎兵，炮兵，射手和一營裝備有撞針擊發槍的兵士。王軍在德累斯頓的行動，似乎比在任何其它地方更為卑劣；但是同時也証實德累斯頓的戰士們在爭取憲法運動中，比其它任何地方給予這些占優勢的軍隊以更英勇的抵抗。顯然，巷戰和野戰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處於軍事戒嚴狀態和被解除武裝情況下的柏林一點也沒有動。甚至於連鐵路也沒有拆毀，以便把普魯士的援軍在柏林就阻遏住。布勒斯勞企圖進行軟弱的街壘戰，政府對此已早有準備，所以這個城市不可避免地落在軍刀的獨裁之下。北德意志的其餘部分，失去了革命的中心，已經癱瘓了。現在只有依靠萊茵普魯士和南德意志；在南德意志，普法爾茨已經發動了。

自一八一五年以來，萊茵普魯士被視為德國最進步的省份之一，這是有理由的。它實際上結合着兩種優點，而這兩種優點，在德國任何其他部分都沒有結合在一起。

自一七九五年以來，萊茵普魯士和盧森堡，萊茵黑森以及普法爾茨共同享有這種優點：曾經參加法國革命並在拿破侖統治下把法國革命的成果在社會、行政和立法各方面鞏固起來。革命的政

党在巴黎失敗后，軍隊則把革命帶到邊界以外。在這些剛剛得到解放的農民的兒子面前，不但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連貴族和僧侶的封建統治也都煙消雲散了。兩代以來，萊茵河左岸已經不復認識封建制度；貴族的特權被剝奪了，地產從他們和教會手里轉移到農民手里去了；土地被分割了，和在法國一樣，現在農民已成為他的土地上自由的主人。行會和城市貴族的家長式統治，比德國任何其他地方在自由競爭面前早十年已在城市中絕迹了；結果，拿破侖法典在綜合一切革命制度時，把完全改變了的秩序批准了。

但是，第二，萊茵普魯士具有——這是它比萊茵河左岸其他區域主要的優越地方——全德國最發達和最多式多樣的工業。在這三個行政區：亞亨、科倫和杜塞爾多夫，幾乎一切工業部門都有；棉紡織業，毛紡織業和各種絲紡織業以及它們的有關部門，如漂白、印花、染色等工業，還有鑄造業和機器製造業，此外還有採礦工業，軍器製造工業和一切其他金屬工業，這一切都集中在這個只有幾個平方哩面積的區域，在這裡工作人口的密度是德國前所未聞的。瑪爾克^①區域和萊茵省密切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出產煤鐵的區域，它供給萊茵省一部分原料，從工業的观点來看，甚至是這個省的一個構成部分。這個區域有德國最好的水路，離海很近並且礦產豐饒，它很適宜於工業，並且工業部門曾建築了許多鐵路，每天還把它的鐵路網加以補充。和工業有連帶關係的是一個對德國很廣泛的同世界各地的進出口貿易，其次，它和世界市場的一切巨大貨物集散地有重要的直接關係，以及它對於原料和鐵路股票有相當的投機。簡言之，萊茵省工商業的發展程度，雖則在世界市場上還是微不足道，可是在德國境內，已經是獨一無二的了。

這種工業——它的飛躍發展也是從法國革命統治時代開始

^① 瑪爾克（不要把它和勃蘭登堡混淆起來）是威斯特法利亞的一個區域，羅爾河從這裡經過，這裡的城市有波楚姆、哈根、伊塞隆等。——法文版編者

的——和与它有关联的商业結果在萊茵普魯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以及和它对抗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在德国其它地方还处于分散和萌芽的状态的阶级，却几乎绝对地控制着萊茵省特殊的政治发展。

萊茵省比从法国人那里接受革命的德国其他一切区域有着工业的优点，而比其它工业区域（如薩克森和西里西亚）又有法国革命的优点。它是德国境内社会发展几乎完全达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唯一部分；进步的工业，广大的商业，資本的积累，地产的自由，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和巨大的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占优势，在农村中是满身負債、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統治是利用工資关系，对农民是用抵押，对小资产阶级是用竞争，最后，商业法庭，工业法庭，资产阶级陪审官和一切有关物質的法律，都認可了资产阶级的統治。

現在人們是否了解萊茵省人民为什么对于一切称为普魯士的东西表示仇恨呢？普魯士曾經把法国革命跟萊茵省一起归并到自己的領地內，它不仅把萊茵省人民当作臣民和外国人看待，并且甚至把他們当作被征服的叛徒看待。普魯士制定萊茵省的法律，毫不依照正在发展中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向，而是想强迫萊茵省人民接受普魯士宪法这个迂腐的封建和市僧的混合物，这个东西現在甚至对于波美拉尼亚偏僻角落里的居民也已經不甚适用了。

一八四八年二月以后的轉变明白地指出萊茵省的特殊地位。它不仅把它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堪普豪森和汉斯曼貢獻給普魯士的资产阶级，而且貢獻給全德国的资产阶级；它把“新萊茵报”貢獻給德国无产阶级作为他們唯一的机关报，这个报纸維護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它不仅以言詞或善意的表示为滿足。

虽然有这一切，萊茵普魯士过去很少参加德国的革命运动，这究竟是什么緣故呢？

我們不要忘記，一八三〇年的運動有利于空談和喜歡辯論的立憲主義，對於從事更現實得多的工業企業的德國萊茵省資產階級，不能引起任何興趣；我們不要忘記，雖則在德國小邦中有人還夢想建立德意志帝國，在萊茵普魯士，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公開地反對資產階級；我們也不要忘記，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七年，在資產階級的真正立憲運動時期，萊茵省的資產階級是居于領導地位的，一八四八年三月在柏林它曾把起決定作用的重量投在天秤上。但是為什麼萊茵普魯士從來沒有一次能夠用公開的起義獲得某種成就，為什麼它甚至不能組織全省總起義，關於這個問題，萊茵省爭取帝國憲法的運動的簡單的敘述將給我們最好的解釋。

戰鬥剛在德累斯頓開始；它可以隨時在普法爾茨爆發。在巴登，武登堡，法蘭科尼亞，舉行了巨大的集會，人們幾乎無法再隱瞞他們決定採取武力解決。在整個德國南部，軍隊的態度是曖昧的。在普魯士，也是同樣的激動。無產階級只等待機會來報復被剝奪的利益，這些利益是他們認為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已經爭得來的。小資產階級到處在活動，想把一切不滿分子結合為一個大的立憲黨，它自己希望取得這個黨的領導權。和法蘭克福議會共存亡，為帝國憲法運動犧牲生命財產的誓言，充滿了一切報紙，並且响彻了每個俱樂部的大廳和每個啤酒店。

就在這個時候，普魯士政府召集一大部分國民衛軍，尤其是威斯特法里亞和萊茵省的國民衛軍，開始了軍事行動。在和平時期，這個召集令是非法的，所以不僅小資產階級，甚至中等資產階級，對於召集令都表示抗議。

在科倫，市參議會召集了萊茵區各市參議會代表大會。政府禁止開會，人們只好不拘形式，大會就在不顧政府的禁令下照舊舉行。代表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市參議員宣布他們承認帝國憲法，要求普魯士政府接受這個憲法並解散內閣以及取消召集

国民卫军的命令，同时他们明白地威胁普鲁士，如果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莱茵区域的省份将脱离普鲁士。

“由于普鲁士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接受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的德国宪法之后解散了第二院，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紧要关头，这样做是剥夺了人民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在下面署名的莱茵省各城乡议员，曾集会研究祖国的需要。

在特里尔市参议员蔡尔和科布伦茨市参议员威纳主席，和记录员科伦市参议员勃克及杜塞尔多夫市参议员布勒姆第二的协助之下，

大会作出如下的决议：

一、它宣布承认三月二十八日帝国议会所宣布的德帝国宪法是确定不移的法律，并宣布在普鲁士政府所引起的冲突中，它站在帝国议会的一面。

二、大会要求莱茵地区全体人民，尤其是所有能执兵器的人，在大小范围的集体宣言中，表明他们对德帝国宪法的热爱和对它保持忠诚及遵守帝国宪法的一切规定的坚定不移的意志。

三、大会要求德帝国议会尽速尽最大的努力，给德国境内各个国家，尤其是莱茵省人民的抵抗运动以这样的团结和力量，只有这种团结和力量才能使有组织的反革命遭到失败。

四、大会要求帝国政府尽速命令帝国军队对宪法宣誓，并下令这些军队集合。

五、署名人保证用他们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在他们的城乡辖区内，使帝国宪法发生效力。

六、大会认为绝对必须立即解散布兰登堡—曼都弗尔内阁，并不变更目前实行的选举方法召集第二院。

七、大会特别把最近召集一部分国民卫军视作一种无效的并且严重威胁国内和平的措施，而等待它的立刻撤消。

八、最后，署名人表示他们确信如果本宣言的内容没有受到考虑，那么祖国就会遭受最严重的危险的威胁，而这种威胁甚至会使普鲁士维持目前的组织发生危险。

一八四九年五月八日决议于科伦。”

(下面是署名)

我们简单地补充一句：这位担任大会主席的蔡尔先生，在几星

期以后，以法兰克福帝国内閣的帝国特派員的資格到巴登去，他的目的不仅去平息民情，并且和那里的反动派商定后来在曼海姆和卡尔斯魯赫爆发的反革命政变。至于他同时还以軍事間諜的資格替帝国將軍波克服务，至少是可能的。

我們觉得把这件事实的真相說明一下很重要：三月革命以前萊茵的自由主义之花的大資產階級，一开始就想領導萊茵普魯士爭取帝国宪法的运动。它的演說，它的決議，它的一切行动，使它和以后发生的事件分不开。有不少的人，把市參議員先生們的大話，尤其是关于萊茵省脱离普魯士的威胁，当作是認真的。如果資產階級协助的話，这个运动可以說事先就已取得胜利，居民中各个階級都会站在它这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冒一冒險。这就是小資產階級所打的算盘，所以它急急忙忙地采取一种英勇的姿态。当然，这丝毫也不能阻止它的假伙伴大資產階級，在一有机会时出卖它，而以后在整个事件极端悲慘地結束的时候，事后来嘲笑它的愚蠢。

在这中間，憤激不断地扩大了；德国各地都响起战斗的呼声。最后要进行国民卫軍的軍裝配备。許多营兵士都集合起来了，他們明确地宣布他們不穿軍裝。司令官們如果沒有充分的軍事协助，是束手无策的。如果他們解决了困难而沒有受到威胁或粗暴行为的話，他們認為很幸运。他們把卫軍解散了，并决定另外一个日子配备軍裝。

政府本来很容易向国民卫軍的軍官担保必要的援助，可是它故意讓事态扩大到这种程度，以便它馬上采用武力。

抗拒命令的国民卫軍特别是屬於貝尔格^①和瑪尔克工业区。

① 貝尔格是威斯特发里亚的一个区域，拿破仑曾把它建立为貝尔格大公国，由羅拉統治，它的首都是杜塞尔多夫。在一八一五年，它的大部分地方归并予普魯士。——譯者

抵抗的中心是埃尔伯费尔特和伊塞隆，索林根和埃内普河流域。政府馬上派遣軍隊到前面的這兩個城市去。

第十六團的一營兵和一中隊槍騎兵帶著兩尊大炮向埃尔伯费尔特进发。城內秩序非常混亂。經過仔細考慮以後，國民衛軍到底發現了它所扮演的是一齣冒險的戲。許多農民和工人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一點不願意听憑政府任意擺布，遙遙無期地離開自己的家庭。抗拒的結果沉重地壓在他們心上；species facti^①，戰時法律，苦工，甚至火藥和鉛彈！這就夠了……武裝起來的國民衛軍（他們的武器是自己的）的人數很顯著地迅速減少了，最後只剩下四十來個人。他們把他們的總司令部設在城門旁邊一座公共建築物內，等候着普魯士人到來。市政廳周圍有公民自衛隊和兩隊公民保衛團，他們猶豫不決，和國民衛軍舉行談判，總之堅決地要保護他們的財產。在大街上人群象潮涌一般；有曾經在政治俱樂部宣誓對帝國憲法表示忠誠的小資產階級，有各種階層的無產階級，從決心革命的工人到喝醉了燒酒的趕車者。沒有人知道應該如何做，也沒有人知道要出什麼事。

市參議會要和軍隊談判。司令官拒絕一切並且開進了城。軍隊耀武揚威地通過各條街道，把自己安頓在市政廳前面，面對着公民自衛隊，雙方開始談判。群眾拿石塊拋擲軍隊。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國民衛軍——如上文所說的只有四十來個人——從城的另一邊開過來，也是面對軍隊。

人群中突然發出了要求釋放囚犯的呼聲。因為一年以來有六十九個索林根的工人被拘禁在市政廳旁邊的拘留所里面，他們的罪狀是把炮台的煉鋼廠破壞了。他們的案件在幾天之內就要開審。群眾奔向監獄去釋放被囚的工人。監獄的門被打開了，群眾冲到

① 公訴書。——譯者

里面去，囚犯被恢复了自由。但是同时军队向前挺进，他们放了一排枪，最后一个囚犯刚越过门槛，脑袋裂开，跌在地上。

群众向后退却，但喊着：把街垒建筑起来！顷刻之间，通往内城所有进口处都被堵塞了。没有武器的工人相当多；在街垒后面，有武器的至多只有五十人。

炮队向前移动。和先前的步兵一样，炮兵也射击得太多，可能他们是有意。这两部分军队是好的军队，他们是由莱茵省人或威斯特发里亚省人组成的。最后，封·乌登霍芬上尉率领着第十六团的第八连前进。

在第一个街垒后面，有三个武装的人。他们喊着：“不要对我们开枪，我们只打军官！”——上尉命令兵士：“站住！”——“如果你下令开枪，你的性命难保”，在街垒后面，一个射手对他喊着。“预备——瞄准——放！”排枪辟拍地响着，但同时上尉倒下去了。子弹正打在他的心窝上。

这个小队慌慌张张地往后退却；他们甚至没有把上尉的尸体抬回去。又放了几枪，有几个兵士受了伤，司令官不愿意在这个骚乱的城市中过夜，和他的军队一同撤退到离城步行一小时的地方扎营。在兵士后面，四面八方都出现了街垒。

还在当晚，传来普鲁士人已向杜塞尔多夫撤退的消息。在街上，成群的人集合起来；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最为激动。突然谣传新的军队就要派到埃尔伯费尔特来了；这是暴动的信号。有一些工人号召构筑街垒，他们没有考虑到武器的缺乏——公民自卫队自从一八四八年十一月起即被解除武装——和相当强大的驻军，以及旧日的小首府笔直的和宽阔的街道是不适宜于巷战的。人们开始在新马路和波尔克路构筑了几个堡垒；城市的其余部分，一方面因为军队已被禁止出营，另一方面因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惧怕，还通行无阻。

傍晚的时候，战斗渐渐开始了。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在街垒后面，人是不很多的。他们从哪里取得武器和军火呢？他们对于占优势的军队作了长时间的和勇敢的抵抗，只是在广泛使用炮队之后，在清早的时候，六个还能防守的街垒才陷落在普鲁士人手里。我们知道从第二天开始，这些小心翼翼的英雄们，对于女僕、老人以及其他同样和平的人如何采取血腥的报复。

当普鲁士人在埃尔伯费尔特被打退的那天，十三团（要是我们没弄错的话）的另外一个营开到伊塞隆去，迫使那里的国民卫军重新服从命令。但是在这里这个计划同样失败了；当军队前进的消息一传播出去，国民卫军和民众在城市所有进口地方都设置了堡壘，并且实弹以待敌人的到来。这一营兵士不敢冒险进攻，他们又开回去了。

埃尔伯费尔特和杜塞尔多夫的战斗以及伊塞隆的街垒，在貝尔格和瑪尔克工业区的大部分地方，成为起义的信号。索林根的居民攻取了格勒夫拉特军械庫，把从那里夺得的枪弹，来装备自己，哈根的居民大批参加了这个起义运动，也把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占领了魯尔的进口地方，并且派出了偵察队；索林根、隆斯多夫、勒姆沙特、巴尔門等城市，都把它们应分担的军队輸送到埃尔伯费尔特去。在这个区域其他地方，国民卫军都宣布拥护这个运动，准备为法兰克福議会效劳。埃尔伯费尔特、索林根、哈根和伊塞隆都建立了治安委员会，代替那已被驅逐的县和地方机关。

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自然还大大地夸大了。整个烏培河和魯尔河区域被描写为一个有組織的起义大本营，传说埃尔伯费尔特有一万五千武装起来的人，在伊塞隆和哈根也有相同的数目。这突如其来的恐怖把政府吓住了，一下子使它对于最忠誠地区的起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瘫痪了，这就大大地助长了这些夸大的消息的使人信以为真。

除了合理地注意到可能的夸大部分，有一件事實究竟是能否否認的：貝爾格和瑪爾克工業區各主要地點正席卷在公開的、到那時為止一直是勝利的起義中。這個事實已擺在那里。其他消息又作了補充，德累斯頓還在堅守着，西里西亞在醞釀中，在普法爾茨，運動已鞏固起來，在巴登，一個勝利的兵變爆發，大公已經逃走，馬扎兒人已到達雅布倫加山隘和萊塔河。簡言之，自一八四八年三月以來，呈現在民主派和工人黨面前的許多革命機會中，這是一個最有利的機會，自然必須把它掌握住。萊茵河左岸不能把萊茵河右岸中途放棄了。

應當怎麼辦呢？

萊茵省所有重要城市或則是有強大炮台和重要堡壘控制着的要塞區，如科倫和科布倫茨，或則駐有大軍，如亞亨、杜塞爾多夫和特里爾等城市。此外，這個省份還被威塞爾、茹立煦、盧森堡、薩爾路易，甚至美因斯和明登這些要塞所控制。在這些要塞區和有駐軍的城市中至少駐有三萬人。最後，科倫、林塞爾多夫、亞亨和特里爾被解除武裝，已經相當長久了。所以這個省的革命中心已經癱瘓了。象杜塞爾多夫這個例子所指明的，在這裡一切起義的嘗試結果只能是軍隊的勝利；假如在科倫也有一個這樣的勝利，不管其他有利的消息，貝爾格和瑪爾克起義者的士氣已被摧毀了。在萊茵河左岸，沿着摩塞爾河，在埃弗爾和克勒費爾德工業區，有可能展開運動，但是這個區域是被六個要塞區和三個駐軍的大城市包圍着的。在那些已經在起義狀態中的縣份，萊茵河右岸相反地貢獻它的廣大的土地和稠密的人口，這個地方還有它的森林和山脈，似乎是为起義戰爭而創造出來的。

如果人們要支持起義的區域，那只有一種可能性：

首先，在有要塞和駐軍的城市中，必須避免一切無益的發動，在萊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廠區和鄉村中，必須佯攻來牽制萊

荷省的駐軍使之疲于奔命。

最后，必須把一切可以調動的兵力都投在萊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扩大起义，并力图用国民卫軍組織革命军队的核心。

普魯士新的贊成揭露这件事情的人不要因为在这里所揭露的叛逆陰謀而过早地高兴罢！不幸这里并没有陰謀。上面举出的三种办法，并不是一个密謀的計劃；这仅是本文作者的一个建議，而且是当他动身到埃尔伯費尔特去执行第三点的时候提出来的。因为民主派和工人党的組織遭到了損害，因为大部分由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地方領導人的犹疑不决和狡猾的保留态度，最后因为時間不够，所以人們来不及組織密謀。不錯，在萊茵河左岸，曾产生了轉移敌人目标的开端，不錯，在凱姆本，諾斯和附近地方，曾发生了騷乱，不錯，普呂姆的軍械庫曾被攻下，但是这一切事实完全不是一个共同計劃的結果，而仅是由于居民的革命的本能所引起的。

在起义区域，事情的发展完全不是本省其他部分想象的那样。固然，埃尔伯費尔特看起来并不坏，它的街垒（虽則沒有任何計劃而在仓卒中建筑起来的），人数众多的卫軍，巡邏队和其他武裝，所有居民都到街上去，那里似乎只缺少大資產階級，还有紅旗和三色旗；但是，除此以外，城市中充滿了极大混乱。小資產階級利用一开始就組成的治安委員會取得了各項事務的領導权。但是，剛剛取得政权的小資產階級对于自己的力量已感到害怕，虽則这种力量是薄弱的。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市參議會，这就是說要求大資產階級，承認它的政权的合法性；接着，为了感謝市參議會的好意，它讓它的五个成員都参加了治安委員會。这样加强起来的治安委員會，迅速地使自己卸脫一切危險的活动，把注意外部治安的職責移交給一个軍事委員會，它自己只保留对这个委員會的監督，其目的是緩和与阻碍它的活动。因此治安委員會中战栗的小資產階級避免了和起义发生任何接触，甚至被城市的父老們自己

移植到合法的基地上；他們从此可以限于安定情緒，处理日常事务，解释和消除“誤会”，力求和解一切，把事情拖延下去，并借口必須等待派到柏林和法兰克福去的代表团的答复，使一切有力的行动瘫痪了。其余的小资产階級自然和治安委员会携手并进，到处緩和憤怒情緒，尽可能阻挠一切防御措施和武装的繼續进行，对于参加起义扩大到什么程度繼續表示犹疑。这个階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很坚决地要在城市被攻时拿起兵器自卫。大部分的人則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們的威胁和对于埃尔伯費尔特几乎不可避免被轟炸的畏惧，就足以使政府讓步；此外，他們替自己保留为应付一切意外事情的脫身之策。

在战斗以后的一剎那間，大资产階級好象被雷打中似的。在他們受惊的幻想前面，他們看見发生縱火、謀杀、搶劫和其他誰也料不到的恐怖事件。由市參議員、律師、国家檢察官、和穩健人物占多数所組成的治安委员会，突然間給予大资产階級以生命和财产的保証，因此它充滿了比狂欢更热烈的情緒。这些大商人們，这些上耳其紅染色商，这些工业家們，他們一向宣告卡尔·黑格，里奥特，霍斯特等人是残酷的暴徒，現在他們成群地冲向市政厅，拥抱着这些所謂吸血者，對他們表示最热烈的誠意，并把成千的塔賴尔^①放在治安委员会的桌上。自然，在这个运动一結束的时候，同样地是这些对治安委员会热烈崇拜的人和它的拥护者，不但对运动本身而且对治安委员会和它的委員們，散布最荒謬和最粗野的誣蔑言辞，他們用同样的誠懇来感謝普魯士人把他們从这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恐怖政治中解放出来。象黑格、霍斯特和檢察官海茨曼这些清白的立宪派资产階級，又被他們描写为恐怖分子和吃人的人，在他們的脸上可以看出和罗伯斯庇尔及丹敦有相似之处。

① 德国銀币名。——譯者

至于我們呢，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是要把上面举出名字的这些好人从这种罪状中完全解脫出来。此外，大資產階級的大多数帶着他們的老婆和孩子尽快地躲到杜塞尔多夫的軍事戒严的保护之下；只有少数最大胆的人，留在城內保护他們的財產，来应付一切意外的事情。在起义期間，市长躲在一輛倒翻过来的馬車下面，上面盖着垃圾。在战斗中團結一致的无產階級，当治安委员会和小資產階級开始动摇的时候，他們就分裂了。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厂工人，一部分絲織工人，都坚决拥护这个运动；但是他們——无產階級的“心脏”——几乎是沒有武器的。染絲的工人是强壮的和收入很多的工人階級，不开展，因此和一切要求較多的体力和較少的技巧的那种工人一样，是反动的，他們从运动开始的第一天就表示对运动漠不关心。在一切工业劳动者中，只有他們在街垒战期間还繼續作工，沒有受到一点影响。流氓无產階級和到处一样，在运动的第二天起便出卖自己，早晨向治安委员会要求武器和餉銀，下午就被大資產階級收买了，以便晚上替他們去保护不动产或在晚上去攻毀堡垒。他們整个地站在給他們錢最多的資產階級方面，把拿来的錢在起义期間大吃大喝花掉了。

治安委员会的疏忽和怯懦，軍事委员会——一开始的时候其中不活动派占了多数——内部的不團結，从开始起就阻止它們采取坚决的态度。从第二天起，反动派即出来干涉。在开始的时候已經很明显，在埃尔伯費尔特，除非在帝国宪法的旗帜之下并且和資產階級取得協調，不能有胜利的希望。在这个区域，无產階級不久以前才从烧酒和虔敬教派的泥淖中被拔救出来，因此关于它的解放的必需条件的最基本观念，还未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在另一方面，这个无產階級对于資產階級有一种过分直覺的仇恨和对于帝国宪法的資產階級問題太漠不关心，以致不能对这种三色旗的利益表示热情。因此那个坚决行动的政党，那个唯一把保卫城市当

作正經事情的政党处在不正确的地位。它宣布自己拥护帝国宪法。但是小資產階級对它不信任，在人民旁边千方百計地詆毀它，并阻挠它所采取的关于装备和設防的一切措施。一切可能使城市真正处于防禦状态的命令公布后，立刻便跟着从治安委员会任何一个委員发出的相反的命令。如果在一个俗人門前构筑街垒，他就会跑到市政厅那里去取得一个相反的命令。支付建筑街垒的工人的款項——他們只要求使自己不致挨餓的最必需的数目，——也是費了很大的力量才从治安委员会爭取得来的，并且数目是很不够的。武装人員的軍餉和伙食发給得不經常，并且时常是不够的。在五六天中間，不可能进行武装队伍的检閱或点名，因此沒有人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依靠的战斗員的人数。第五天，他們最后企图进行武装部队的分配，但是根本沒有实现，并且这种分配是建立在对于战斗力量完全无知的基础上面的。治安委员会每个委員都是依照自己的主张来行动的。最矛盾的命令互相交叉着，它們只有一点是相符合的：增加这种可爱的混乱和阻止一切有力的措施。无产階級对于这个运动完全厌倦了，經過了几天之后，大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已經达到了他們的目的：使工人們尽可能漠不关心。

当我五月十一日到埃尔伯費尔特时，武装队伍至少有二千五百至三千人。但是在这些战斗員中間，只有外来的援軍和少数埃尔伯費尔特的武装的工人是可靠的。国民卫軍动搖了，他們大部分人非常害怕受到苦工的刑罰。起初他們的人数并不多，但是由于其他部队一切游移分子和懦夫的加入而加强了。最后，在这里一开始就是反动并且专为压迫工人而設的公民自卫队宣布了中立，而且只有一个願望——保护它的財產。这一切只是在以后的一些日子中才发现，但是在这中間，因为运动停頓时期的結果，一部分外来援軍和工人散去了，真正的战斗队伍的数目减少了，而公民自卫队越来越团结，并且日益公然表示它的反动的意图。在前几天

夜里，它已經把許多街壘拆毀了。最初一定超过了一千人的武裝援軍，到十二日或十三日，已縮減到只有一半的人數，而在最后举行总集合时，証明实在可以依靠的軍隊，最多不超过七八百人。国民卫軍和公民自卫队拒絕参加集合。

这还不够！起义的埃尔伯費尔特完全被所謂“中立”地区包围着。巴門、克洛能堡、勒內普、魯特林霍森等地沒有参加起义。在这些地区的革命工人中間，那些备有武器的人，曾向埃尔伯費尔特进军。在这一切地方，公民自卫队仅是厂主們手中压迫工人的工具；它是由厂主、他們的监工和完全依賴于他們的小商人所組成的，它为了“秩序”和工业家的利益，控制着这些地区。工人們本身因为散处在乡間，对政治运动相当隔閡，就被厂主利用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强迫手段和对埃尔伯費尔特的运动的性質的污蔑，把工人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污蔑也必然地影响到农民。此外，这个运动剛巧发生在这个时候：在十五个月商业危机之后，厂主們又接到許多定貨；如所周知，你不能和工作有了很好保障的工人們搞革命——这种情况，在埃尔伯費尔特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些条件下，“中立”的邻居不过是伪裝的敌人。

不仅如此！和其它起义地区的联系完全沒有建立起来。偶尔从哈根来个把人；伊塞隆的情况可說是一点也不知道。有的人向特派員表示願意效劳，但是沒有一个人是可以相信的。在埃尔伯費尔特和哈根之間，有几个担任联系工作的信使，可能已被巴門和它附近的公民自卫軍拘捕了。索林根是唯一有聯絡的地点，而那那边的情况和埃尔伯費尔特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至于它那边情况沒有更严重，这只能归功于索林根工人們的組織完善和他們的坚决；虽則他們派遣了四五百武裝的工人到埃尔伯費尔特去，他們自己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城市中和資產階級以及他們的公民自卫队保持平衡局面。如果埃尔伯費尔特的工人

們也和索林根的工人們同樣進步，一樣組織起來，起義運動成功的機會就會大不相同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只留下一個解決的辦法：那就是採取一些迅速而有力的措施使這個運動復活起來，並供給它新的戰鬥力量，使它的內部敵人陷於癱瘓狀態，最後在整個貝爾格和瑪爾克工業區，尽可能有力地把起義運動組織起來。第一個步驟就是解除埃爾伯費爾特的公民自衛隊的武裝，將他們的武器分配給工人們，此外，征收一種強制捐稅來做武裝工人的給養。這個行動和治安委員會一向所表現的軟弱斷然決裂了，它使無產階級恢復活力并使中立地區的抵抗癱瘓了。至於以後怎樣做使得同樣地在這些地區里取得武器，擴大起義和把整個地區的防禦按部就班地組織起來，這要看這第一個步驟的成果了。如果人們手裡有治安委員會一個決定，只須有索林根的四百工人，即可將埃爾伯費爾特的公民自衛隊轉瞬間解除武裝。它的英勇是不值一談的。

為了在五月被控下獄的埃爾伯費爾特的工人們的安全，我必須宣布，這一切的建議都是我個人單獨提出來的。我曾在治安委員會的財源開始減少的時候，就主張過解散公民自衛隊。

但是可尊敬的治安委員會一點不認為必須採取這些“恐怖主義的措施”。我辦到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或者更正確地說，我得到了幾個軍團的首腦的幫助（他們已平安無事地離開這裡並且有一部分已經到了美國）用我自己的力量實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拿到了儲藏在市政廳的約八十枝屬於克洛能堡公民自衛隊的槍。這些槍很草率地就被分配了，大多數都落在嗜酒成性的流氓無產階級手裡，這些槍枝当晚就被轉賣給了資產階級。這些資產階級先生們使特務混入民眾裡面尽可能來收買槍枝，他們所定的價格是相當高的。埃爾伯費爾特的流氓無產階級就是這樣把由於臨時權力機關的疏忽和混亂落在他們手裡的几百枝槍交給了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便拿這些槍枝把工廠的監工，最可靠的染色工人等武裝起來，“思想正確”的公民自衛隊的行列一天一天加強起來了。

治安委員會的先生們對於一切为了更好地保衛城市的建議作了這樣的答復：這一切建議都是無用的，普魯士人決不敢來，他們不敢在山區冒險，等等。他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話只是粗笨的胡說，人們甚至可以用野戰炮從四周一切高地上向城內轟擊，起碼的正經的防禦工作都沒有組織起來，並且由於起義的停滯狀態和普魯士軍隊巨大的優勢，只有十分非常的事件才能挽救埃爾伯費爾特的起義。

普魯士的將軍們在未將軍隊集合起來萬無一失地保證殲滅敵人之前，似乎不想在這個他們等於完全不認識的地方冒險。這四個沒有設防的城市，埃爾伯費爾特、哈根、伊塞隆和索林根，對於這些小心翼翼的戰鬥英雄們產生了這樣強烈的印象，以致他們從威塞爾、威斯特發里亞和東部各省局部用火車調來了一枝整整二萬人的軍隊，還有很多騎兵和炮隊；他們不敢冒險進攻，而在魯爾河後面建立了一個真正的戰略障地。最高司令部和參謀部，右翼，中軍，一切都按照最完整的次序，好象面臨着一枝龐大的敵軍，好象是對抗貝姆^①或德姆賓斯基^②的戰役，而完全不是對付几百工人這樣勢力懸殊的戰鬥。這些工人是沒有組織的，軍器很差，幾乎沒有指揮員，並且在後方被那些把軍器交給他們手里的人出賣了。

我們知道起義是如何結束的。我們知道工人們如何厭倦了小資產階級的永遠拖下去的狀態、怯懦地消磨時間并背信棄義地採取休止狀態，終於離開了埃爾伯費爾特到第一個憲法會給他們保

① Bem, 一七九四——一八五〇，波蘭獨立戰爭的戰士，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匈牙利革命軍司令。——校者

② Dembinski, 一七九一——一八六四，波蘭獨立戰爭的戰士，一八三〇——一八三一年起義時任華沙司令，一八四九年指揮匈牙利革命軍。——校者

护的国家去。我們知道普魯士的枪騎队和被人煽动起来的农民对他們进行多么残酷的追击。我們知道在他們离开以后，大資產階級怎样馬上从躲藏的地方爬出来，他們把街垒拆毀了，叫人替将要到来的普魯士的英雄們建立了凱旋門。我們知道哈根和索林根如何因資產階級的直接出賣而落到了普魯士人手里，只有伊塞隆单独和德累斯頓的征服者——这个滿載着战利品的第二十四团，进行了两小时兵力悬殊的战斗。

埃尔伯費尔特、索林根和麦尔海的一部分工人幸运地到达了普法尔茨，他們在这里找到了同乡，攻击普呂姆軍械庫一案中的逃亡者。他們和这些同乡联合起来組成威利希^①的义勇軍的一个連，它几乎完全是由萊茵省人組成的。所有他們的战友都應該証明他們無論在什么地方参加战斗都非常勇敢，尤其是在最后和最

有决定性的莫格河^②战役。

埃尔伯費尔特的起义值得作一詳細的叙述，因为正在这个城市中，各个不同的階級在維護帝国宪法运动中所采取的立場，表現得最明确和最彻底。貝尔格和瑪尔克其他城市中的起义运动，和埃尔伯費尔特的起义完全相似，只是各个階級的参加或不参加起义比較混乱，因为在这里階級本身不象这个区域的工业中心那样有明显的区别。在普法尔茨和巴登，集中的大工业和随之而来的已經发展的大資產階級，几乎是不存在的，这里階級的关系是互相交織着的，带着更有弹性和家长式的性質，支持起义运动的各階級的混合因此是更不清楚的。这是我們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但是同时我們將要看到，所有这些参加起义的不同因素最后如何集合在小資產階級这个整个帝国宪法光彩的結晶核心的周围。

去年五月間萊茵普魯士起义的企图明白地指出，德国这一部

① 他是以前的普魯士的陸軍中尉，曾参加巴登起义。——譯者

② 萊茵河支流。——校者

分在革命运动中可能占一个什么地位。萊茵省被七个設防城市包圍着，其中有三個城市是德国的头等堡壘，这个省份經常被將近三分之一的普魯士軍隊占領着，它的鐵路四通八達，有一支可供軍事機關調遣的汽船艦隊，萊茵省只有在十分非常的条件下，才能給起义以某种成功的机会。萊茵地区的居民只有在炮台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武裝起义的胜利。只有当軍事力量被那些使他們冲昏头脑的重要的外部事件所吓住，或者当軍隊全部或部分地宣布拥护起义时，这种情况才能产生。在一切其他情况下，萊茵省的起义是注定要失敗的。巴登人向法兰克福和普法尔茨人向特里尔的迅速前进，无疑地会产生两种結果：在摩塞尔、埃弗尔、納梭和两黑森境內可能会发生起义；还怀着好意的萊茵河中流国家的軍隊将会参加起义。这是毫无疑义的，所有萊茵地区的軍隊，尤其是第七、第八炮兵旅，将会追隨他們的榜样，或者至少他們将会相当高声地表示他們的意見，使得普魯士的將軍們冲昏头脑。几个設防城市无疑地将会落在人民手里，如果不是埃尔伯費尔特的話，那么萊茵河左岸的大部分地方，都将得救了。这一切——也許还有更多的东西——都因为巴登的很聪明的国家委员会的小資产阶级的和怯懦的卑鄙政策而失去了。

随着萊茵省工人的失敗，他們所看見的唯一公开地和有力地拥护他們的利益的報紙“新萊茵報”也結束了。它的总編輯^① 虽則是萊茵省人，也被逐出了普魯士国境；其他編輯有的直接被捕，有的受到了立即被驅逐出境的威胁。科倫的警察局用最大的天真宣布这件事情，并且詳細証明对于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掌握了相当多的事实，以致它可以采取任何一种方式来干涉他們。因此这个報紙正在它的非常迅速的发展可以很充分地保証它的存在的时

① 指卡尔·馬克思。——譯者

候，不得不停止出版。編輯們分散到德國已經起義或將要起義的各個不同地區；有幾個人到了巴黎，那里已預示着新的危機。在今年夏天的起義過程中或以後，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未曾被捕或被驅逐出境。因此沒有一個人不遭受科倫警察局很客气地替他們安排好的命運。有一部分印刷工人到了普法爾茨去參加軍隊。

萊茵省的起義也得到了悲慘的結局。在萊茵省四分之三地區宣布戒嚴狀態以後，在成千成百的人被投入監獄以後，它是以三個襲擊普呂姆軍械庫的人被處死刑而告結束的，他們是在霍亨索倫王朝的腓特烈威廉四世誕生紀念日的前夕被槍斃的。Vae victis^①！

① 意謂“成敗者倒置！”——譯者

二 卡尔斯鲁赫

巴登起义是在对于起义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的。全体人民在痛恨一个背信、奸诈和残酷进行政治迫害的政府之下团结起来了。反动的阶级：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人数不多。在巴登，大资产阶级还在胚胎时期。除了少数贵族、官僚和资产阶级，除了一些依靠宫廷和富有的异邦人为生的卡尔斯鲁赫和巴登-巴登店主，除了海得尔堡几个教授和卡尔斯鲁赫周围少数乡村的农民之外，整个地区一致拥护这个运动。在别的起义中，开始必须要战胜军队，而这里的军队则因受到贵族军官的虐待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厉害，一年以来，民主党已对它进行一番工作，并且不久以前，因为恢复一种义务兵役制而有更多的反抗分子混入了军队，所以这里军队领导了这次运动，并把它推向前进，甚至比奥芬堡议会的资产阶级领导人所希望的更进一步。这个军队正是在拉斯塔特和卡尔斯鲁赫把“运动”变成了起义的。

因此，革命政府在职的时候就获得了一支现成的军队，一些武器充足的兵工厂，一套组织完善的国家机器，一个充盈的国库和可以说是全体一致的居民。此外，在莱茵河左岸，在普法尔茨，它获得一个已经准备好的起义保护着它的左翼；在莱茵普鲁士的起义，虽则受到严重威胁，但是仍旧没有被打垮；在武登堡，法兰肯、两黑森和纳梭等处是普遍的骚动，甚至在军队里面也发生骚动；军队只要有一个火花，便在整个德国中部和南部重燃起巴登的起义，并且至少有五万至六万政府的正规军听候指挥。

在这些条件之下，应当做的事情是这样简单和这样明显，以致

現在起義已被鎮壓之後，任何一個人都知道，任何一個人都願意把它從頭談起。那就是必須立刻地、毫不躊躇地把起義擴大到黑森—達姆斯塔特，法蘭克福，納梭和武登堡。那就是必須立刻在可以調用的正規軍里面挑選出八千至一萬人，並儘快地把他們集合——有了鐵路這件事情只需兩天之內就可以實現——並把他們投到法蘭克福去“保護議會”。受惊吓的黑森政府好象被起義的着着進展吓呆了似的；如所周知，它的軍隊對於巴登人是表示好感的；它和法蘭克福的上議院一樣，絲毫不能抵抗。駐在法蘭克福的黑森選侯國的，武登堡的和達姆斯塔特的軍隊是擁護起義運動的。這個城市里的普魯士人——大部分是萊茵省人——態度是搖擺不定的；奧國人數不多。巴登人的到達——不管別人企圖阻止與否——不可避免地會將起義帶到兩黑森和納梭的心脏，會迫使普魯士人和奧國人向美因斯撤退，會使這個戰栗的、号称全德議會處在起義的居民和軍隊脅迫的影響下。即使在摩塞爾，埃弗爾，武登堡和法蘭肯的起義不馬上爆發，人們已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把它帶到這些省份里去。

其次，必須集中革命的權力，把需要的款項交給它去支配，並且立刻廢除一切封建負擔，使占居民中大多數的農民對起義發生興趣。必須建立關於軍事和財政的共同的中央政權，使它有全權首先在巴登和普法爾茨發行紙幣^①，在巴登和革命軍所佔領的一切地區廢除一切封建負擔，這樣就足以給起義一個完全不同的強有力性質。

但是，這一切必須在一開始就實現，以便採取迅速行動，只有迅速行動才能保證勝利。在國家委員會成立後一星期，這已經是很晚了。萊茵省的起義已經被鎮壓下去了，武登堡和黑森絲毫沒

^① 巴登議會曾批准發行二百萬紙幣，但沒有一張紙幣曾經發出來。——原注

有动静，开始的时候对于起义运动表示赞同的軍团靠不住了，最后他們又完全順从他們的反动軍官了。起义已失去它的全民起义的性質，变成了純粹地方性的巴登或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

在战斗以后，我才知道巴登前任少尉西格尔在起义一开始的时候曾向国家委员会提出一个进攻計劃，这位少尉在起义的过程中曾获得或多或少的曖昧可疑的声誉，起初他担任“团长”，后来担任“总司令”。这个計劃的优点就是它含有这个正确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須进攻；至于其余部分，这确是人們所能建議的一个最冒险的計劃。西格尔首先要带一支巴登軍隊向霍亨索倫进军，在这里宣布霍亨索倫共和国，第二步他想夺取斯图加特，在引起了武登堡的起义以后，从这里向紐倫堡挺进，在同样地发生起义的法兰肯的心脏建立一个大营。我們看到，这个計劃完全忽視了法兰克福道义上的重要性，只有抓住这个重要性，才能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質，同时，这个計劃也沒有注意到美因斯河战綫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們看到这个計劃所假定的战斗力量，完全不是那些已經准备好的部队，并且最后完全照着唐·吉訶德或希尔^①的袭击方式，不中要害，使南德意志所有軍隊中力量最强的、唯一对起义运动表示明显敌意的巴伐利亚軍隊追击起义者，而这甚至在黑森和納梭的軍隊对起义軍隊的增援未到达以前。

新政府一点也不預备采取攻势，理由是兵士差不多全部解散并且已經回家去了。不用說这句话只对个别少数軍隊來說是对的，特别是卫軍的一团，就連这些已經解散的兵士，在三天以內，差不多也可以全部归队的。

此外，政府还有其他理由反对采取任何攻势。

在巴登领导整个維護帝国宪法运动的是律师布倫塔諾先生。

① 普魯士軍官，他在一八〇九年曾煽动德國反对拿破侖。——法文版編者

他除具有德意志小邦名人稍微有些气量狭窄的野心和表面上的坚定信心以外（这是在南德意志深得民心的第一个条件），还有一定的外交机智，这种外交智能完全控制他的周围人物，也许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布倫塔諾先生——他现在变成平凡了，但这是合理的——布倫塔諾先生和他的政党（当地最强大的政党）只要求奧芬堡議會改变大公的政策，而这种改变只有布倫塔諾組閣才能实现。大公的答复，普遍的騷动，惹起了拉斯塔特的軍隊暴动——这和布倫塔諾的愿望和意图是相反的。当布倫塔諾被安置在国家委员会的领导地位时，他已经落在运动的后面，他不得不設法遏止它。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卡尔斯魯赫的暴动^①，大公逃走了，这个叫布倫塔諾担任政府首脑并給予他所謂独裁大权的局势，使他的一切計劃都归失敗，并且导致他利用这个权力来反对使他取得政权的运动。当民众为大公的出走而欢呼的时候，布倫塔諾先生和他的忠实国家委员会如坐針毡。

这个国家委员会是差不多純由具有最坚定的信心，最混乱的思想的巴登的好好先生們，由这些对宣布共和国发抖，在极少的有力措施面前作十字圣号的“純粹共和主义者”組成的。这个真正的市儈委员会自然完全在布倫塔諾的操縱之下。霍斯特律师在埃尔伯費尔特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里被布倫塔諾律师所扮演了，不过場面稍微大一点。从監獄里出来的三个性質不同的分子布林特，費克勒和斯特魯夫，都参加了国家委员会。布林特是这样被布倫塔諾所布置的阴谋包围住，以致孤立的他没有別的办法，只好以巴登代表的資格被放逐到巴黎去；費克勒不得不担任一个危险的使命前往斯图加特。至于斯特魯夫，他在布倫塔諾看来是这样不足畏惧的人物，所以允許他安靜地留在国家委员会内部，同时对他就近

^① 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三日駐軍在巴登首府卡尔斯魯赫叛变，五月十四日布倫塔諾偕国家委员会来至卡尔斯魯赫，并以逃亡大公的名义领导临时政府。——校者

監督，并企圖使他變成不得民心——這件事情，他却是完全做到了。我們知道斯特魯夫和其他幾個人怎樣創立了一個“堅決（或者寧可說是謹慎）進步俱樂部”，在一次示威失敗以後就被迫解散了。幾天以後，斯特魯夫多少作為“流亡者”到了普法爾茨，他又一次企圖在這裡出版他的“德意志觀察者”。刊物的樣本才印出來，普魯士人就已經進來了。

（一）從開始就完全是布倫塔諾的工具的國家委員會選舉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它的主席仍然是布倫塔諾。這個執行委員會很快地幾乎完全代替了國家委員會，至多只讓國家委員會批准經費和它所採取的各種措施，它把它認為多少可疑的委員調離大委員會，而把他們當作各種次要的特使派到會社或軍隊里去，最後利用在布倫塔諾影響下所選出來的“制憲會議”完全消滅了國家委員會，和把自己變成“臨時政府”，它的首腦自然又是布倫塔諾。閣員是他自己任命的。是哪一些閣員呢？弗羅倫·莫德斯和梅奧霍佛一流人物！

布倫塔諾是一個十足的巴登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和小資產階級群眾以及他們的其他代表不同的地方是他有這個唯一的特点，就是他有洞察力，所以不和他們一樣地幻想。布倫塔諾一開始就出賣了起義，正因為他一開始比巴登任何其他官方人物更清楚地了解局勢，並採取了唯一可以保證小資產階級統治的一些措施，但是正因為如此，必然使整個起義趨於毀滅。這就是當時布倫塔諾享有無限聲望的秘密，同時也就是七月以後原先對他崇拜者對他大肆侮辱的秘密。巴登的小資產階級就它整個來說都是叛徒，和布倫塔諾完全一樣；但是同時他們又被騙了，而他卻沒有被騙。他們因怯懦而出賣了起義，因愚蠢而被騙。

在巴登，如在德國南部一樣，大資產階級是幾乎不存在的。這個地區的工商業是無足輕重的。因此這裡的無產階級人數是很少的，他們很分散，並且沒有充分的发展。居民群眾分為農民（他們

占大多数)，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的伙計們。後者是城市工人，分散在各個小城市中，沒有一個較大的中心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他們至少到現在還處於小資產階級占優勢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影響之下。農民更加分散在整個地區內，完全缺乏組織的方法；況且他們的利益有些是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完全一致的，有些可以說是和他們的利益平行的，因此他們也處在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監護之下。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是律師，醫生，教師，少數商人和書商，他們部分直接、部分通過他們的代表來支配一八四八年三月以來巴登的整個政治運動。

事實上在巴登從未發生過社會主義的鼓動，那只能說是由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抗的不存在，和因此而產生的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優勢。從外國輸入的社會主義因素，或由於生活在先進國家的工人們的媒介，或由於法國或德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獻的影響，從不能自辟蹊徑。在巴登，紅色絲帶和紅旗只是意味著資產階級共和國，充其量只是帶着一點兒恐怖主義的混合物；斯特魯夫所發現的“人類六大禍害”，雖則對於資產階級是無害的，但在群眾方面是能得到共鳴的最大限度。巴登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最高理想，仍舊是小資產階級-農民的小共和國，如同一八三〇年以來存在於瑞士的那樣。欲望不高的、勞苦的人們的一個小小的活動範圍，國家則是一個稍微擴大一點的自治區，一個“州”，一個建立在手工勞動的基礎上的很穩定的小工業，它同樣受到穩定的和怠惰的社會狀態的制約；很少豪富，很少貧困，只有中產階級和小康狀態；沒有君主，沒有皇室經費，沒有常備軍，幾乎沒有賦稅；沒有積極參加的活動，沒有對外政策，而在內部只有本地的談長論短和家庭間 (en famille) 的小糾紛，沒有大工業，沒有鐵路，沒有世界貿易，沒有百萬富翁和無產者的沖突，但有一種安閑和舒適的生活，非常虔誠和享有一切榮譽，帶着知足的人前所未有的自制——這

就是可爱的阿尔加提^①，它存在于瑞士的大部分地方，而为了它的实施巴登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已热烈地期望多年了。如果在大胆的热狂的片刻，巴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说南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敢于代表整个德国，那末呈现在他们眼前的理想，德国将来的形式就是一个扩大的瑞士，是一个联邦共和国。在斯特鲁夫的一本小册子中，他也已经把德国分作二十四州，有数目相同的州长和大小参议会；他甚至在这个小册子里面附着一张地图，表示他所实现的分区。如果德国在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阿尔加提，它就会降落到这样卑贱的、甚至在它最屈辱的年代也从来没有人能想象到的地位。

但是德国南部的小资产阶级不止一次经历过，即使革命带有它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也可能很容易把他们所喜爱的安静的阿尔加提拖进更重大得多的冲突和真正的阶级斗争的旋涡中去。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不仅是害怕一切革命的震撼，而且同样地害怕他们自己理想的烟草和啤酒联邦共和国。因此他们对于帝国宪法表示热爱，这个帝国宪法至少满足他们的最近的利益，并使他们有希望依靠皇帝的暂停否决权，在预定的时间，用合法的途径实现共和国。因此他们看见巴登的军人们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将在高原上准备好的起义装在食品盘里送给他们而感到惊慌，因此把起义扩大到将来的巴登州境以外使他们感到害怕。火灾也很可能延烧到那些有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可能把政权交到无产阶级手里，那时候财产就要倒霉！

在这种情况下，布伦塔诺做什么呢？

凡是小资产阶级在莱茵普鲁士曾经有意识地做过的事情，他在巴登为小资产阶级照样地做了；他出卖了起义，但是挽救了小资

^① 阿尔加提是古希腊的一个地方，以风俗醇朴知名。——校者

产阶级。

这绝对不是象后来被欺的巴登小资产阶级所想象的，他这样做是在他采取最后行动的时候，是在他在摩尔格战败之后逃亡的时候，而是在开始的时候布倫塔諾就把起义出卖了。正是这些最使巴登的市儈們——跟他們一起的有一部分农民，甚至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欢欣鼓舞的措施将起义运动出卖給普魯士人。正因为他的出卖行为，布倫塔諾变成了这样受人欢迎和取得了市儈們狂热的爱戴。秩序和安全的迅速恢复，运动本身的暂时停止，使得小资产阶级不注意运动的被出卖及至他們被运动所牵累，看見运动失败使自己也跟着失败，他才嚷着有人出卖自己，他于是发泄受欺騙的老实人对他的最忠实的僕从所有的憤怒，那已經太晚了。

的确，布倫塔諾自己也被騙了。他希望作为一个“溫和”派，也就是說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一个伟大人物从运动中出现，而他却被迫在夜間可耻地逃走了，他离开了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最好的朋友，这些友人突然間惊駭地恍然大悟了。他甚至希望能够保留一个大公的閣員位置，可是所有政党都踢了他一脚，作为对于他的聰明的酬报，使他永远不能再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当然一个人可能比任何一个德國小邦中所有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还更聪明，却仍然要看到他的一切最美丽的希望化为泡影和他的最高尚的意图盖滿了污泥。

布倫塔諾从他执政第一天起，就用尽一切力量想把起义运动筑上堤防，把它納入小资产阶级的河床里，不使它可能泛滥出来。在尽忠于大公的卡尔斯魯赫公民卫軍的保护之下，他迁入邦議會里，为的是从这里去控制运动，而这个公民卫軍在前一天还是打击这个运动的。把逃兵召回这件事是在最緩慢的情况下进行的，軍隊的改組也不是进行得更快些。相反地他們立刻把已解除武装的曼海姆的小资产阶级重新武装起来，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不願意作

战的，并且他們在瓦格豪塞尔的战斗^①之后，甚至有一大部分人参加了一团龙騎兵对于曼海姆的叛变。至于向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进军，或者将起义扩大到納梭或黑森是根本談不到的。誰要提出这一类的建議，就会象西格尔的建議一样立刻被拒絕了。提到发行紙币就会被認為是叛国大罪或被視為共产党人。普法尔茨連續派信使来报告它缺乏武器；它沒有枪，大炮更不必說，又沒有軍火，它需要一切必需的东西使起义获得胜利，尤其是去攻打兰都和吉麦斯海姆的炮台，但是他們从布倫塔諾那里一点东西都沒有得到。普法尔茨提議立刻組織統一的軍事指揮部，甚至建議把这两个地方統一到一个政府之下。一切都被拖延擱置下去。我記得普法尔茨所能得到的唯一东西只是一小笔款項，到后来，時間已經太晚了，才运到八尊炮和一些軍火，但沒有炮手，也沒有馬匹，最后在梅洛斯劳斯基的直接命令下才来了一营巴登人和两尊臼炮，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其中有一尊炮只发射了一个炮弹。

由于这样拖延和拒絕对于扩大起义必需的措施，就已經把整个运动出卖了。在国内战綫上，他們同样工作得不起劲。根本沒有談到废除封建負担的問題；布倫塔諾知道得很清楚，在农民里面，尤其在巴登高原上，潛伏的革命分子比他所期望的更多；所以他必須把他們約束住，不使他們更深入地投到运动中去。新的官吏大部分都是布倫塔諾的爪牙或是些完全无能之輩；旧的官吏除了那些太直接靠攏最近十二个月的反动組織而受到牽連因而已經自动离职者外，都完全保持他們的职位，这使一切善良的資產階級人士都感到非常高兴。甚至斯特魯夫自己在五月的最后几天，覺得在“革命”中应当贊揚这事实；一切都这样平安地过去，并且差不多所有行政人員都能留在他們原来的位置上。此外，布倫塔諾

^① 瓦格豪塞尔（在荷得尔堡及卡尔斯魯赫中間的一个村鎮）战事发生于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巴登起义軍在此次战事中被击败。——德文編輯者

和他的爪牙在可能範圍內，努力使一切回到古老的常規，使不安和刺激減到最低限度，使這個地方的革命外觀儘快地消失掉。

在軍事組織中也流行着那老一套。人們只做那些絕對無法規避的事情。軍隊是听憑它沒有首領，沒有工作，沒有命令，無能的“陸軍部長”埃希費爾特和他的後任叛徒麥奧霍夫甚至不知道適當地調動軍隊。軍隊的護送車在鐵路上沒有目的，沒有結果地對开着。成營的兵士今天運到某個地點，明天又把他們運回來，沒有人能夠知道究竟為什麼。在衛戍部隊裡面，兵士們從這個酒店蕩到那個酒店，因為沒有其他事情好做。好象人家故意要使他們道德墮落，好象政府直截了當地使他們把最基本的紀律概念鏟除了。所謂第一隊民兵（即三十歲以下能服兵役的男子）的組織工作交給這個著名的貝克去做，他是入德國籍的瑞士人和瑞士聯邦軍隊的軍官。我不知道布倫塔諾在貝克執行他的職務中究竟妨礙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布倫塔諾在普法爾茨軍隊向巴登地區撤退以後，當他無法再拒絕衣衫襤褸和武裝低劣的普法爾茨人的迫切要求時，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曾說過這些話：“依我呢，你們願意要什麼就可以給你們什麼，但是如果大公回來，至少他必須知道誰曾浪費了他的庫藏。”因此，如果巴登的民兵一部分組織得不好，一部分甚至根本沒組織起來，毫無疑問的，主要的過失應由布倫塔諾負責，並且是由個別縣分里的委員們的惡意或處置失當所引起的。

當馬克思和我在新萊茵報被迫停刊後首先來到巴登境內的時侯——這可能是五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因此是在大公出走後一個多星期——我們對於邊境守衛的這樣的疏忽，甚至可以說根本沒有守衛，甚為驚訝。從法蘭克福到海本海姆的整個鐵路被武登堡人和黑森人組成的帝國軍隊佔領了；法蘭克福和達姆斯塔特本身也擠滿了軍人；所有車站，村鎮都被人數眾多的隊伍佔領了；前進的正規軍前哨部隊推進到邊境。相反地，從邊境到溫海姆看不見

一个兵士；在溫海姆也是同样情形。唯一的預防措施就是拆毀海木海姆和溫海姆間一小段鐵路。在我們剛到溫海姆的時候，至多有二十五人的衛軍分隊，也到達那里。從溫海姆到曼海姆又是一種非常平靜的狀態；至多這里或那里有一個孤單的和充滿了歡樂的民兵，他好象和他的部隊失去聯絡或者是脫逃了，他不象在那里執行職務。自然談不到邊境的稽查。人們出入非常自由。

不消說，在曼海姆已經可以看出比較濃厚的戰爭氣氛。成群的兵士站在大街上或坐在酒店里。民兵和公民衛軍在公園里操練着，多數的動作當然很不够靈活，而且他們的教官也不高明。許多委員會，新舊軍官，穿軍裝和外衣的人，都匯集在市政廳里。民眾和兵士及義勇軍混在一起，他們豪飲，狂笑和互相恭維。但是立刻看見最初的热潮已經過去了，許多人已經厭煩失望了。兵士們表示不滿；他們說，我們起了義，現在輪到文官了，他們應當擔任領導，可是他們把一切事情都停頓和破壞了！兵士們對於他們的新軍官也不頂滿意，新軍官和大公的舊軍官的關係很緊張，舊軍官中雖則每天有一些人逃亡，但是他們留下來的人數還是很多的，舊軍官身不由主地處在這個惡劣環境之下，他們不知道如何擺脫這個處境。到處都埋怨缺乏積極的和有能力的領導。

在萊茵河那邊的魯特維煦哈芬，起義運動顯出令人愉快得多的景象。當曼海姆一大群顯然屬於第一隊民兵的青年人，仍舊安靜地從事於他們的職務，好象沒有發生什么事一樣時，這里所有的人都武裝起來了。顯然，象後來所看到的，並不是整個普法爾茨都是這樣。

在魯特維煦哈芬，義勇軍和正規軍之間有很好的團結。在小酒館（自然也是擠滿了人的）中，高唱着馬賽曲和其他類似的歌曲。沒有人訴苦，也沒有人發出怨言，大家都在笑，把精神及肉體和運動打成一片，尤其是射擊手和義勇軍，對於自己所向無敵作出種種

可以原諒的并且是无害的幻想。

在卡尔斯魯赫，运动采取更庄严的形式。在“巴黎旅館”中，午餐曾經通知在下午一时，但是非等到“国家委员会的先生們”都到了才开始。象这样对小事情的注意已使运动具有舒适的官僚主义的特征。

我們和国家委员会某些人士意見相反，我們認為起义一开始就应当向法兰克福进军来扩大起义，但是現在可能已經太迟了，如果在匈牙利方面沒有决定性的打击或者在巴黎沒有发生新的革命，整个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并且毫无轉圜的余地。这些异端邪說在国家委员会内部资产階級人士里面所引起的憤怒是无法想象的。只有布林特和葛格两个人站在我們这一边。現在，在事件已經証明我們是正确的以后，这些先生們当然要使人相信，好象一开始他們就是主张进攻的。

在那个时候，在卡尔斯魯赫已看到大規模爭权夺位的开端，它在“德国所有民主力量集中起来”的伟大题目下面，以拯救祖国而自夸。無論什么人只要曾經在某一个俱乐部乱七八糟地演說过，或者在一个偏僻地方民主小报上号召对暴君的仇視，就都奔向卡尔斯魯赫或凱撒勞登来，以便在那里馬上变成一个伟大人物。用不着特別強調这里的成就完全和集中于这里的力量相称。例如在卡尔斯魯赫一位所謂哲学家的阿达·特洛尔^①，他是前法兰克福議会的議員和一个被曼陶費尔^②封禁了的所謂民主小报的編輯。阿达·特洛尔竭力鑽营巴登駐巴黎公使这个小位置，对于这个位置

① 采希涅同名长詩中的人物。海涅这部詩是諷刺某些德国小资产階級民主派的。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亡命大伟人”这一著作中指出的，阿达·特洛尔这个普遍平等論的信徒的原型，就是卢格。卢格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曾在柏林出版过小资产階級民主派報紙“改革”。——俄文版編者

② 曼陶費尔在一八四八年为普魯士內政大臣。——校者

他是自認為特別有資格的，因為他當年在巴黎住過兩年，而沒有把法文學會。他的確也幸運地得到布倫塔諾的信任；但是當他正在整理行裝時，布倫塔諾緊急召見，把他手裡的國書又拿回來了。當然，阿達·特洛爾為對布倫塔諾表示抗拒，才真的到巴黎去了。另一個信仰堅定的資產階級分子，好幾年以來就已經以革命和共和來威脅德國的韓村先生，也正在卡爾斯魯赫。大家知道這個好人在二月革命前隨時隨地公開号召“廝打”，可是在這次革命以後，他認為從瑞士的中立的山頭上來看德國各種起義更為恰當。現在他似乎有意也來一次對“壓迫者”展開鬥爭。根據他以前所說的話：“柯蘇士是一個偉大人物，但是柯蘇士忘記了雷永”，人家期待他立刻組織前所未見的巨大的毀壞力量來反對普魯士人。完全沒有這回事。因為崇高的計劃似乎是無法實現的，所以我們這位仇恨暴君的人據說滿足於組織一支精銳的共和軍，另外在卡爾斯魯赫的報紙上寫些社論捧捧布倫塔諾，並時常到“堅決進步俱樂部”去走走。俱樂部解散了，精銳的共和軍沒有來，韓村先生最後感覺到甚至他自己也无法再長久擁護布倫塔諾的政策了。他被人誤解，弄得筋疲力竭，不滿意，起初到了巴登高原，從那里再到瑞士去。沒有一個“壓迫者”被他打死。他現在在倫敦對“壓迫者”採取報復，把他們的肖像成千成萬地送上了斷頭台。

第二天早晨，我們離開了卡爾斯魯赫去訪問普法爾茨。

關於巴登起義的結局，我只再略談一下關於一般政策和民政的領導。當布倫塔諾覺得自己有相當勢力時，他一下子就把“堅決進步俱樂部”對他所作的溫和的反抗消滅了。在布倫塔諾巨大的威望和統治一切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選出的“制憲會議”，對他的一切行動都予以批准。“具有獨裁權力的臨時政府”（在所謂憲法下的獨裁）完全是在他的領導之下。他就照這樣的方式統治下去，阻礙起義的革命和軍事的发展，馬馬虎虎（tant bien que mal）

来处理日常事务，很关心保护大公儲存的东西和私人财产，他始终把大公当作受命于天的合法君主。他在卡尔斯魯赫報紙上宣布大公随时都会回来；事实上他的宮堡在这个时期內經常关在那里好象它的主人不过出外旅行去了。他用不肯定的答复把普法尔茨的使节一天一天延宕下去；唯一能得到的东西就是在梅洛斯勞斯基指揮下軍事的統一領導，……废除曼海姆和魯特維煦哈芬的桥头稅的条約，但是这个条約并不妨碍布倫塔諾在曼海姆方面繼續征收这种稅。

当梅洛斯勞斯基在瓦格豪塞尔和烏柏斯达特的战役以后，最后不得不带着他的残余部队越过高山撤退到摩爾格河那一边去的时候，当卡尔斯魯赫和它的数量很多的儲藏品不得不放弃，当摩爾格战役的失敗把起义的命运决定的时候，巴登的資產階級，农民和兵士們的幻想就完全消灭了，那时候响起了普遍的呼声：布倫塔諾把起义出卖了。因此一击，本来由于小資產階級的怯懦，农民的缺乏独立性和工人的缺乏集中而賴以維持的布倫塔諾的威望建筑物倒坍下去了。布倫塔諾被控卖国罪名于夜間逃往瑞士，加他以这个罪名的就是他自己的“制宪會議”，他藏在苏黎支州境內弗尔哈倫地方。

此时人們頗可自慰，就是布倫塔諾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已完全毁灭，由于一切政党对他的叛变表示普遍鄙視，已受到相当的懲罰。对于巴登起义的失敗並沒有重大的意义。巴黎六月十三日事变和格吉拒絕向維也納進軍，把巴登和普法尔茨最后的机会粉碎了。即使能把起义运动移植到黑森，武登堡和法兰肯去，失敗可能是更光榮些，但失敗也是一定的。革命政党对于布倫塔諾，对于支持他的懦弱的小資產階級永远不会忘記的事情是什么？这就是：他們是在卡尔斯魯赫，弗萊堡和拉斯塔特被槍決者以及普魯士人在拉斯塔特炮台地窖里假手伤寒病秘密杀害的无数无名牺牲者的直接罪人。

三 普法尔茨

我們从卡尔斯鲁赫到普法尔茨去，并且首先到了德斯特和临时政府所在地斯比尔。但是他們已經出发到凱撒勞登去了，政府已經肯定設在那里，因为这是“整个普法尔茨位置最佳的战略地点”。我們在斯比尔当地找到了威利希和他的义勇軍。他的軍隊只有几百人，却一再击败由四千多人組成的兰都和吉麦斯海姆的駐軍；他切断他們的粮道，并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對他們进行疲劳攻击。就在我們到达的当天，他帶着义勇軍約八十人去进攻吉麦斯海姆的两連駐軍，并且不放一枪迫使他們退回要塞。第二天早晨，我們和威利希一同出发到凱撒勞登去，在那里我們找到了德斯特和临时政府，还有德国最优秀的民主人士。这里也不可能談到正式参加对于我們的党是完全陌生的这个运动。所以几天之后，我們就回宾根去，我們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路上被黑森的軍隊逮捕了，他們疑心我們参加起义；他們把我們送到达姆斯塔特，从那里又送到法兰克福，在这里我們恢复了自由。

不久以后，我們离开了宾根，馬克思帶着民主党中央委員會的訓令前往巴黎，在那里有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就要发生，馬克思是代表德国的革命党到法国社会民主党人那边去的。我自己回到凱撒勞登，准备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暂时在那里待上一个时期，以后如果碰到好机会，就占据“新萊茵报”在这次运动中进行战斗时所能占据的唯一地位，士兵的地位。

誰只要到过普法尔茨一次，他就会了解在这个盛产葡萄酒和喜欢喝酒的地方，运动是会帶着一种非常愉快的性質的。他們終

于摆脱压制他们的那些笨拙和迂腐的喜欢喝啤酒的巴伐利亚老官吏，在他们的位置上任命了一批活泼的酷嗜葡萄酒的普法尔茨人。他们终于从深谋远虑的巴伐利亚警察的阴谋中解放了出来，这些阴谋，曾被一个在其它方面令人讨厌的报纸有趣地加以讽刺，这些阴谋使自由放浪惯了的普法尔茨居民感到比什么都要苦恼。恢复喝酒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了一个大酒店，在这六个星期内，以“普法尔茨人民名义”消费了的含酒精的饮料的数量，超过一切的计算。虽则在普法尔茨，参加运动的积极性远不如巴登，虽则这里有很多反动的地区，可是全体居民在喝酒中意见是一致的，最反动的市僧和农民，也被拖进这个普遍的狂欢中。

用不着有多大的远见，就会了解，在几个星期之后普鲁士的军队将给这些快乐的普法尔茨人带来多少痛苦的失望。但是普法尔茨的人不是在完全无忧无虑之中过生活的却为数不多。只有极少数的人相信普鲁士人会来，但是他们一致坚决相信如果普鲁士人真来的话，也很容易把他们打回去。诚然，这里没有那种由于坚定的信仰而产生的阴郁气氛，这种气氛好象使巴登民军的每个军官在自己的前额上写上“严肃是人性”的标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在后面将要谈到的令人惊奇的事情的发生，这里也没有巴登运动的庸人性质深印在大多数参加者身上的那种善良的庄严。在普法尔茨，人们只是附带地“严肃”。“热情”和“严肃”在这里只是用来掩饰普遍的快乐。但是人们时常是相当的“严肃”和“热情”来相信自己在世界的一切武力之前，尤其在普鲁士军队之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在凝神沉静的时候，有一种轻微的怀疑产生，它就会被一种不可辩驳的论据消除了：“事情即使是这样，也用不着把它说出来。”但是，运动越是扩大，普鲁士的军队集中在萨尔布吕肯和克勒茨纳赫之间的人数增加越是明显，这些怀疑也变成越频繁，那些

有怀疑并且开始害怕的人们越是夸大“酷爱自由的人民”（这是对普法尔茨人的称呼）的不可战胜性。这些夸大不久变成了对人们进行系统的麻醉，它得到了政府竭力赞助，这使关于防御措施的一切活动变成瘫痪，并使任何反对者都有被当作反动派遭到逮捕的危险。

这种自信心，这些对于“热情”和它的万能的夸大，再加上他们的微小的物质资源和运动所发生的狭小地区，这一切构成了普法尔茨“起义”的可笑的一面，它给予少数有远见和有独立地位因而可能自由判断的人们以充分的消遣资料。

普法尔茨运动的整个外貌具有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和毫无拘束的性质。在巴登，任何新任的少尉，不管他属于正规部队或民军，束紧了笨重的军服和挂上了银色的肩章，这些肩章以后在战斗的那天马上被他们藏在口袋里，可是在普法尔茨，人们是理智得多了。当六月初的炎热开始被人觉到的时候，一切呢制的外衣，背心和领带都不见了；它们让位给一种轻便的上装。人们象是要在摆脱官僚政治的同时，把一切古老的野蛮的束缚都解除了。他们穿着衣服完全不拘形式，只是为了方便和适应季节；在消灭衣服上的区别的同时，社会关系中其他的区别也暂时消灭了。社会上的一切阶级都在同一的公共场所集合，一个社会主义空想家可能在这些毫无拘束的交际中看到普遍友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是什么样子，它的临时政府也是什么样子。这个临时政府几乎是完全由这些善良的嗜酒者组成的，他们最感到惊奇的是他们不得不突然代表酒神巴库斯所保佑的他们祖国的临时政府。可是人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带着笑脸的统治者，比他们的邻居巴登人在他们“有坚定信仰的”布伦塔诺领导之下行动的更好，且比较地做了较多的事情。他们至少有善良的意志，虽则他们爱喝酒，但比卡尔斯鲁赫的庸俗而严肃的先生们有较冷静的理智，他们

中間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因为別人譏笑他們那种随便的搞革命的方式和他們沒有力量的小措施而感到气愤。

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如无巴登政府的支持便会一事无成。它对于巴登尽了一切应尽的义务。它派了一批又一批的特使，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讓步，只是想得到一种妥协；但是一切都是白費；布倫塔諾断然地不同意。

在巴登政府可以予取予求的东西，普法尔茨政府却都沒有。它既沒有錢，又沒有武器，它境內有許多反动的地区和两座敌人的要塞。法国立即禁止武器运入巴登和普法尔茨，普魯士和黑森把所有运到那里去的武器都加以扣留。普法尔茨政府立即派遣密使到法国和比利时去購買武器，再設法把它們运进来；武器是买到了，但是运不来。在这件事情上，我們可以責备政府行动不够积极，尤其是沒有和边境上許多私运軍火者組織好枪枝的走私，但大部分的責任应归于它的密使身上，他們的行动是很疏忽的，有时候他們是徒托空言，而沒有把法国的武器至少运到薩尔格明特和劳德堡。

关于財源方面，在这个小小的普法尔茨，发行紙币是沒有多大用处的。当政府看到已处在財政困难中，它至少有这股勇气去求助于帶有累进率的强迫借款，虽則累进率不大。

我們可以責备普法尔茨政府的只有这件事情：它覺得自己的疲弱无力，因此太容易受普遍的无忧无虑和与此有关的关于自己安全的幻想的影响；結果，它沒有把它的虽則有限的防卫力量积极地行动起来，而宁可指望巴黎山岳党的胜利，匈牙利人夺取維也納或甚至指望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来拯救普法尔茨的真正奇迹，譬如普魯士軍隊里发生兵变等等。因此，它对于武器的供应不加注意，而在这个地方，多一千枝和少一千枝可用的枪是有莫大的关系的，結果最初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从国外运来的四十枝枪，在普魯士

人进城那天刚从瑞士运到。因此，对于民政委员和军政委员的选择是很草率的，他们大部分是从最无能和脑筋最不清楚的狂热者中间挑选出来的，同时，那么多的旧官吏和所有司法官都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结果，因此完全忽视了采取一切措施，甚至最容易做到的措施，去骚扰兰都，或许还可以夺取兰都——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再谈。

德斯特在临时政府背后好像是一个秘密的总书记，或者如布伦塔诺所说的，“凯撒劳登温和派政府周围的红色的宫廷党”。德国其他的民主派，尤其是流亡在这里的参加德黑斯頓起义的，也是属于这个“红色的宫廷党”。普法尔茨的执政者在德斯特身上找到了他们所缺乏的行政概念，同时，他们找到了使他们敬佩的革命的智慧，因为他经常限于做那些首要的和显然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从来没有为具体的措施弄得茫无所措。德斯特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势力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则他有时把运动看得过于严重些，并且例如在那时实行了完全不合时宜的市政法，却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重要事情；但是德斯特毕竟推动临时政府采取一切多少有点力量的步骤，尤其是在个别问题的冲突中间，常有适当的解决办法。

在莱茵普鲁士，反动的阶级和革命的阶级一开始就是对立的，在巴登，最初醉心于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随着危险的迫近，先是对运动的冷淡，后来逐渐转到对运动的敌视，而这个运动却是它自己鼓动起来的；在普法尔茨，情形则与此相反，并不是居民中间个别的阶级，而是受本地方利益驱使的个别地区，对于运动表示反对，有些地区一开始就是这样，其他地区逐渐采取敌对的态度。总而言之，在斯比尔，资产阶级一开头就是反动的，在凯撒劳登，脑埃斯达特，兹威布吕根等地，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也变成了反动，但是反动派的主要力量是在分布在整个普法尔茨境内的农业区域。这些党派的混乱状态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廓清：对于受抵押的和处在抵

押的高利貸下的私有财产进行直接攻击，使被債務压得要死和被高利貸者吸尽血液的农民得到好处。但是这个唯一可能使所有农业居民馬上对起义发生兴趣的办法，需要有一个更大得多的地方和城市里更发达的社会状况作为前提，这是普法尔茨所不具备的。它只有在暴动开始时，就随着向农村情况相同的摩塞尔和埃费尔扩大，并且在莱茵省各城市的工业发展中得到补充。普法尔茨和巴登一样，不曾使起义扩大到外面来。

在这些情况之下，政府只有很少的办法来打击反动的地区：它几次派遣討伐軍到这些叛乱地区去，逮捕（尤其是逮捕领导反抗的天主教僧侶），等等，任命得力的民政委員和軍政委員，最后是宣传。大部分討伐軍都具有很滑稽的性質，它們只收到了暫时的效果；宣传絕對沒有发生效果，大多数委員都是由于他們的充分自滿的笨拙而錯上加錯，或者他們只限于消費大量的普法尔茨葡萄酒，接着是不可避免地在酒店里的吹牛。

在普法尔茨比在巴登还更集中的民主派在宣传員、委員和中央机关的官吏中間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不但看到德累斯頓和萊茵普魯士的流亡者，而且还有一群或多或少热情的“众望所归的人物”想在这里为祖国服务。普法尔茨政府和卡尔斯魯赫政府不同，它有一种正确的直觉，知道普法尔茨的“能力”不足以負担这个运动所带来的重任，所以它对于这些民主人士表示欢迎。人們不可能在普法尔茨停留两个小时而沒有人要他担任整打的职务，这些职务的性質是很不相同的，整个說来都是荣誉的。民主派的先生們不是把巴登-普法尔茨这个运动看成一个日益带有地方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地方性起义，而是看成整个德国民主政治的光荣起义的光荣的曙光，总之，他們只看見他們的或多或少的小資产階級的傾向統治着整个运动，³所以他們很快地接受这些建議。但是同时每个人認為只能接受这样一种职务，这种职务能使他自己

在德国一般运动中的奢望(这些奢望往往是很高的)丝毫不放弃。在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还顺利。凡是报名的人马上变成办公室主任，政府委员，少校或上尉。但是竞争者的数目逐渐越来越多，位置越来越少，于是我们看到一种气派不大的和市僧性质的逐鹿现象发展起来，这给予局外的旁观者以一种非常滑稽的景象。自然，我没有必要来强调“新莱茵报”时常有机会在德国民主政治中所欣赏到的东西，那就是这种工业主义和混乱现象，向上爬和无能乱七八糟的结合，而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混合物，在普法尔茨这里官吏和宣传员身上得到了维妙维肖的摹仿。

可以理解的，他们也要我担任许多民政和军政的职务，这些职务，在一个无产阶级运动中，我是应该毫不迟疑地接受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一切都拒绝了。我所接受的唯一工作，就是替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大量销售的一个小报写一些慷慨激昂的社论。我知道这件事情也是不能顺利进行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和几位政府成员的恳切要求，最后我只得接受了这个工作，至少来表示我的善意。因为我写文章自然是不大客气的，我的第二篇社论就以太“激烈”遇到了周折；我不愿多费唇舌，把文章收回，当着德斯特面前把它撕碎，事情就到此为止。

在普法尔茨的外来民主人士中，最好的是那些直接从他们故乡的战斗中来的，这就是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人士。这少数萨克森人大部分担任中央机关的工作，他们认真地工作，他们显出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具有行政的学识，宁静和明晰的理智，没有一切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部分是工人，他们大批地参加军队，开头有几个人在机关办公，后来也拿起枪杆去参加战斗。

在设于凯撒劳登的谷物市场的中央各机关里面，人们真正悠然自得。由于普遍的放任(laisser aller)，由于对运动缺少任何积极干涉，由于官吏人数的众多，总之是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几乎完全

是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務，并且馬馬虎虎地 (tant bien que mal) 把這些事情處理了。如果沒有送緊急文書的專差來到，如果沒有一個愛國的資產階級提出救祖國的高明的建議，如果沒有任何農民來訴苦，或者某個地區沒有派代表團來，那麼大部分辦公室就無公可辦。大家在打呵欠，聊天，講小故事，開惡意的玩笑或制定作戰計劃，他們從這個辦公室走到那個辦公室，盡量設法消磨時間。談話的主題自然集中在當天的政治事件，關於這些事件傳播着最矛盾的謠言。對於收集消息這一件事很不注意。郵局的舊職員幾乎毫無例外地保留原職，這些人當然是很不可靠的。除他們以外曾組織了一個“軍郵”，這個工作是由轉到運動這方面來的普法爾茨的輕騎兵來擔任的。邊境縣份的司令官和委員們一點也不注意邊境那一邊的動靜。在政府機關中，只有“福蘭克福日報”和“卡爾斯魯赫日報”，我現在還能愉快地回憶起當我在一個俱樂部發現了幾天以前送到的一期“科倫日報”時所感到的驚訝：這份報紙曾報導二十七營普魯士兵，九個炮隊和九個騎兵團的集合，同時詳細說明這些軍隊在薩爾布呂肯和克勒茨納赫之間的配置。

最後，我轉到主要問題，即關於軍事組織問題上來。巴伐里亞軍隊中差不多有三千普法爾茨人帶着武器和行李轉到起義方面去了。同時有相當數目的義勇軍——普法爾茨人和非普法爾茨人——也武裝起來了。此外，臨時政府下令招募第一批新兵，首先是十八歲到三十歲的未婚男子。但是這個動員只是在紙上實現，一部分由於軍政委員的無能和疏忽，一部分由於武器缺乏，一部分由於政府本身的麻木不仁。在普法爾茨一切防衛工作的主要障礙是武器的缺乏，必須採取各種方法來取得武器。如果武器不能從國外輸入，必須在普法爾茨境內去找尋可以找到的所有步槍，短鎗和獵槍，並且必須把這些槍枝交到正式戰鬥員手里。事實上不但有數目很大的私人武器，而且至少尚有一千五百到二千枝槍（短槍不

許在內)還留在各種不同的公民衛軍手里。至少可以要求私人把武器交出來，並且要求公民衛軍中那些沒有義務參加第一批征兵或者不願意參加志願軍的人把槍枝交出來。但是政府並沒有採取這一類措施。經過了許多壓力，才作出有關公民衛軍槍枝的決定，但是沒有實行；凱撒勞登的公民衛軍中有三百多市儈每天穿着軍服和拿着武器保卫谷物市場來夸示他人——使普魯士人遠近聞名。他們還有可以來解除這些先生們的武裝的娛樂。情形到處都是如此。

在公報中發布了一道給森林管理員以及護林隊的命令，要他們到凱撒勞登組織一支射擊兵團。但是森林管理員沒有來。

在整個地區，政府叫人製造或至少要求製造大鐮刀；有些大鐮刀真的製造出來了。我看見駐在吉希海姆波蘭登的萊茵黑森軍團裝載了幾桶鐮刀的刀身，並把它們運到凱撒勞登去。兩地距離大約有七、八小時的路程；四天之後，政府被迫把凱撒勞登放棄給普魯士人，而鐮刀還沒有運到。如果把这些鐮刀發給那些沒有動員的公民衛軍(所謂第二批)，來補償他們繳出的槍枝，事情就好办了；可是他們不這樣做，這些無用的市儈們保留了他們的銅帽槍，而讓招募來的新兵不得不用鐮刀來對抗普魯士人的大炮和撞針步發槍。

相反地，當槍枝普遍缺乏的時候，卻發生了同樣可怪的馬刀充斥的現象。那些不能得到槍枝的人更忙於將鏗鏘作響的長刀掛在腰間，好象這樣就表明了他們是真正的軍官。尤其是在凱撒勞登，這些自封的軍官多得不可勝數，在大街上，日夜聽到他們可怕的武器發出響聲。特別是一般大學生，他們想用這種新方法吓唬敵人，同時用他們的主張由步行騎兵組成的大學軍團，為拯救祖國建立不世的勛勞。

還有歸附起義的半個中隊輕騎兵，但是由於他們分散服務於軍郵等工作，因此不能組成一支特別的战斗隊伍。在“上尉”阿內

克指揮下的炮隊，只有几尊三磅炮，我記得从來沒有看到過拖炮的馬匹，此外，還有相當數目的小臼炮。在凱撒勞登的谷物市場前面擺着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好的鉄臼炮炮身的搜集品。大多數的炮自然是留在那里沒有用的。他們把兩尊最大的炮裝在特制巨大的炮架上帶走了。巴登政府最後把一尊因為發射次數太多已經用壞的六磅炮連着一些彈藥賣給普法爾茨。但是缺少馬匹，炮手和彈藥。彈藥尽可能自己製造，駕車的事則征調農民和馬匹馬馬虎虎地(tant bien que mal)湊合着來運輸；至于炮手，他們找到了几个巴伐里亞的老炮手，并且教人用巴伐里亞那種笨拙的和複雜的操練方法來訓練。

軍事方面的最高指揮是掌握在最无能者的手里。在臨時政府中負責軍政部的萊喜爾特先生是一個盡職的人，但是沒有毅力，也沒有專門學識。普法爾茨戰鬥部隊第一任總司令是工業家弗內爾·丰·弗內堡，因為他的曖昧的態度，不久就被撤職了；一個波蘭軍官拉基立特臨時代理他的職務。最後，聽說梅洛斯拉斯基將擔任巴登和普法爾茨聯軍總司令，而普法爾茨軍隊的司令則由斯奈德“將軍”擔任，他也是個波蘭人。

斯奈德將軍來到了。那是個矮胖子，與其說他象一個“在戰鬥中能向梅內拉斯^①挑戰的人”，倒不如說象一個年紀大的享樂者。斯奈德將軍很有威嚴地來接受指揮權，他叫人給他作一些關於情況的報告，并且公布了一系列的通令。大部分的命令是關於軍服的式樣——外衣式——和軍官的徽章——綬帶或三色臂帶，也有關於在騎兵隊和輕騎兵隊服軍役采取自願方式的號召——這些號召曾經作過十次，但沒有結果，以及其他等等。為表示要以身作則，

① 梅內拉斯(Menelaos)，是荷馬史詩‘伊里亞特’中的人物，是海倫的丈夫，阿加錫農王的兄弟，特羅伊戰爭是由于海倫的逃奔而引起的。恩格斯所引的這句句子是德譯本‘伊里亞特’中的一句。——譯者

他立刻置办一身鑲着三色絲帶的軍服來引起軍隊的尊敬。在他的命令中切合实际的和重要的東西，仅限于重复很久以來頒布的命令，和在他以前幾個好軍官曾經提出但始終沒有實行的建議，這些建議到目前由於司令將軍的權力始獲實行。至於其餘的事情，斯奈德“將軍”完全依靠上帝和梅洛斯勞斯基，他自己貪享口腹之奉，這是一個完全無能的人所能做到的唯一合理的事情。

在凱撒勞登的其他軍官中，唯一有能力的軍官是德楚，這就是以前在普魯士軍隊中當過中尉的那個德楚，曾在人民攻打柏林兵器庫時和納茲默一起把這個兵器庫交給了人民，他曾經被判在炮台監禁十五年，後來在馬格德堡逃跑了。德楚是普法爾茨的參謀總長，處處表現出很有才於，思慮周到和很沉着，也許太沉着一點，以致不能完全信賴他的當機立斷，而這種當機立斷在戰場上時常決定了一切。“上尉”阿內克在組織炮隊的工作中顯出無能和萎靡不振，雖則他在實驗室內作了重大的貢獻。在烏柏斯達特，他作為總司令沒有得到榮譽，在拉斯塔特，梅洛斯勞斯基曾委託他主持圍城期間材料的供應，可是他竟在圍城以前，就用一種希奇的方法偷渡萊茵河，丟下馬匹逃跑了。

各個地區里的軍官也沒有多大價值。若於波蘭人，有些是在斯奈德以前就來的，有些是跟他來的。因為波蘭流亡者中間的優秀分子已經到匈牙利去了，可以設想，這一些波蘭軍官的成份是相當複雜的。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急忙要得到適當數目的坐騎，同時發布幾道命令，但對於命令的是否實行並不很關心。他們行動橫暴，想把普法爾茨的農民當作被奴役的波蘭農奴看待，他們不認識這個地方，不懂它的語言，也不知道誰在指揮；因此，他們作為軍政委員，也就是說軍隊的組織者，成就就不大，甚至等於零。在戰爭的進程中，他們不久就參加斯奈德的參謀部，當斯奈德被他的兵士們襲擊並加以虐待時，他們不久就都不見了。他們中間的優秀分

子到的太晚，以致不能再組織些任何东西。

在德国軍官中間，可用的人也不多。萊茵黑森軍团中虽然包含着一些适宜于軍事培养的分子，却由一个完全无能的豪斯内来指揮，并且在齐茲和班堡格这两位英雄更可耻的道德和政治影响之下(这两个人后来在卡尔斯鲁赫这样勇敢地逃走了)。一个普魯士旧軍官什默尔弗尼在普法尔茨后方組織了一个軍团。

在普魯士人入侵以前，因行动积极而出名的只有两个軍官：威利希和布倫克尔。

威利希带了一小队义勇軍，担任監視以及后来包围兰都和吉麦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于威利希統率之下的有：一連学生軍，一連曾經在勃桑松和他住过一起的工人，三連人数不多的从兰都，脑埃斯达特和凱撒劳登三个城市来的体育家，两連由周围地区居民組成的义勇軍，最后，一連用鐮刀武装起来的萊茵普魯士人，他們大部分是从普吕姆和埃尔伯費尔特起义失败以后逃来的。他們的人数最后达到了七百人至八百人，無論如何这是整个普法尔茨最可靠的軍隊，下級軍官多半都曾服过兵役，一部分人是經历过阿尔及利亚的游击战的。威利希带着这些力量单薄的武裝部队駐扎在兰都和吉麦斯海姆之間，他把各乡村的公民卫軍組織起来，利用他們担任保护公路和前哨警戒的工作，他打退了这两个要塞的一切出击，不管敌人——特别是吉麦斯海姆的駐軍——的优越力量。他把兰都包围到这样程度，即几乎将粮道全部切断，把水管也切断了，把貴希河的河水關住了，因此使要塞的所有地窖都被淹沒，同时却使飲水感到缺乏；每天夜里，他的偵察兵出来惊扰要塞的駐軍，他們不仅肅清了已被放弃的外堡和把在那里找到的警卫室火爐照五古尔盾^①一个的价格卖掉，并且前进至要塞的坑道，

^① Gulden——德国貨幣名。——譯者

时常迫使駐軍开放二十四磅炮，炮火的强大对于一个伍长和两个士兵却是毫无效果的。这个时期是威利希的义勇軍的生命史上最光輝的时期。如果他拥有几尊榴弹甚至于只有几尊野炮，那么根据每天往兰都出出进进的偵探的报告，这个要塞由于兵力单薄軍心涣散和当地居民的反抗情緒，在几天內就可以拿下来。甚至即使沒有炮队，围城延长下去也可能迫使这个城市在一个星期以內投降。在凱撒勞登有两尊七磅榴弹炮，它們足够在夜間把兰都几座房屋烧毁。如果把它們放在适当的地方，不可思議的事情就会变成现实，象兰都这样的要塞，用几尊野炮就可以攻下来。我每天对凱撒勞登的參謀部宣传至少必須作一次試攻。結果是徒劳无功。一尊榴弹炮留在凱撒勞登，另一尊榴弹炮运到洪堡去了，在那里它几乎落到普魯士人手里。这两尊炮都过了萊茵河，沒有发过一发炮弹。

但是布倫克尔“上校”比威利希还要出名。布倫克尔“上校”从前是酒商的推銷員，作为“希腊之友”曾經在希腊住过，后来以酒商資格在窝姆斯落了戶；总之他可算是这整个光荣战役中最出类拔萃的軍事人物之一。他总是騎在馬上，被一大群參謀人員圍繞住，身材高大，强壮，有一副蔑視一切的面容，使人起敬的海格尔式的胡子（Heckerbart），有一种响亮的声音和賦有在德国南部造成“很孚众望的活动家”的其他一切优点，在这些优点里面，如人們所知道的，恰巧智慧不在內，布倫克尔給別人的印象是这样一个人；只要一看見他，拿破侖也要退避三舍的，他的名字是值得列入我們在这个叙事的开端所提到的那个歌尾叠句中的。布倫克尔覺得自己的才能就是沒有“黑格、斯特魯夫、齐茲和布魯姆”的帮助也可以推翻德国的君主，并且立刻着手工作。他的意图并不是以軍人的資格来从事战争，而是以酒商的推銷員的資格来作战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决定去夺取兰都。那时候威利希还没有到那里。布

倫克爾把普法爾茨一切可以自由征調的人——正規軍和民軍，集中起來編成混合的散漫的隊伍，包括騎兵和炮兵，向蘭都進攻。在要塞前面開了一個軍事會議，組織了進攻縱隊，決定炮兵的位置。但是炮隊只包括几尊小白炮，它的口徑從半磅到一又八分之三磅，放在一輛裝乾草的車上隨後運來的，這輛車子同時作為運輸軍火之用。這些不同口徑的白炮所需的軍火總共只有一個唯一的二十四磅炮彈，至於火藥，是根本談不到的。當一切都已準備就緒時，人們就完全視死如歸地向前挺進。進攻部隊一直到了堡壘前面斜坡上，沒有遇到抵抗，他們繼續前進，一直到了堡壘門口。投到起義方面來的蘭都軍隊走在最前面。有幾個兵士出現在城牆上想進行談判。進攻部隊叫他們開門。十分親切的對話已經開始，一切都象如願以償地在進行。突然間城牆上一聲槍響，霰彈在進攻部隊的頭上掠過，一轉瞬間整個英勇的軍隊和他們普法爾茨的奧埃根親王^①都狼奔豕突地逃跑了。大家都跑，跑，跑，並且攔阻不住地拼命跑，以致不久以後從城牆上發射出來的几顆炮彈，不是從逃跑者的頭上掠過，而是在他們拋棄下的槍枝、子彈盒和乾糧袋上面呼呼作響。最後在距離蘭都幾個小時路程的地方，他們才停住了腳，軍隊重新集合起來，布倫克爾“上校”把他們帶到原來扎營的地方，雖則沒有取得蘭都的鑰匙，但仍舊是足以自豪的。這就是用三尊小白炮和一個二十四磅炮彈去攻取蘭都的前所未聞的戰績。

霰彈是幾個巴伐利亞軍官在看見他們的兵士打算開門投降的時候倉卒射出去的。至於所發的炮，那是兵士們自己把它改變了方向的，因此沒有打中任何人。但是當蘭都的守衛部隊看見這一個亂發的炮所引起的效果，投降自然談不到了。

但是英雄布倫克爾並不是這樣的人，在這樣的失敗以後不想

^① 奧埃根親王（一六六三——一七三六）系奧國元帥，但在此處則系借用以諷刺布倫克爾。——校者

报复。所以他决定现在去攻取窝姆斯。他从法兰根塔尔出发，在那里有一营兵是归他指挥的。防守窝姆斯的少数黑森军队逃跑了，于是英雄布伦克尔以音乐为前导进入他诞生的城市。他们举行了庄严的宴会庆祝窝姆斯的解放，接着主要的仪式开始了：二十个因病遗留在城市里的黑森兵士向帝国宪法举行宣誓。但是在取得了这些巨大的成绩以后，当天夜间，泼克尔率领的帝国军队在莱茵河右岸安置了他们的大炮，清早隆隆的炮声把光荣的征服者很不愉快地从睡梦中惊醒。这决不是误会：帝国军队已用球形弹和开花炮弹打过来了。英雄布伦克尔一声不响把他的勇敢的兵士集合起来，悄悄地离开了窝姆斯，重新回到法兰根塔尔去。关于他以后的英勇事迹，文艺之神将在适当的地方继续叙述。

当性格最不相同的人在各地各按自己的方式来逍遥自在，当兵士们和民军的战士们不去上操而在酒店里喝酒和唱歌的时候，军官先生们在凯撒劳登努力创作了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象普法尔茨这样一个多方面都可以通达的小省份，它的战斗力量又几乎是完全虚有其表的，它是否能抵抗一支三万多人和六十尊炮的最现实的军队，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这里的一切计划都是一样无用和一样荒谬，正因为任何一个作战计划的一切条件都不具备，正为了这些理由，这些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普法尔茨军队的主脑，现在开始不嫌烦地去搜索一个能把普鲁士人到普法尔茨的道路封闭起来的战略上的奇迹。一切新近提升的陆军少尉，大学军团中——它最后在斯奈德先生的赞助之下成立了，它的每个成员都得到少尉军衔——所有佩带马刀的人，一切动文舞墨的人，都带着深沉的神色注视着普法尔茨地图，希望在这里发现战略上的化金石。很容易想象这会引出怎样可笑的结果。匈牙利人进行战争的方法特别受到了欢迎。从斯奈德“将军”以次到军队中现在尚最被误解的拿破仑，每点钟都可以听到下面这种话：“我们必须象柯苏

士那样做”。所有的伍长，兵士，和街上的孩子们都重复这句话：“我们必须象柯苏士那样做。”临时政府也好心地重复着：“我们必须象柯苏士那样做，”它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它不应当干涉这些事情，同时它对于将来应该如何做是不关心的。“必须象柯苏士那样做，否则我们便要灭亡。”普法尔茨和柯苏士！

我在描写战役之前，应当再简单地提一提在各种报纸上所谈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在吉希海姆暂时的被捕。在普鲁士人侵入的几天以前，我陪同负有特别使命的我的朋友摩尔一直到了普法尔茨的边境吉希海姆波兰登，在那里驻扎着莱茵黑森军团的一部分兵士，在这个军团里面我们有一些熟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和这几个熟人以及军团中其他的几个义勇军团同坐在一家旅馆中。在这些义勇军团中间，有几个常被提起的“活动人物”，他们很严肃而且热情，他们认为拥有很少军器但有很多热情击败世界上任何军队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这些人在军事活动方面只看见过卫军的检阅，他们从不考虑用物质的方法达到某种目的，如我后来有许多机会观察到的，他们之中有一大部分人在战斗一开始时就感到沉重的失望，以致很快地就逃跑了。我问这些英雄中的一位他是否真正认为可以依靠他们在普法尔茨找到的三万把马刀和三千五百枝枪（其中有許多短枪是生锈的）去打敗普鲁士人，当我正在欣赏这个实际行动的人因为最高尚的热情受到损伤所引起的庄严的愤怒时，卫兵走了进来，宣布将我逮捕。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我背后有两个人非常生气地扑到我身上。有一个人自称为民政委员默勒，另一个是格莱内，他是政府成员中我唯一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人，因为他经常不在凯撒劳登（这位先生曾经偷偷摸摸地把自己的不动产变为动产），也因为他那可疑的、阴森的哭丧脸。我的一个老朋友，莱茵黑森军团的上尉马上站起来宣布，如果他们把我逮捕，很大数目的最好的人和他自己立刻要离开这个军队。摩尔和

其他的人想用武力来保护我。在场的人分为两派。場面正要变成很严重，我于是宣布我自然願意讓他們逮捕，最后讓大家都看到普法尔茨的运动是帶着什么色彩。我跟着卫兵去了。

第二天早晨，齐茲先生对我进行了可笑的审問之后，就把我交給民政委員，这位民政委員又把我交給一个宪兵。他們曾經特別吩咐宪兵把我当作間諜看待，所以他把我双手綁起来，領我步行到凱撒勞登，他們加給我的罪名是誹謗普法尔茨人民的起义并煽动人民反对政府，主要的是我对于这个政府一句話也不曾說過。在路上我得到了一輛馬車。摩尔已在我之前到达凱撒勞登，在那里我发现政府对于勇敢的格萊內的失策自然感到狼狽，更覺狼狽的是給我遭受的待遇。可以想象，我是当着宪兵面前对这些先生們作了一个小小的攻击。因为还没有接到格萊內的报告，他們便向我建議由我自己口头担保把我释放了。我拒絕作口头担保，便到州監獄里面去了——沒有卫兵押送，这是根据德斯特的建議来执行的。德斯特宣布，在一个党内同志遭到这样待遇之后，他不能繼續再留在政府里。剛剛赶到的吉希內，也表示强硬的态度。那天晚上，全城都得到这件事情的消息，那些属于强硬派的人立刻支持我的立場。加上来了消息，說这件事情在萊茵黑森軍团中已經引起了騷动，有一大部分兵士要求解散。这些事情已足以使临时政府的成員（我曾經和他們每天保持接触）明白必須使我感到滿足。在我很开心地在牢獄里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德斯特和舒米特来看我，舒米特对我宣布，我已經无条件地被释放了，并說政府希望我繼續参加运动。此外，他告訴我政府已下令，从今以后不許將政治犯械系帶來，关于調查造成这件不名誉待遇的負責人以及逮捕事件和它的原因，正在进行。政府始終沒有接到格萊內先生的报告，在目前它的权力范围之内，尽力使我得到滿足，于是双方都收起了严肃的面孔，一同到多內尔貝格喝几大杯。第二天早晨，吉希內动身到萊

茵黑森軍团那里去安撫他們，我写了几行信交他帶去。当格萊內先生回到凱撒勞登时，他裝出那样可怕的哭泣的样子，因此被他的同事重重地訓斥了一頓。在这时候，从洪堡方面来的普魯士人迫近了，因为这样一来事情有了一个重大的轉变，因为我不願意錯過受战争鍛炼的机会，最后因为“新萊茵报”“为了荣誉”在普法尔茨-巴登軍隊中也應該有自己的代表，我于是在自己腰間也系上軍用的长剑，到威利希那里參軍去了。

四 为共和国而死

只有把三十六个王位都推翻，
德意志共和国才能繁荣；
弟兄們，毫不留情地把它們推翻吧，
拿你們的财产，你們的鮮血和你們的生命去冒險。
为共和国而死——
这是崇高和伟大的命运，
这是我們生活的目的！

这是在載我到脑埃斯达特去的火車里义勇軍們所唱的歌，我到那里去是为了找寻威利希的临时总司令部。

因此，为共和国而死从此成为我的生活的目的，或者至少应当是如此。对于这个新目的我自己覺得很好笑。我注視着义勇軍，他們都是漂亮、活泼的青年人。从他們的外表上看不出他們目前生活的目的是为共和国而死。

一輛征发来的农民的手車把我从脑埃斯达特載到奥芬巴哈去，这个地方在兰都和吉麦斯海姆之間，威利希还留在那里。紧靠着埃登科本的后面，我碰到了农民遵照威利希命令所設的前哨；从那个地方起，每个乡村的进口和出口地方以及道路的交叉点，都重新設有哨兵把守，并且不讓任何沒有起义机关的身份証的人通过。这里可以看到已有点接近战争状态。直到深夜，我才到了奥芬巴哈，并且立刻接受了威利希的副官职务。

那天是六月十三日，威利希的义勇軍的一个小队曾經建立了一次輝煌的战績。几天以前，威利希得到了一营巴登民軍——称

为德勒黑-奥貝摩勒尔营——来充实他的兵力，他从这个营里派出大約五十人朝着吉麦斯海姆方向往貝尔海姆推进。在他們后面的克尼德尔斯海姆地方还有一連义勇軍和一些鑷刀队的人。一营巴伐利亚人帶着两尊炮和一队騎兵突然出击。巴登人毫无抵抗地逃走了，他們中間只有一个人被三个騎馬的宪兵追上去，他恶狠狠地进行了自卫，直至遍体鳞伤倒在地上，被袭击者結果了性命。当逃兵到达了克尼德尔斯海姆时，駐扎在那里的連长率領了甚至不滿五十人——有几个人还是用鑷刀装备的——的討伐軍向着巴伐利亚人迎击。他巧妙地把他的兵士分成几个小队，排成散兵綫前进，他們下了这样的决心，以致人数多至十倍以上的巴伐利亚人在两小时的战斗以后被迫退到巴登人所放弃的乡村里去，最后，当威利希的义勇軍派出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連长和他的兵士們又一次把巴伐利亚人赶出了乡村。巴伐利亚人回到吉麦斯海姆去，他們的損失連死帶伤大約有二十人。我觉得遺憾的是不能在这里把这位勇敢的和富有才能的青年軍官的名字指出来，因为他可能現在处境还不安全。在他这方面，只有五个人受伤，但沒有一个人受重伤。五人之中有一个是法国志願兵，在他未开始放枪之前上膊中了一个子弹。虽則上膊受伤，他还放完了他所有的十六顆子弹，当他的伤口使他不能再裝子弹时，他叫一个使鑷刀的人替他把子弹裝上，使得他自己至少可以射击。第二天，我們到貝尔海姆去視察戰場，并作重新布置。巴伐利亚人用球形弹和霰弹向我們的散兵綫射击，但是他們只打中了整条路上都布滿着的树枝，并且把連长面前那棵树也打中了。

那天，德勒黑-奥貝摩勒尔营全部都到齐了，他們准备把自己固定在貝尔海姆和它的附近。这是一营漂亮的装备很好的軍隊，尤其是那些軍官們鼻下留着小鬍子，一副正經而兴奋的紫黑色臉孔，很象存心要吃人的样子。幸而他們并不是象我們后来逐漸看

到的那样危險。

我听说几乎没有軍火了，这使我感到很惊奇；大多数的兵士每人只有五六发子弹，只有少数人有二十发子弹，軍火的储备甚至不够把上一天在火线上作战的人的空子弹袋装满。我自告奋勇馬上到凱撒劳登去拿軍火，当天晚上，我就起程去了。

农民的车子走起来不大灵；由于在每个驛站上需要征車，以及路途不熟，等等，也把时间耽誤了。我到达麦卡默已经天亮，这个城市离脑埃斯达特大约还有一半路程。我在这里碰到了彼尔瑪森民軍的一个小队，和四尊往洪堡送的炮。这四尊炮在凱撒劳登已被認為是損失了。經過茲威布呂根和彼尔瑪森，再經過最难通行的山路，他們成功地到达了这里，再从这里出发到平原上去。普魯士的先生們并不怎么着急去追赶他們，虽則我們的彼尔瑪森的兵士們被疲乏、夜間行軍和葡萄酒所刺激，認為敌人已跟踪追击来了。

几小时以后——那天是六月十五日——我到了脑埃斯达特。全城的人都到街上去了，兵士和义勇軍和他們混在一起——在普法尔茨，所有穿軍裝上衣的兵士都毫无区别的称为义勇軍。車子，大炮和馬匹把进口地方都塞滿了。总而言之，我正陷入整个普法尔茨軍队撤退的浪潮中。临时政府，斯奈德將軍，參謀部，各机关，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凱撒劳登已經放弃了，谷物市場，“多內尔柏格”啤酒店，“普法尔茨最适宜的战略地点”都放弃了，在目前，脑埃斯达特是普法尔茨人混乱的中心，这种混乱一当发生战斗时，就达到了它的頂点。总之，我向各方面了解了，我拿到了尽量多桶的火藥、鉛块和現成的子弹——对于这个沒有和敌人交鋒过一次就已經完全崩潰的軍队，軍火还有什么用处呢？經過了許多次无結果的尝试以后，最后我在邻近的乡村找到了一輛有栏杆的車子，当晚我就带着我的胜利品和几个掩护卫队重新踏上征途。

在出发之前，我去看了斯奈德，并問他是否有信帶給威利希。

这个老鸷者给了我一些无关重要的消息并且做出很郑重的神气說上一句：“你看，我們此刻正象柯苏士当年一样地行动。”

普法尔茨人如何会和柯苏士一样地行动，这是象下面这样联系起来的：普法尔茨在它起义的全盛时期，这就是說，在普魯士人进城的前夕，拥有約五千至六千用各样枪枝武裝起来的兵士，还有一千至一千五百镰刀队。这五千到六千可能的战斗員首先是由威利希的义勇軍和萊茵黑森的义勇軍，其次是由称为民軍的兵士組成的。在每个地方委员会区域内，有一个軍事委員負責組織軍隊。在本区域内的投誠兵士則作为核心及其教官。这种正規軍和招募的新兵的混合制度，如果是在正式战役中，并有严格的紀律和經常的操練，很可能导致最好的結果，可是在这里一切都失敗了。武器的缺乏妨碍了軍隊的組成，兵士們沒有事做，只有到处閑蕩，忘記了一切紀律和一切軍人仪态，他們大部分都跑散了。最后政府在几个区域組織了一些軍隊，在其他区域，只有一些武裝小队。镰刀队完全沒有一点用处，他們到处变成了累贅，从来不是真正可以使用的，人們把他們之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个别有关部队中作为临时的輔助部队，等着为他們获得枪枝，其他一部分則并入一个特殊的軍团內，归一个痴痴癡癡的齐內連长来指揮。公民齐內是我們所能想象的一个十足的莎士比亚剧本中人物底斯托尔^①，他在英雄布倫克尔指揮下从兰都城下逃命的时候，失足碰在他的刀鞘上以致把它折断了，但是他后来很激动的发誓“一个二十四磅的燃烧弹把他的刀鞘炸成两半”，这个同样无法可制的底斯托尔一直被安置在惩治反动的乡村的讨伐軍中。他很热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因此农民虽然对他和他的軍隊表示很大的尊敬，可是当他們把他单独抓住时，他們还是要把他痛打一頓。当他們从这种样式的旅行

① 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他是個勇敢的吹牛者和懦夫的化身。——譯者

回来的时候，镰刀队员們把他們的镰刀打出了缺口，或把它們折为了碎片。当他到了凱撒劳登时，他用法尔斯塔夫^①式的敘述來說明他和农民的残酷战斗。

因为用这样的战斗力量自然不能有很大的收获，于是梅洛斯拉斯基——他在八月十日才到了巴登軍总司令部——对普法尔茨人下令且战且走地向莱茵河撤退，如果可能，爭取在曼海姆渡过莱茵河，否則从斯比尔或克尼林根渡到萊茵河右岸，然后从巴登起，保卫萊茵河各个渡口。在下这个命令的同时，传到了消息：普鲁士人已从薩尔布吕肯进入了普法尔茨，并且只开了几枪就把我們布置在边境上的一些兵士赶到凱撒劳登去了。一切稍有組織的軍隊都集中在凱撒劳登和脑埃斯达特这方面；結果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一大部分新兵士潰散了。1848年斯勒斯維-霍尔斯坦义勇軍里的一个青年軍官拉寇率領三十人出去把逃兵重新集合起来；在两昼夜內，集合了一千四百人，把他們整編为一个“凱撒劳登营”，自己担任指揮，一直到运动結束时为止。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普法尔茨是一个那样简单的地区，就是普鲁士人也不可能在这里发生錯誤的。沿着萊茵河有四五小时路程的广闊河谷一无地形障礙。普鲁士人可以用三天从容不迫的行軍从克勒茨那赫和离姆斯走到兰都和吉麦斯海姆。从薩尔格敏起到美因斯的“帝王之路”跨过东部普法尔茨高山时，大部分都在山脊上或則越过溪流的广闊流域。那里可以說也沒有障礙的地形，在它后面，一支人数不多和沒有受过战术訓練的軍隊只可以多少地支持一下。在离开普鲁士边境很近的洪堡有一条很好的道路从帝王之路分出来，直达兰都，这条道路部分經過河谷并跨越沿着山脊經過茲威布吕根和彼尔瑪森。不錯，这条路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軍隊

^① 亦为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是一个脑滿腸肥的大官不懶者。——校者

数量少并且没有炮队就无法遮断它，尤其是当敌人的军队在平原上活动，可以从兰都和貝格薩柏恩轉移退却时。

因此，普魯士人的进攻是很简单的。第一个矛头从薩尔布呂肯指向洪堡；一个縱队从这里直接向凱撒勞登进军，另一个縱队经过彼尔瑪森向兰都进军。第二个军团紧跟在后边向萊茵河流域进攻。这个军团在吉希海姆波兰登碰到了駐扎在那里的萊茵黑森军队第一个激烈的抵抗。美因斯的射击手頑强地保卫着宫廷花园，虽則他們损伤重大。最后他們受到敌人包抄因而向后退却。他們有十七个人落在普魯士人手里。他們馬上被捆在树上并立即被“优秀的作战部队”中喝醉了烧酒的英雄們枪斃了。普魯士人用这个可耻的行为开始了他們在整个普法尔茨“固然是短期的但是光荣的战役”。

他們就是这样地征服了普法尔茨的整个北半部并且实现了两个主要縱队的会师。他們現在只須在平原上前进，来救援兰都和吉麦斯海姆以保証普法尔茨整个其余部分的安全，并使还固守在山中的一切军队悉成俘虏。

在普法尔茨有将近三万的普魯士人，配备的騎兵和炮队人数很多。在平原上，普魯士亲王和希斯費尔特带着最强大的军团向前推进，在他們和脑埃斯达特之間，只有若干无力抵抗并且淪于半解散了的民兵小队，还有一部分萊茵黑森的军队。只要向斯比尔和吉麦斯海姆急行軍，那么在脑埃斯达特和兰都集中着的或者不如說在极端混乱状态中游蕩着的四千到五千名普法尔茨人，就都会失败，他們会被击潰，解散或被俘。但普魯士的先生們在枪杀毫无抵抗的俘虏时是这样地积极，而在战斗中却表示非常犹豫，在追击中非常不起劲。

在这次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常提到普魯士军队和德意志帝国的其他的军队非常少有的冷淡，对于进攻和追击都是

一样，他們时常面对着人数比他們少六倍，至少少三倍，而且組織很差，有些地方連指揮也是非常差的軍隊——如果我們时常提到这个事实，那末显然我不是要把它归咎于普魯士的士兵的特別懦弱；尤其是人們已經看出来，我对于我們的軍隊的特別勇敢完全沒存有幻想。我也不是象某些反动派所做的，拿一种寬宏大量或不願意有太多俘虏麻煩自己来解释这件事实。普魯士民事和軍事的官僚政治向来都是在对于力量薄弱的敌人取得光輝的胜利或者对于手无寸鉄的平民进行残酷的血腥报复之中追求它的荣誉的。它曾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做过这种同样的事情——証据是吉希海姆的枪杀，卡尔斯魯赫养堆場的夜間处决，在一切戰場上对无数伤兵和投降的兵士的任意屠杀，对于少数被俘者的虐待，在弗萊堡和拉斯塔特以軍法名义进行而不經合法程序的謀杀，最后对拉斯塔特的俘虏慢性的、秘密的、因而是更加残酷的謀杀，他們采取的方法是虐待，挨餓，拥挤在潮湿的和空气恶劣的地牢里和因此而引起的伤寒病。普魯士人在交战中的冷淡原因确是由于懦弱，但这是长官們的懦弱。不說我們的普魯士操練和演习英雄們迟緩和怯懦的迂腐习气(这已够使一切大胆的軍事行动和迅速决定成为不可能)，不說那些应当間接阻止那样多可耻的失敗重演的詳細的服役規則，如果普魯士人对他們的兵士很有把握，他們如何会采用这种使我們无法忍受而对他們是丧失名誉的战术呢？但是这里就是原因之所在。將軍們知道他們的軍隊有三分之一是由不服从命令的国民卫軍联队組成的，他們一看到起义軍打了胜仗，就会跟着他們一起走，很快地会带动一半正規軍特别是所有炮兵的叛变。那时候霍亨索倫王室和它的完整的王位会发生什么变化，当然是相当明显的。

大清早从脑埃斯达特出发的軍隊，在麦卡默赶上了我，在这里我因为更換車輛和卫队不得不等到十六日早晨。前一天，人們还

談到向斯比尔进军，这个计划这样看来是已经放弃了，大家直接向克尼林根桥前进。我和十五个从彼尔瑪森来的人一同出发，他们都是普法尔茨东部原始森林中半野蛮的青年农民。直到奥芬巴哈附近，我才知道威利希已经和他所有的军队到兰都西北^①的一个地方法兰克淮勒去了。我于是折回来并于将近中午的时候，到了法兰克淮勒。我在那里不仅找到了威利希本人，而且整个前哨部队也都在那里，这些部队为了不走兰都和吉麦斯海姆之间的道路，从兰都西面^②绕过。在客店中有临时政府和它的官员，参谋部和跟他们在一起的许多流亡的民主派人士。斯奈德将军正在那里用早餐。各方面的人们都在那里乱跑——在客店里的是政府人员，司令官和流亡的民主派人士，在街上的是兵士。军队大部分慢慢地进了城，布伦克尔、特洛申斯基、斯特拉塞和一切其他的人，都高高地骑在马上，走在他们勇敢的兵士前头。混乱状态不断地扩大了。慢慢地又可以派出几个军团，向茵普夫林根和康德尔方面前进。

没有一点征象看出这个军队是在撤退。混乱状态从开始就在这个军队里占统治地位，虽则青年战士们开始抱怨不习惯的长途行军，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在客店里由于心中高兴尽量喝酒，吵闹，并恫吓普鲁士人说要很快地消灭掉他们。虽则有这种胜利的信心，但是一个骑兵团带着几尊在马上驮着的炮就足够把这个兴高采烈的队伍打得随风四散，使“莱茵普法尔茨的自由军队”完全解体。这只需要迅速的果决和一点的大胆；但是在普鲁士的兵营中，既谈不到这个，也谈不到那个。

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出发。当大部分的逃兵向克尼林根桥撤退的时候，威利希率领着他的义勇军和德勒黑营到山里去攻打普鲁士人了。我们有一连人（大约五十个兰都的体育家）先出发到高山

① 原稿是东北，无疑是一个细节上的错误。——法文版编者

② 原稿：在东面。——法文版编者

里往約罕尼斯克勞茲去。什默尔弗尼和他的軍隊还駐在彼尔瑪森到兰都的路上。必須控制住普魯士人，并在魏登塔尔把到貝格薩貝恩和劳特河谷的道路阻塞。

在这个时候，什默尔弗尼已經放弃了魏登塔尔，他自己已到了林塔尔和安魏勒。在这个地方，道路轉了一个弯，正在这个轉弯的地方，环繞着吉什河河谷的群山构成一种隘道；在它后面是林塔尔村。这个山隘有前哨駐守。在夜間，它的巡邏兵已經报告有人对他們开枪；清早，前茲威布呂根民政委員魏斯和一个萊茵青年貝克带来了普魯士人前进的消息，并要求派遣巡邏兵去探听情况。但是他們既沒有去探听情况，也沒有占守山隘两旁高地；所以魏斯和貝克决定自想办法去探听情况。当敌人迫近的报告愈来愈多的时候；什默尔弗尼的軍隊开始挡住隘道；威利希到达了，他偵察了地形，下了一些命令占守高地并把那个絕對沒有作用的街垒撤去了。之后，他騎馬回到安魏勒尽快地去带他的軍隊来。

我們在通过林塔尔时，听到了头几响枪声。我們赶快穿过村庄，看見什默尔弗尼的兵士在路上放哨，有很多的镰刀队，枪很少，有一些兵士已經到前面去应战了。普魯士人分成散兵綫向高地前进；什默尔弗尼放心大胆地讓他們来到了他自己應該占守的陣地。子弹还没有落到我們的縱队上，它們高高地从我們头上飞过去。如果有一顆子弹在镰刀队的头上掠过，整个陣势便会动摇，所有的人就会叫成一片。

我們穿过这个軍隊很觉吃力，他們几乎把整个路都挡住了并且把一切弄得很乱，說起来他們的镰刀是一无用处的。連长排长同兵士一样，也很狼狽和毫无主意。他們命令我們的射击手前进，一部分在山地右边，一部分在左边，左边还有两連兵来增援射击手和包抄普魯士人。主要的縱队留在山谷里。有一些射击手把守在道路拐湾的街垒的废墟后面，对着在几百步后面的普魯士縱队开

枪。我則和几个人爬到了左边的山上。

我們剛爬上多灌木的山坡，就遇到了一個寬敞的地方，從它的有樹林的對面邊緣上，普魯士的射擊手向我們射過來他們的尖頭子彈。我又帶上來幾個沿着山坡向上爬的義勇軍，他們猶豫不決並且有點害怕。我把他們安置在掩蔽最好的地方，並且更詳細地觀察了地形。在派往更左邊去包抄普魯士人的小隊沒有攻擊他們的側面之前，我不可能帶着少數的人經過一個二百步到二百五十步寬毫無掩蔽的土地前進；我們至多只能固守，尤其是我們沒有很好的掩護。可是普魯士人射擊的技術異常不高明，雖然他們有尖頭子彈的槍；我們幾乎毫無掩護地在散兵猛烈射擊下停留了半個多小時之久，可是敵人準確的射手只射中了我們一個槍管和外衣的衣襟。

我必須去看一看威利希在什麼地方。我們的兵士應承我堅守原有陣地，於是我不從山坡上又爬了下來。在山下，一切很順利。普魯士的主要縱隊受到了我們的射擊手在路上和在路的右邊的射擊，不得不退得老遠。突然間，我們的義勇軍拚命地從我站過的左邊山坡上滾下來，把他們的陣地放棄了。在最左翼前進的軍隊，因為許多散兵的掉隊人數減少了，覺得穿過樹林那條路太長；由那個在貝爾海姆戰役中打了勝仗的連長帶頭，他們穿過了田野前進。他們遭遇到劇烈的射擊，連長和許多兵士相繼地倒下去，其餘的人失却領導就向占優勢的敵人屈服。於是普魯士人前進包圍了我們側翼的散兵，從高處向他們開槍，強迫他們后退。整個山頭不久就落到普魯士人手里了。他們從山上向我們的縱隊射擊，事情無可為了，我們只好退却。什默爾弗尼和德勒黑-奧貝摩爾營的兵士把路阻塞了；依照可以贊美的巴登的習慣，這個營不是分作四個人到六個人一小組前進，而是分作十二到十五人的半縱隊正面前進，把路的整個寬度都占滿了。我們的兵士不得不經過沼澤的草地回到鄉

村去。我和掩护撤退的射击手留在一起。

战事失败了，一部分由于什默尔弗尼违反威利希的命令不曾据守高地，这些高地，不是我们用这些少数可用的军队能再从普鲁士人手里夺回来的，一部分由于什默尔弗尼的兵士和德勒黑营的完全无能，最后由于负责包围普鲁士人的连长缺乏耐心，使他自己险些牺牲了性命并将我们的左翼暴露出来。可是我们被打败还是我们的运气，因为一支普鲁士纵队已经向贝格萨贝恩进发，兰都已经解围，因而我们可能在魏登塔尔陷于四面包围之中。

在撤退中，我们损失的人数比在战斗中还多。普鲁士人的枪弹时时打击密集的纵队，这个纵队大部分在典型的混乱中前进，叫喊和喧鬧着。我们约有十五人受伤，什默尔弗尼也在内，他差不多在战斗开始时膝盖上就中了一弹。普鲁士人又是很不起劲地追击我们，不久便停止射击。我们只是被一些在山坡上的散兵追赶着。在离战斗地点只有半小时的安魏勒，我们就可以很安静地休息了一下，之后，我们就向亚尔培魏勒进发。我们得到了主要的东西，在安魏勒已经准备好了三千古尔盾的强迫借款。后来普鲁士人把这个叫做劫库。在胜利的陶醉中，他们自己承认曾在林塔尔杀死我们军队里的曼德费尔连长，他是柏林的可敬的曼德费尔的堂兄弟，是投诚过来的普鲁士下级军官。但是曼德费尔并没有死，他后来在苏黎支还得到一次体育奖品。

在亚尔培魏勒有两尊巴登大炮和一部分梅洛斯劳斯基派来的增援部队同我们会合了。我们想利用它们再在这个区域扎下阵地，但是消息传来，普鲁士人已经到了兰都，照这种情形，我们除了直接向兰根肯特开拔以外，别无办法。

幸而我们在亚尔培魏勒已经把跟着我们走的不能用的军队摆脱了。什默尔弗尼的军团有一部分已经在他们的首脑牺牲以后就解散了，他们自作主张地向侧面往康德尔推进。随时都有疲兵残

卒或其他掉队的人留在酒店里。德勒黑营开始在亚尔培魏勒叛变了。威利希和我到那里去問他們有些什麼要求。大家一句話都不說。最后，有一个年紀已經相当大的义勇軍喊道：“他們要把我們驅向屠場！”在一个从沒有参加战斗的部队里发出这个呼声是很滑稽的，它至多在撤退的时候只有三个輕伤的人。威利希叫那个人走向前来，交出他的枪。这个喝得微醉的老人执行了命令，他裝出一副悲喜剧的样子，用悲痛的声音发表了一个长篇演說，大意是說这样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見過。接着在这些很客气的但是紀律很坏的战士中間引起了普遍的憤怒，結果威利希命令整个連立刻开拔，因为他廢話和怨言都听够了，他連一分鐘也不願意再率領这样的兵士。这个連沒轍人家再說一次，向右边轉了一个弯就开走了。五分鐘以后，这个营的其余部分也跟着出发了，威利希还給了它两尊炮。“被驅向屠場”和遵守紀律對他們來說是太严厉了！我們很高興地讓他們走了。

我們从山的右边取道到茵普夫林根去。我們很快地到了普魯士人的附近；我們的射击手和他們互相射击了几发子弹。在整个晚上，时时听到开枪声。我留在第一个村子里，叫传令兵把消息送給我們在兰都的運動員連；我不知道它是否接到这些消息，但是它成功地到了法国，从那里再轉到巴登。因为这一次耽擱，使我們和軍团失去了联络，我只好单独去找康德尔的路。路上都挤滿了部队里掉队的人，所有的酒店都是滿滿的，一場欢喜象是終归幻灭了。这里只有軍官，沒有兵士，那里只有兵士，沒有軍官，各軍团的志願兵都混在一起，步行或乘車，匆忙地向着康德尔前进。普魯士人絕沒有想到認真的追击！茵普夫林根离兰都只有一小时，窝尔特（在克尼林根桥前面）离吉麦斯海姆只有四五小时，普魯士人一点也不着急派遣軍队到这两个地方去，把这里落后的队伍和那里整个队伍切断。事实上，普魯士亲王获得桂冠的方式是完全特殊的！

在康德爾我找到了威利希，但是沒有找到駐扎在後方較遠的軍隊。相反地，我在這裡找到了臨時政府，參謀部和一大群無所事事的人。軍隊的擁擠和前一天在法蘭克淮勒一樣，但是秩序只有更加混亂。時時刻刻有軍官來打听他們的隊伍，兵士來打听他們的長官。沒有人能夠告訴他們一些消息。這次瓦解是全部的。

第二天早晨（六月十八日），全部人馬分成行列向窩爾特和克尼林根橋前進。雖然有許多兵士解散和回家去了，但是包括從巴登來增援的部隊在內總共尚有五六千人。他們這樣趾高氣揚地經過窩爾特，好像他們剛剛征服了這個鄉村，向着新的勝利前進一樣。他們仍舊象柯蘇士那樣地行動着。一營巴登常備軍是所有部隊中唯一有軍人操行的軍隊，只有他們在酒店前經過時，不致於有一部分兵士往酒店里跑。最後，我們的軍團開到了。我們留在後面作為掩護部隊，一直等到他們過了橋；當一切就緒以後，我們就往巴登去，我們也通過了這座橋。

為了顧全六月六日曾這樣勇敢地反對共和主義者的卡爾斯魯赫小資產階級，巴登政府使所有普法爾茨的人馬駐扎在城市的郊區。我們正在等待着允許我們的軍隊回到卡爾斯魯赫去；我們需要許多休整和置辦裝備品；此外，我們覺得有一支可靠的革命軍隊留在卡爾斯魯赫是合適的。但是布倫塔諾照顧了我們，他把我們派遣到距卡爾斯魯赫一小時半的達克斯蘭登村去，他把這個地方作為真正的埃爾多拉多^①向我們介紹。我們就到了那邊，並發現了這是這個區域最反動的角落。吃的東西一點沒有，喝的東西也一點沒有，只有一點稻草；軍隊中的一半人不得不干脆睡在硬梆梆的地板上。除此之外，每個門口，每個窗口都出現了不愉快的面孔。我們不讓事情這樣拖下去。我們通知了布倫塔諾，如果不馬

^① 美洲發現後在歐洲流傳的南美一個盛產黃金及寶藏的一個“極樂世界”。——譯者

上給我們指定一个較好的駐扎地点，明晨(六月十九日)我們就到卡尔斯魯赫去了。說到那里就做到那里。第二天早晨九点鐘，我們就开拔了。我們离开这个乡村还没有短枪射程那么远，布倫塔諾帶着一个參謀到我們这里来了，他运用了一切奉承的手段和一切花言巧語想把我們阻挡在卡尔斯魯赫外面。他說那个城市已經駐扎了五千人，比較富有的階級已經离开了，中等階級被駐軍的負担压得太重了，他不能允許有口皆碑的威利希的勇敢部队住得不好，如此等等。这一切都无补于事。威利希要求撥用几所逃亡貴族的空府邸，而如果布倫塔諾拒絕把房子撥給我們时，我們就往卡尔斯魯赫駐扎。

我們在卡尔斯魯赫获得了装备我們鐮刀連用的枪枝，还有一点制外套用的毛織品。我們尽快地把鞋子和衣服补好。也有新的人加入我們的队伍里来，有几个是我在埃尔伯費尔特起义时認識的工人，还有金克尔——他作为射击手参加勃桑松的工人連——和苏切林斯基，后者是德累斯頓起义时总司令部的副官和起义者撤退时的殿后部队司令。他加入了大学生連作为射击手。

我們一方面补充我們的装备，同时我們也沒有忘記战术的教練。兵士們操練很勤，我們进城后第二天，就从宮堡的廣場对卡尔斯魯赫发动佯攻。資產階級对于这次演习所引起的深刻的和普遍的憤怒，証明他們完全了解他們已受到威胁。

最后，人們采取大胆的决定，征用了大公的軍器儲备，这些軍器儲备是一直被当作神圣的东西完整地保存着的。我們正要把分給我們的二十枝短枪改为活塞的枪，这时候传来了消息：普魯士人已在吉麦斯海姆渡过萊茵河，并且已到达棉拉本和布魯赫薩尔。

我們立刻带着普法尔茨的两尊炮出发——这是六月二十日的晚上。等我們到了离卡尔斯魯赫向布魯赫薩尔方向去一小时半路程的布兰根洛赫地方时，我們找到了克勒蒙和他的軍隊，并得悉普

魯士的先頭部隊已前進到了離布蘭根洛赫大約一小時路程的地方。當我們背着槍吃晚飯的時候，我們開了一個軍事會議。威利希提議立刻向普魯士人進攻。克勒蒙宣布用他所帶領的沒有經驗的軍隊不能進行夜襲。於是我們決定立刻向卡爾斯多夫進軍，在破曉之前，我們就開始攻擊，我們企圖突破普魯士人的陣地。倘使成功的話，我們便向布魯赫薩爾進軍，如或可能，我們就攻進這個城市。克勒蒙先生應該在黎明時候越過弗里德里斯塔爾進攻來支援我們的左翼。

我們約在夜半出發。我們的做法是相當冒險的。全部人馬還不到七百人，只有兩尊炮；我們的軍隊比其余的普法爾茨軍隊受過較好的訓練，並且較為可靠，對於炮火也相當習慣。我們帶領着他們所要攻擊的敵軍無論如何是比我們受過更多得多的訓練的，並且配備有比我們更有訓練的下級軍官，而我們有些連長連在公民衛軍里也不曾待過。這個軍隊，我們不能確實知道它的力量，但是它一定不下於四千人。但是我們的軍隊曾進行過更不平衡的戰鬥，自然，在這次戰役中，對於稍為不利的人數比例根本不算一回事。

我們派了十個大學生作為先遣部隊往前去一百步；隨着是第一縱隊，帶頭的是撥給我們擔任傳令兵工作的六個巴登龍騎兵，後面是三連兵。炮隊和其他三連兵留在後面稍遠一點的地方，射擊手作為殿後。命令是這樣下的，無論如何不得開槍，悄悄地前進，一發現敵人時便用刺刀向他們沖鋒。

我們不久從遠處望見了普魯士燎火的火光。一直到斯波克我們沒有受到攻擊。軍隊的大部分停了下來，只有先頭部隊繼續前進。突然間開槍了；在路上，在鄉村進口的地方，燃起了一個光亮的草堆，警鐘大鳴。在右邊和左邊，我們的搜索隊包圍了村子，縱隊開進村中。在村中也燃起了很大的火堆，在街頭每個角落，我們等待着排炮。但是一切都是平靜的，只有一種農民衛隊駐扎在市

政厅前面。普魯士的守卫已經逃走了。

普魯士的先生們——我們在这里可以看出来——虽然他們的軍隊在数量上占絕大优势，但是如果沒有一切一切地都应用有关前哨部队的刻板規章，他們就覺得自己仍是不安全的。这个最远的前哨和他們的軍营足有一小时的距离。如果我們采取这种前哨部队的服务方式，我們將使我們已經很不习惯于战争疲劳的士兵弄得筋疲力竭，我們將有无数的掉队的。我們相信普魯士人的怯懦本質，相信他們对于我們是比我們对于他們更多忌憚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一直到瑞士边境，我們的前哨部队从未遭到攻击，我們的扎营地点也从来不曾受到袭击。

現在無論如何普魯士人已經得到警告。我們是否应当向后退？这不是我們的意見，于是我們通过了村子。

在內特哈尔特前面，警鐘又响了；但是这次沒有信号火，也沒有开枪。我們以紧凑的行列向前进，通过了这个村子，爬上到卡尔斯多夫去的山坡。我們的前哨卫队現在在我們前面只有三十步，剛登上高地，他就看見普魯士的哨兵恰在前面并听到了他的喊声。我听到了“誰？”的喊声就跳到他們那里去。有一位同志說：“这个家伙完蛋了，我們再不能和他見面了。”相反地，我向前的跳跃正是我的得救。

就在这一刹那間敌人的哨兵一齐向我們开枪，我們的前哨卫队不用刺刀刺倒他們，却用开枪来回答。在我旁边一同前进的龙騎兵由于平常就懼怯，馬上向后轉，飞奔地冲到第一縱队里面去，他們的馬踐踏了許多人，把前面的四个或六个組完全冲散了，之后便飞奔地逃走了。同时駐扎在田野左右两旁的敌人騎哨對我們开火；在我們縱队中間，有几个傻瓜开始對他們前头的自己人开枪，其他傻瓜也模仿他們，这更增加了混乱。轉眼間縱队的前半截潰散了，有的散在田里，有的逃跑了，有的在路上乱成一团。伤兵、

背囊、帽子、枪枝都混合在一起堆在新的麦田里。其间，粗野的和混乱的叫声，开枪声，和子弹尖锐的响声，在各方面都听到了。当吵鬧的声音稍微安静下来一点的时候，我听到了远远在我们后面我们的大炮的隆隆声。它们拼命地逃跑了。它们对于纵队后半截所做的工作，正和龙骑兵对于纵队前半截所做的工作一样。

在我对于侵袭我们兵士的那种幼稚的恐怖越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也越觉得普鲁士人可怜；他们早已知道我们到来，他们开了几枪之后便停下来了，并且也是很匆促地离开了驻扎的地点。我们的前哨卫队仍旧留在它的老地方，一点也没有受到攻击。一队骑兵或充足一点的散兵的火力，就可以把我们在最无秩序的逃跑中解散。

威利希火速地从前哨回来了。首先他把勃桑松速予以改组；其他的连觉得有点难为情，也参加了改组。天正亮了。我们的损失计有受伤的六人，其中有我们的一名参谋，他是被龙骑兵的脚踏伤的，他受伤的地点就是一转眼之前我冲向前哨卫队而离开的地方。其他几个人很显然地也是被我们自己的人开枪打伤的。我们很小心地收拾起被丢掉的各种武器，不让普鲁士人找到一点战利品，然后慢慢地回到了内特哈尔特。射手躲在最前面的房屋后面担任掩护。但是没有一个普鲁士人到来；当苏切林斯基再一次去侦察时，他发现他们在山坡后面，他们在那里对他开了几枪，但是什么也没有打中。

担任运输我们大炮的普法尔茨农民，带着一尊大炮一直通过了这个村庄；另一尊炮被拖翻了，运炮的人把马缰割断带着四匹马跑走了。我们只好把炮扶起来用一匹马拖回来。

到了斯波克，在右边往弗里特里奥斯塔尔那个方向，我们听到一阵越来越紧的枪声。比约定的时间迟一小时，克勒蒙终于开始攻击了。我提议用侧翼的攻击支持他来替我们报仇。威利希赞同我的意见，并下令走右边第一条路。我们一部分军队已经转弯了，

克勒蒙的一个传令員来报告克勒蒙业已退却。因此我們便往布兰根洛赫去了。不久我們碰到了參謀部的布勒斯特，他非常惊奇地看見我們还安然无恙以及我們的队伍秩序井然。这些无賴的龙騎兵在他們一直逃到卡尔斯魯赫的时候，沿途散布謠言，說威利希已經死了，所有的軍官全都死了，軍隊已四分五裂并且已被消灭了。据他們說，敌人是用戰彈和“燃燒彈”對我們射击的。

在布兰根洛赫前面，我們碰到了普法尔茨軍隊，巴登軍隊，最后是斯奈德和他的參謀部。这只老猫头鷹，無疑地曾在他的床上很安靜地睡了一夜，恬不知耻地對着我們喊，“先生們，你們到什么地方去？那边就是敌人啊！”我們給了他应得的答复，我們從他面前經過，設法在布兰根洛赫找一点休息和一些飲食品。两小时以后，斯奈德帶着他的軍隊回来了，自然沒有看見敌人，他在这里进早餐。

斯奈德接收了从卡尔斯魯赫和它的近郊的增援部队，归他指揮的大約有八千到九千人，其中有三营巴登常备队和两个巴登的炮队。总共大約有二十五尊炮。因为梅洛斯勞斯基的相当不明确的命令，尤其是因为斯奈德的完全无能，全部普法尔茨軍隊停留在卡尔斯魯赫不动，一直等到普魯士人在吉麦斯海姆桥头堡掩护之下越过了萊茵河。梅洛斯勞斯基（參閱他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書^①）在从普法尔茨撤退之后，曾下了一个总命令防守斯比尔到克尼林根的萊茵河渡口，又下了一个特殊的命令掩护卡尔斯魯赫和把克尼林根桥变成整个軍隊的集合地点。斯奈德将这个命令解釋为他应当暂时留在卡尔斯魯赫和克尼林根附近待命。假如他能象梅洛斯勞斯基总命令所暗示的，派遣一支强有力的軍隊帶着大炮去攻打吉麦斯海姆桥头堡，也許不致发生这样一系列荒謬的事情，命令手下只有四百五十个新兵而沒有一尊炮的尼爾斯基少校去夺

① 指“梅洛斯勞斯基將軍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書”（Rapports du Général Mieroslawski sur la campagne de Bade, Berne, 1849）。——俄文版編者

取桥头，三万普魯士人也許不会不遇抵抗地越过了莱茵河，同梅洛斯基的联系也許不会被切断，普法尔茨的軍隊也許可以及时地到达瓦格豪塞尔戰場。他没有这样做，六月二十一日，在瓦格豪塞尔战斗进行的那天，这支軍隊在弗里德里煦斯塔爾、魏因加登和布魯赫薩爾之間轉来轉去不知做些什么，它把敌人的目标失去，并浪費時間于无益的交叉縱橫的奔波之中。

我們接到命令向右翼推进并經由魏因加登沿着山边前进。因此我們在同一天——六月二十一日——的中午从布兰根洛赫出发，大約在下午五點鐘左右离开了魏因加登。最后，普法尔茨的軍心开始感到不安；他們觉察他們面前的敌人在数量上的优越，他們失去了他們一向所标榜的，至少是在战斗开始之前所有的信心。从这时候起，在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民軍中，后来逐漸在常备兵和炮队中，开始了这种去嗅探普魯士人的怪癖，这种每天的假警报使一切陷于混乱并引起了最可笑的現象。就在魏因加登后面第一个高地，巡邏兵和农民冲到我們面前對我們喊道：普魯士人就在那里！我們的队伍排成了战斗的队形向前推进。我回到市鎮关照敲警鐘，因此与我的軍隊失去了联系。这一切謠言自然都是沒有根据的。普魯士人已向瓦格豪塞尔退却，同一天的晚上，威利希进入了布魯赫薩爾。

我和奧斯瓦爾德以及他的普法尔茨營在奧伯格洛姆巴赫过夜，第二天早晨，我和他起程到布魯赫薩爾去。在未到这个城市之前，我們遇見了許多掉队的人坐在車上迎着我們来，嘴里喊道：普魯士人就在那里！整个營立刻发生了动摇，我們用尽气力才使他們繼續前进。自然，又是一次假警报，威利希和普法尔茨前哨部队的其余部分都在布魯赫薩爾；其他的人也陸續地都到来了，普魯士人踪迹毫无。除了軍隊和他的长官之外，还有德斯特，普法尔茨的旧政府和葛格——他自从布倫塔諾确立无可爭辯的独裁以来，几

乎专在军队方面工作和帮助处理日常民政事务。给养是坏的，混乱是大的。和平常一样，只有在总司令部的人生活得好一些。

我們又一次在卡尔斯鲁赫的储备中得到了数目相当可观的子弹；晚上我們出发了，整个前哨部队和我們一起走了。当前哨部队在烏柏斯塔特扎营的时候，我們向右边的下-欧維斯海姆推进；为的在山上來掩护側翼。

照形式上看起来現在我們是一支十分使人尊敬的兵力。我們的军队又补充了两个新的部分。第一是兰根肯特尔营，它曾在从它的故乡到克尼林根桥的路上走散，它的“美丽的遺骸”(beaux restes)和我們合在一处；这个营是由一个連长，一个排长，一个执旗官，一个上士，一个下士和两名士兵构成的。第二是“罗貝尔·布鲁姆縱队”，它有一面紅旗，这支军队大約有六十人，他們看起来象吃人的野蛮人一样，曾經在征发工作中做了許多重要英勇事业。此外，我們还分配到四尊巴登的炮和一营巴登的民軍，这个营称为克尼里，克奴里或克尼里姆营(究竟哪个名字是正确的，无法断定)。克尼里姆营和它的长官是相称的，克尼里姆和他的军队也是相称的。他們彼此都有坚定的信仰，可怕的大言者，吵吵鬧鬧者，并且經常喝醉酒。著名的“狂热”打动了他們的心絃，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推动了他們最大的英勇行为。

二十三日早晨，威利希接到了阿內克(他在烏柏斯塔特指揮普法尔茨的前哨部队)送来的一张字条，内容是敌人已在前进，他們曾开过一个軍事會議并决定全軍撤退。威利希对于这个奇怪的消息感到极度的惊奇，他立刻飞驰到阿內克那里，劝他和他的軍官們在烏柏斯塔特迎战，他自己去偵察地形并对炮队作了布置。之后，他就回来了，并叫他的兵士們拿起武器。当我們的军队布置好陣地时，我們接到了布鲁赫薩尔总司令部由德楚签署的如下命令：军队的大部分从往海德尔堡的路上向前推进，希望当天能到达明哥

尔茨海姆，同时我們应越过奥登海姆到瓦尔丹格洛赫去，并且在那里过夜。关于主軍的成就的其他消息和关于我們今后行动的命令，随后再給我們送往上述地点。

斯特魯夫在他的不可思議的“巴登三次人民起义史”^①中，曾发表了关于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普法尔茨軍隊作战的报告（原書311—317頁），这个报告只是替无能的斯奈德辯护，里面充滿了錯誤和歪曲。他从我們刚才叙述的事情得出这样的結論：（1）斯奈德决不会“在他进入布魯赫薩尔（二十二日）之后几个鐘头接到关于瓦格豪塞尔交战和它的結果如何的可靠消息”；（2）因此他决不会“根据这些消息，改变他的計劃，以致他不照原来的意思向明哥尔茨海姆进军”，并且决不会在二十二日已經“决定同他的师的一大部分留在布魯赫薩尔”（上面所說的德楚的字条是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的夜間写的）；（3）决不会“在二十三日早晨曾进行大規模偵察工作”，而是显然地向明哥尔茨海姆前进；（4）“一切軍隊已接到命令，当他們一听到开枪的声音，便向开火的方向进军”，和（5）“右翼軍（威利希）把自己沒有听到开枪的声音作为沒有参加烏柏斯塔特战斗的借口”，这些话都是漫天撒謊，如我們以后将要看到的。

我們立刻出动了。我們應該到奥登海姆吃早餐。有几个指定給我們担任传令兵工作的巴伐利亚騎兵，从左繞着村庄巡行一周去觀察可能有的敌人部队。普魯士的輕騎兵曾經到过这个村庄并且征发过粮秣预备随后来拿。当我們正要把这些粮秣沒收，当我們的武裝部队正收到分給他們的葡萄酒和粮食时，一个騎兵飞奔地到来，对我們喊道：“普魯士人来了！”轉瞬間，靠那里最近的克尼里姆营散了队了，他們輾轉成为混乱的一团，到处叫喊，叫罵，騷扰，当那位少校先生騎在他那已經受惊的馬上溜走，不得不把他的

^① G. Struve, Geschichte der drei Völkserhebungen in Baden, Bern, 1849.

——譯者

兵士放弃时，威利希飞奔地来到，他恢复了秩序，于是我們繼續出发。自然，那里并没有普魯士人。

在奥登海姆后面的高地上，我們听到从烏柏斯塔特传来的炮声。不久炮声紧起来了。受过訓練的耳朵已經能够辨别出炮弹和霰弹的声音。我們召开了會議，討論我們應該繼續照我們的計劃进军呢或是朝着炮火前进？因为我們的命令是明确的，因为炮火象是往明哥尔茨海姆那个方面去，这表明我們的部队在前进，于是我們决定向瓦尔丹格洛赫作最危險的进军。如果普法尔茨人在烏柏斯塔特被击败，那末我們在山上就等于被切断并且处在一个相当危險的地位。

斯特魯夫先生說，烏柏斯塔特的战役，“如果側面的軍隊在必要的时间內进攻，可能导致輝煌的結果”（原書第314頁）。炮战繼續不到一小时，而我們必須有两小时至两小时半才能到达戰場，——它是在馬特弗尔德和烏柏斯塔特之間——这就是說，在它已被放弃一小时半之后，我們才能赶到，而斯特魯夫先生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我們在提芬巴赫附近停住了。当我們的军队休息的时候，威利希发出了几个通知。克尼里姆营在提芬巴赫发现了一个市有的酒窖，沒收了它，把成桶的葡萄酒都拿出来，在一小时内，所有的人都喝醉了。早晨对于普魯士人的恐怖所引起的憤怒，烏柏斯塔特的炮声，这些好汉們彼此之間的互相猜忌和他們对于长官的缺乏信心，这一切都被酒刺激起来突然爆发为公开的叛变。他們要求立刻向后撤退，因为面对着敌人在山上不断地行軍，他們是不喜欢的。因为这件事情显然办不到，于是他們便自作主张地向后轉开步走。吃人的“罗貝尔·布鲁姆縱队”参加了他們的行动。我們讓他們走了以后，便向瓦尔丹格洛赫出发。

在这个深不可測的，两岸險峻的河谷中想稍微安全一点过夜

是不可能的。于是大家便停下来，去探問这个地区的地形状况和敌人的位置。在这个時間內，农民們散布了关于尼卡尔軍隊撤退的无稽的謠言。他們說他們知道重要的巴登軍隊已經通过新斯海姆和埃比根向布勒登进军，梅洛斯劳斯基已經严守秘密地打这里經過，在新斯海姆有人想把他拘留起来。炮队不稳起来了，甚至我們的学生軍也开始表示不滿。于是我們把炮队打发回去了，我們向希尔斯巴赫进发。我們在这里得知尼卡尔的軍隊撤退的确实情况（它是四十八小时以前实行撤退的），以及关于在距离我們只有一小时半的新斯海姆的巴伐利亚人的情况。他們的人数据說有七千人，但是后来我們晓得他們实际将近一万人。至于我們自己，至多只有七百人。我們的兵士已不能再繼續前進了。我們象經常一样把他們駐扎在谷仓里面，我們尽可能把他們集中在一起，我們布置了强大的哨兵之后，便躺下睡覺了。第二天早晨（二十四日），當我們再开始行軍的时候，我們很清楚地听到巴伐利亚軍人的脚步声。在我們起程后一刻多鐘，巴伐利亚人到了希尔斯巴赫。

两天以前（二十二日），梅洛斯劳斯基曾在新斯海姆过夜，并且已經和他的軍隊到了布勒登，當我們进入希尔斯巴赫的时候，指揮殿后部队的貝克，也已經过去了。所以他不可能如斯特魯夫在第308頁所說的，在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的夜里在新斯海姆过夜，因为晚上八点鐘，也許更早一些，巴伐利亚人已經駐扎在那里，并且前一天晚上已对梅洛斯劳斯基进行了一个小战斗。参加梅洛斯劳斯基从瓦格豪塞尔经过海德爾堡向布勒登退却的人們，把这次退却描写为非常危險的策略。梅洛斯劳斯基从六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的軍事行动，在海德爾堡附近迅速集中一支軍隊，带着这支軍隊向普魯士人冲击；在瓦格豪塞尔战役失利后的迅速撤退，——这当然代表他在巴登境內一切活动的最光輝的部分；但是在一个这样迟钝的敌人面前采取这样的策略并不怎么冒险，拿我們在二十四

小时以后，带着一支小小的队伍从希尔斯巴赫撤退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看起来，就足以证明。我们甚至通过了弗勒星根山隘——这是六月二十三日梅洛斯劳斯基等候着敌人攻击的地方——也没有受到截击，于是便向布希煦前进了。我们想留在那里，保护梅洛斯劳斯基在布勒登建立起来的营地，使它不致受到第一个攻击。

在我们行军经过埃比根、柴森豪森和弗勒星根等地时，我们引起了很大的惊讶，因为尼卡尔部队的各个军团（包括殿后部队在内）都已经过去了。当我们进入布希煦把我们的军号吹起来时，我们在居民中引起了一阵恐怖，他们认为普鲁士人来到了。有一小队替梅洛斯劳斯基军营征发粮食的布勒登公民卫军，把我们当做普鲁士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极端惊慌的样子，直至我们拐了弯，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外衣才安静下来。我们立刻把粮食扣留了，我们还没有吃完，得到了梅洛斯劳斯基已经和所有他的军队离开布勒登的消息，于是我们便动身到布勒登去。

我们留在布勒登过夜，同时公民卫军担任布哨。我们征发车辐以便第二天早晨把整个部队运到埃特林根去。因为布鲁赫萨尔已在二十四日被普鲁士人占领，如果经提德尔斯海姆到杜尔拉赫的路已被敌人占领（事实上已被占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我们便不能冒险进行战斗，那末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以与主军会师。

在布勒登，一个大学生代表团来告诉我们，在敌人面前永远行军他们是不乐意的，他们要求我们解除他们的军役。他们得到的答复——这是用不着说的——是在敌人面前不能解除任何人的军役，但是如果他们高兴的话，他们可以自由逃走。大学生连的一半都离开了我们，剩下来的人由于个别的逃亡，以致不久减少到只剩下几个射手的地步。一般地说，在整个战役中，大学生表现自己是年轻的少爷们，他们不满意，害怕，要求知道一切作战计划，为他们的受伤的脚诉苦，当战争没有给他们象休假旅行那样种种舒适

时，他们就发怨言。在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只有几个人是例外，他们具有真正的革命品质和令人敬佩的勇敢。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敌人在我们离开半小时以后进入了布勒登。我们到了埃特林根，在这里科文-维斯比茨基要求我们到杜尔拉赫去，贝克在那里牵制敌人一直到卡尔斯鲁赫撤退完为止。威利希派了一个骑兵送一张字条给贝克，想知道他是否有意再支持相当的时期；一刻钟以后，派去的人回来报告：他已经碰到完全在撤退中的贝克的军队。因此我们就出发到所有军队的总集中点拉斯塔特去。

到拉斯塔特去的路上呈现出一种极度混乱的形象。许多不同的军队混合在一起前进或扎营，我们只有费尽力气才能在猛烈的太阳下和这样的混乱中，把我们的兵士集合起来。普法尔茨的军队和几个巴登营扎在拉斯塔特的山坡上。普法尔茨人的数目大大减少了。最好的莱茵黑森军，被齐兹和班堡格在乌柏斯塔特战役以前调到卡尔斯鲁赫去了。这些勇敢的自由战士对这个军团说，一切都完结了，敌人的优势太大，他们现在还可以安全地回家；他们——议会的空谈家齐兹和勇敢的班堡格要使自己的良心对于无辜流血和其他灾难不受责备，因此宣布解散这支军队。莱茵黑森人对于这个可耻的建议感到这样愤怒，以致他们想把这两个叛徒加以禁锢和枪毙，连德斯特和普法尔茨政府也要派人尾随他们加以逮捕。但是这两位可敬的公民已经逃走了，勇敢的齐兹已经安全到了巴塞尔，他从这里来欣赏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最后的进程。齐兹和一八四八年九月他的“哥德式字体”^①一样，在一八四九年

① “Frakfurschrift”——俄文本译为“坚决行动的号召”，其后并加注：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七日在美茵河上法兰克福人数众多的国民会议上，齐兹出来反对法兰克福议会的毫无作为，反对它在斯勒斯维-霍尔斯坦问题上的叛卖政策，他反对向议会送任何请愿书；并宣称现在到了“坚决行动”的时候了。——译者

是議會里一个最热烈煽动人民起义的說大話者，他两次在那些后来在起义紧张中最早把起义抛弃的人中取得了光荣的地位。在吉尔海波兰登，齐茲也在为首逃走的人中間，那时候他的射击手正在作战并遭受敌人的枪击。萊茵黑森軍和其他軍团一样，因为兵士的逃亡而大大削弱，并因为向巴登撤退而士气沮丧了，它暂时失去了稳定性。有一部分兵士解散回到他們家里去了，余下的人重新組織起来，和我們作战到最后一刻。在拉斯塔特传出这样消息，即凡是在七月五日以前回到自己家园的人将得到大赦，这个消息使其他普法尔茨人軍心涣散。一半以上的人都自动解散，营縮小为連，下級軍官大多数都走掉了，还集合在一起的大約有一千二百人，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們的軍团，虽則一点沒有感到沮丧，但是因为疾病和大学学生的逃亡，人数减少到仅仅超过五百人了。

我們去駐扎在庫本海姆，这里已經駐扎有其他的軍隊。第二天早晨，我和威利希往拉斯塔特去，在那里又看見了摩尔。

在巴登起义中牺牲了的那些或多或少受过些教育的人物，各方面都有人在報紙上，在民主团体方面，用詩或用散文替他們树立了紀念碑。但是沒有人講到成百成千参加战斗的工人們，他們有在戰場上陣亡的，他們有在拉斯塔特的地窖里活生生腐烂了的，或者現在在国外的流亡者中間单独尝着最大的流亡的痛苦。对工人的剝削是一件传统的、太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以致我們官方的“民主人士”在这些工人身上看不見別的东西，只是一种活动的，可以利用的和能够爆炸的材料，只是純粹的炮灰而已。对于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和工人阶级的将来，我們的民主人士是太无知，太资产阶级化了。因此他們对于这些具有典型的无产阶级性格的人表示仇恨，这些工人是太自豪了，不願向他們諂媚，太自覺了，不願被他們利用，可是每当要推翻現政权的时候，总是手里拿着武器出場，并且他們在一切革命运动中都直接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如果

这些所謂民主党派的人沒有兴趣替这些工人們說公道話，那末无产階級党就有一桩义务，对他們表示他們应得的尊敬。科倫的約瑟夫·摩爾就是这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摩爾是鐘表工人。他曾在多年前离开德国，并曾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参加过一切公开和秘密的革命团体。他曾于一八四〇年在倫敦帮助創立德国工人协会。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接受了科倫工人协会的領導权。一八四八年科倫暴动以后他流亡到倫敦，不久他用一个假名字回到了德国，在各个最不同的区域进行鼓动，担任別人望而生畏的非常危險的使命。我在凱撒勞登又遇見他。他在那里也担任在普魯士境內的秘密使命，这秘密工作如果被发觉的話，就会使他立刻享到火藥和彈丸的恩賜。第二次出使回来的时候，他平安地通过了所有敌人軍隊一直来到拉斯塔特，他立刻参加了我們軍团的勃桑松工人連。三天之后，他就陣亡了。由于他的死亡我自己失去了一個老友，党失去了一個孜孜不倦的大无畏的和最可靠的前哨战士。

在巴登—普法尔茨的軍隊中，尤其是在象我們这样的义勇軍、流亡者軍团以及類似的軍事組織中，代表无产階級党的人数相当多，它可以泰然向一切其他政党挑战；它們不能对党任何一个成員指出最微小的缺点。最坚决的共产党人就是最勇敢的战士。

第二天(二十七日)，我們繼續深入山里去轉移到洛登弗尔思，軍隊的分派和各个軍团的屯駐地点慢慢固定下来了。我們屬於右翼師，是多姆上校指揮的，他就是在麦克斯海姆要逮捕梅洛斯勞斯基的那個人，他們象兒戲似的讓他來擔任指揮，从二十七日起，麥西代替了他。威利希曾拒絕接受西格爾向他提出的普法尔茨軍指揮的職務，他擔任了師參謀長。這個師從蓋爾恩斯巴赫和武登堡的邊境一直延長到洛登弗尔思以外，左邊依靠集中在庫本海姆周圍的奧勃爾斯基師。前哨部隊曾一直推進到邊境，以及蘇爾茨巴赫，

米舍尔巴赫和文克尔等处。开始的时候，供应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不好的，自二十七日起有了改善。我們的师包括几营巴登的常备部队，英雄布倫克尔所指揮的普法尔茨軍的残余，我們的軍团，和一队或一队半的炮兵。普法尔茨人駐扎在盖尔恩斯巴赫及其附近一带，常备部队和我們駐扎在洛登弗尔思及其周围。总司令部設在洛登弗尔思对面的“伊利薩白噴泉”旅館。

二十八日，我們——师參謀和我們軍团的參謀以及摩尔，金克和其他义勇軍——坐在这个旅館里，正用完餐在喝咖啡，传来了一个消息：普魯士人向我們駐在米舍尔巴赫的前哨部队进攻。我們立刻出动，虽則有許多理由可以推測到敌人的目的只是偵察。事实上正是如此。坐落在山凹里的米舍尔巴赫村，曾被普魯士人临时占領，在我們到达时已經被夺回来了。双方在山谷的两边山坡上互相射击，浪費了大量軍火。我只看見一个死的和一个伤的。当正規部队在距离六百至八百步的地方无目的地发射子弹的时候，威利希很鎮定地讓他的兵士把枪架在一道，在所謂战斗員旁边和所謂火綫之下休息。只有射击手在一些正規部队支持之下，冲下了树木掩蔽的山坡，把对面高地上的普魯士人赶走。我們有一个射击手用他的巨大的火器，真正可以携带的炮，在大約距离九百步的地方，把一个普魯士軍官从馬上打下来，軍官的所有随从人員向右轉，回到树林里去了。相当数目的普魯士人受了死伤，还有两个俘虏落在我們手里。

第二天开始了对全綫的总攻。这一次，普魯士的先生們是在我們用午餐的时候来打扰我們的。我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敌人向比斯魏尔进攻，这就是說向奥勃尔斯基师和我們的师的联絡点进攻。威利希主张我們的軍隊尽可能留在洛登弗尔思待命，因为無論如何必須預料主要的进攻是在相反的方向，即盖尔恩斯巴赫附近。但是麦西这样答复，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事情是將要怎样进

展的；但是如果我們的一支軍隊被攻擊，其他的軍隊不立即大批來支援，大家便會大喊不守信義，大家都渙散了。因此大家都得向比斯魏爾進軍。

威利希和我帶着射手連從摩爾格河右岸往比斯魏爾的大路上前進。在離開洛登弗爾思半小時的地方，我們遭遇了敵人。射手連分成散兵綫，威利希騎着馬回去催稍微落後的軍團趕向前綫。我們的射手躲在水果樹和葡萄架後面，對敵人的相當猛烈的火力給以同樣有力的回擊，他們支持了一段時間。但是當一支強大的敵人縱隊在路上前進支援他們的散兵時，我們左翼的射手讓步了，任何勸告都不能阻止他們。右翼繼續向高地前進，後來被我們的軍團吸收了。

當我看見對射手已無能為力的時候，我就把他們委之于命運，自己向着可以看見有我們軍旗的高地前進。有一個連落在後面，連長是一個裁縫師傅，一向是一個勇敢的漢子，但是此刻不知所措。我帶着他去和其他的人合在一起，我碰到了威利希，他正派遣勃桑松連到前面去布成散兵綫，把其他的軍隊布置在後面分為兩綫，又把一連派到右邊山上去掩護側翼。

向我們的散兵迎面而來的是一陣猛烈的炮火。他們面對着普魯士的射手，我們的工人只有用火繩槍來對抗他們發射尖頭子彈的短槍。但是他們在和他們匯合在一起的右翼射手支持之下，這樣地決心前進，於是短的距离，尤其在右翼，很快地彌補了武器質量上的弱點，他們把普魯士人擊退了。這兩綫緊跟在散兵綫後面。在這個時間以內，兩尊巴登的大炮也到達了摩爾格河河谷我們的左翼；它們對着守衛公路的普魯士的步兵和炮兵開火。

這場長槍和短槍最猛烈的火力，把普魯士人不斷地壓迫後退的戰鬥——我們有幾個射手已經進入比斯魏爾——大概進行了一個小時，普魯士人才得到了增援並推動了他們的作戰部隊前進。

我們的散兵向后退却了；第一綫开了一排枪，第二綫向左边稍稍退却，退到凹下去的路上也开火了。但是普魯士人以密集的队伍在整个战綫上推进；掩护我們的側翼的两尊巴登的炮已經撤退，普魯士人从山上下來向我們的右翼进攻，于是我們不得不退却。

一當我們走出了敌人交叉的火网以外，我們就在山脚下另外扎了一个陣地。到此为止，我們是面对着萊茵平原，面对着比斯魏尔和尼德威尔的，現在我們轉过来面对着从奥貝魏尔來的普魯士人所占領的山头。正規部队最后到达了火綫。他們和我們軍团的两个連对敌人展开了战斗，这两个連是第二次作为散兵开上前綫的。

我們受了重大的損失。有三十来个人失踪了，其中有金克尔和摩爾——失散了の射击手还未計算在內。上面所說失踪的两位是和他們队伍的右翼及一些射击手过于深入。指揮射击手的連长是萊茵普魯士省护林队长特洛內根，他去进攻普魯士人好象是去猎野兔似的；他把兵士們引到一个地点，在这里他們的炮火正落在普魯士的一輛炮車中間，使它不得不赶快向后撤退了。但是立刻有一連普魯士兵从山凹里冲出來，对着他們开枪。金克尔头部中枪倒地了；他們把他架着一直到他能自己站起来走路为止。但是我們的兵士不久又落在敌人的交叉的火网中，他們不得不想法脫身。金克尔跟不上他們；他走进了一个农庄，在这里他被普魯士人俘擄并遭受虐待。摩爾腹部中了一彈，也被俘了，后来因伤重牺牲了。苏切林斯基頸部也被从地上彈回来的子彈击伤，但是这沒有妨碍他仍留在軍团里。

當我們的軍隊的大部分停下来的时候，当威利希騎在他的馬上出发到戰場的另一部分去的时候，我赶快到洛登弗尔思下游的摩格河桥去，在那里构成了一种集合点。我要打听盖恩斯巴赫的消息。但是在到达那里之前，我看見烟从燃烧着的盖恩斯巴赫上

空升上来，在桥上我亲自听说有人已听到从这方面来的炮声。之后，我又几次回到桥边去；每一次都听到盖恩斯巴赫更坏的消息，每一次有更多的巴登的正规部队集合在桥后面，他们未曾开到火线，士气就已经低落了。最后，我得知敌人已经到了加格瑙。在这个地点抵抗他们现在是最适当的时候。威利希带着他的军队越过了摩格河到洛登弗尔思对面扎下阵地；他还带了四尊炮，这些炮是刚才落在他手里的。我去找我们的两个射击兵连，他们在这个时间内已经大大地前进了。我到处碰到了战斗的队伍，大部分没有军官。有一个分队是一个医生指挥的，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作这样的介绍：“你该认识我，我叫做内霍斯，是图林根运动的领袖！”这些老实人曾在到处打击普鲁士人，现在因为他们找不到敌人都回来了。我到处找不到我们的两个连——它们为了同样的理由已从洛登弗尔思回来了——于是我又回到桥边。我在这里碰见了麦西和他的参谋部以及他的军队。我要求他至少给我几个连去支持威利希。“如果你还能用这些人做点事情的话，你可以把整个师都带去”，这是他的答复。这些兵士就是那些曾经在各个地点上打退普鲁士人的兵士，在五小时以前还在奔驰作战，可是现在散漫地躺在草地上，毫无秩序，士气低落，一无用处。说他们在盖恩斯巴赫被包抄的消息把他们毁掉了。我继续走我的路。我碰到了一个从米舍尔巴赫回来的连，但是我也无从说服他们。当我在我们从前的总司令部找到了我们的军团时，逃亡的普法尔茨人匆匆从加格瑙赶来，而且象比斯托尔一样的齐内和他的队伍现在已经有了枪枝了。威利希曾去寻觅一个炮兵阵地，并且也找到了，这个阵地控制着摩格河流域，对于同时进行的散兵战具有重大的优点，但就在这个时候，炮兵带着他们的炮溜走了，连长也没法将他们留住。他们已和麦西在桥边会合。同时，威利希把麦西的一张字条拿给我看，这张字条告诉他一切都完蛋了，他自己打算撤退到乌斯。我们也只有

这样做，我們就动身到山里去。那是七点鐘左右。

在盖恩斯巴赫，經過的情形如下。我們的巡邏兵前一天在黑倫阿尔普（在武登堡境內）已經看見的泼克尔所統率的帝国軍隊，帶着布防边境的武登堡人于二十九日下午进攻盖恩斯巴赫，他們用不顧信义行为击退了我們的前哨部队；他們走近我們时，叫我們不要开枪，說大家都是兄弟——在离开我們八十步的地方，他們放了一排枪。接着他們用炮弹把盖恩斯巴赫轟着了火，当火焰无法扑灭时，西格尔——他是梅洛斯劳斯基派来为無論如何要坚守这个陣地的——亲自下令給布倫克尔要他帶着他的軍隊边战边退。西格尔对于这件事情并不否認，就是后来在柏恩当布倫克尔的副官在西格尔本人和威利希面前叙述这件奇怪的事情时，他也沒有否認。由于这个“一面战斗”（1）一面放弃摩尔格河整个陣地关键的命令，自然使整个战綫打了敗仗，使巴登軍隊失去了最后的据点。

不过普魯士人在拉斯塔特交战的胜利並沒有贏得特殊的光榮。我們只有一万三千人，除了极少例外，大部分都是士气低落，指揮很坏的軍隊；他們的軍隊和前进到盖恩斯巴赫的帝国軍隊总起来至少有六万人。虽然有这样数量悬殊的优势，他們并沒敢作任何断然的正面进攻；他們是用可耻的不道义行为將我們打敗的，因為他們破坏了中立的和掩蔽我們的武登堡。但是这种不道义行为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對他們恐怕並沒有多大好处，結果恐怕不能避免要作正面攻击，要不是盖恩斯巴赫这样不可思議地防守得坏，和不是西格尔下过我們剛才提过的这种令人感动的命令，这个原来并不是怎样使人可怕的陣地在明天就会被攻下，这是无庸怀疑的；但是这个胜利会使普魯士人付出另一种重大的代价，它会大大地損害他們的軍事威望。因此，他們宁願破坏武登堡的中立，而武登堡也竟一声不响地讓他們这样做了。

我們帶着不滿四百五十個士兵從山上退到烏斯去。這裡的路上布滿了毫無秩序的潰軍，車輛和大炮等等，情形異常混亂。我們從他們中間穿過去，在新斯海姆停下休息。第二天早晨，我們在布爾後面集合了相當數目的逃兵並在奧伯拉琛過夜。那一天發生了最後的戰鬥：德意志-波蘭軍團和黑格師的其他軍隊，在烏斯把帝國軍隊打退了，把他們的一尊榴彈炮奪過來（這尊炮是屬於麥克倫堡的），這尊炮真正被拉到瑞士去了。

軍隊是完全瓦解了。梅洛斯勞斯基和其他的波蘭人辭去了指揮的職務，奧波爾斯基已經在二十九日晚上在戰場上把他的職務放棄了。但是這種暫時的解体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普法爾茨人已經解体三四次了，但每一次都勉強地（*tant bien que mal*）重新組織起來。有兩個辦法還可以試試看：尽可能慢慢地撤退，把在要放棄的地區征募來的軍隊集合在自己周圍，把高原征募來的軍隊迅速在弗萊堡和多瑙埃辛根集中。他們不久可能恢復適當的秩序和紀律，使一個結果雖然並無希望卻是光榮的戰鬥在弗萊堡前的凱撒什杜爾山邊，和在多瑙埃辛根附近的展開成為可能。但是政府的民政和軍事首腦比兵士的士氣更為低落。他們把軍隊和整個運動委之于命運，他們垂頭喪氣地，一籌莫展地和意氣消沉地越退越遠。

自蓋恩斯巴赫被攻以後，大家都害怕敵人從武登堡方面來包抄，這大大地促使了士氣的低落。威利希軍團於是經過加彼爾堡山谷向山上進軍，來掩護武登堡邊界——他只有兩尊過山炮，其餘分配給我們的几尊炮，從加彼爾出發時就不願意再跟着我們走。我們穿過黑森林的行軍是真正的愉快的旅行，在行軍過程中，我們沒有看見一個敵人。七月一日，我們經阿勒海列根到达了奧波瑞，七月二日，經洪斯柯普夫到窩爾法赫。七月三日，我們在這裡得悉政府現在弗萊堡並知道他們想放棄這個城市。這使我們決定立刻

奔往那边去。我們要强迫这些执政先生們和高級指揮部（現在是英雄西格尔主持的）不要不經過战斗便放弃弗萊堡。我們从窩尔法赫出发时天已經黑了，我們到达瓦尔特吉尔什時已經深夜了。我們得知弗萊堡业被放弃，政府和最高指揮部已轉移到多瑙埃辛根。同时我們接到一个明确的命令，要我們去占领和防守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并将我們的总司令部建立在富尔特旺根。我們只得折回布萊巴赫。

西格尔現在把他的軍隊布在黑森林山頂上。防綫从洛拉赫开始經過多特諾和富尔特旺根，一直到武登堡边境，朝着什倫堡那个方向。左翼是由麦西和布倫克尔組成的，他們經萊茵河谷到洛拉赫；接着多尔先生到来了。原先他是个旅行經紀人，現在以黑格軍將軍的資格被任命为师長，駐扎在煦倫河谷地区；其次是我們的軍团，駐扎在富尔特旺根和西蒙斯瓦尔德河谷；最后，在右翼方面，貝克駐在圣乔尔根和特萊堡。西格尔和后备部队駐在山背后的多瑙埃辛根。兵力虽因为逃亡大大地削弱和沒有新兵来加强，但是仍有九千人和四十尊大炮。

从弗萊堡，武塔赫河上的脑埃斯达特和多瑙埃辛根輾轉送到我們这里来的总司令部的命令表示决心視死如归。固然他們是等待着敌人又一次經由武登堡越过洛特魏尔和維林根来击我們的背；但是他們决定打败敌人并付出任何代价要控制住黑森林的山頂，正如一道命令中所說的，“几乎絕不考虑敌人的动作”。这就是說，西格尔自己保証在四小时之內可以从多瑙埃辛根一直到瑞士境內实行光荣的撤退；那时候他可以在沙夫豪森以宁靜的心情等待着我們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我們在山上被围。人們不久将要看到，这个視死如归所引起的糟糕的結局。

七月四日，我們帶了两个連（一百六十人）到了富尔特旺根；其余的部队是用以占领西蒙斯瓦尔德河谷以及庫登巴赫和圣馬根山。

隘。我們通過後面這個地點和多爾的軍團保持聯繫並通過申瓦爾特和貝克聯繫。我們把所有的山隘都堵截了。七月五日，我們駐在富爾特旺根。七月六日，貝克通知我們：普魯士人向維林根推進，並且請求我們從伏倫巴赫攻擊他們來支援西格爾的行動。他同時告訴我們，他的主要部隊是在特萊堡，已經適當地加以設防，等到維林根被西格爾占領了以後，他自己便去和他會師。

想從我們這方面去出擊是辦不到的。我們還不到四百五十人，但必須堅守三平方英里土地，因此每個人都是少不了的。我們必須守住這個陣地，並且把這個情形報告貝克。不久以後，從總司令部來了一個火急公文：威利希必須立刻到多瑙埃辛根去指揮整個炮隊。我們正準備急速前往的時候，一個民兵縱隊，後面跟着炮隊和其他幾隊民兵，進入了富爾特旺根。這是貝克和他的軍隊。據說兵士們叛變了。我向一位參謀（他是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耐爾林格“上校”）打聽，所得到的消息如下：他本人耐爾林格指揮特萊堡陣地，正在叫人挖掘壕溝的時候，軍官們遞給他一個他們全體簽名的書面宣言：兵士們譁變了，如果不即下撤退的命令，他們就和軍隊一起開走了。我看一看簽名：這又是那個勇敢的德勒黑-奧伯摩勒爾營；耐爾林格只好把一切通知了貝克，而向富爾特旺根開拔。貝克立刻出發把他追上，這樣他就帶着所有他的軍隊到了富爾特旺根；我們的義勇軍以哄然大笑來迎接這些胆怯的軍官和兵士。他們覺得很難為情，當天晚上，貝克就又把他們帶回原陣地去了。

至於我們，仍繼續向多瑙埃辛根推進，後面跟着勃桑松連。普魯士人已經麇集到公路邊上；維林根已經被他們占領了。可是我們依然沒有受到襲擊就通過了，晚上十點鐘左右，勃桑松的隊伍也到了。在多瑙埃辛根，我又碰到了德斯特，他告訴我斯特魯夫曾要求弗萊堡的制銜會議允許大家立刻進入瑞士境內，他說一切都失

敗了，英雄布倫克爾已經接受這個勸告，從今天早晨起，已經從巴塞爾進入瑞士境內。這兩個消息是確實的。英雄布倫克爾已於七月六日出發到巴塞爾去，雖然他的陣地離敵人最遠。不過他還利用這個時間最後進行了一系列特別性質的搜括，這在他和西格爾之間以及後來他和瑞士當局之間，引起了一段相當令人厭惡的歷史。斯特魯夫這位英雄在六月二十九日還宣布布倫塔諾和任何要和敵人談判的人都是人民的叛徒，他自己在七月二日——三天之後——却這樣意志消沉，以致毫不知耻地在巴登制宪會議的秘密會議中作了如下的建議：為了使高地不要象低地那樣感受到戰爭的恐怖並使人們不要再流寶貴的血，必須拯救現在還可以拯救的東西（！），必須象國民會議一樣將每個參加革命的人的薪金或軍餉發至七月十日，並且發給相當的旅費，所有的人都要退到瑞士境內，帶着現金，糧秣，武器等等！這位勇敢的斯特魯夫在七月二日提出這個漂亮的建議的時候，我們正在黑森林高山上的窩爾法赫，一個離開弗里堡十小時，離開瑞士邊境二十小時的地方！斯特魯夫是相當的天真，以致他自己在他的“歷史”中（原書第237及以下各頁）敘述了這件事情，甚至还替自己吹噓。接受這個建議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普魯士人會尽可能地來壓迫我們以“拯救還可能拯救的東西”，就是把我們的現金，大炮和糧秣奪走，因為在這個決定之後，追擊的危險對他們已保證不存在；另一個結果：我們的軍隊立刻會大批地解體了，整批的軍隊依照它們自己的方法逃到瑞士去——事實上是已經這樣做了。我們的軍團曾處於最惡劣的地位，它留在巴登境內一直到七月十二日，兵餉發到十七日為止。

西格爾不去奪回維林根，而決定首先奪取多瑙埃辛根后面的胡芬根陣地，等待敵人到來。但是還在當天晚上，他們又決定向離開瑞士邊境很近的斯圖林根進軍。我們很匆促地派了騎馬的專差到富爾特旺根去通知我們的軍團和貝克的軍團。這兩個軍團都應

該經腦埃斯達特和波恩多夫到斯圖林根去。威利希前往腦埃斯達特去迎他的軍團，我留在勃桑松連里。我們在利德波林根過夜，第二天（七月七日）下午到達斯圖林根。七月八日，西格爾檢閱了他的一半已經解散的軍隊，吩咐他們以後不要乘車，而是要步行（靠近邊界時）接着他就走了。他留下給我們半個炮隊和給威利希的一個命令。

他們從富爾特旺根首先把總撤退的消息通知了貝克，接着通知了在我們前面駐扎的連。我們的軍團起先在富爾特旺根集合，在腦埃斯達特遇見了威利希。貝克比我們前面的軍隊離富爾特旺根更近，可是他到得很晚，雖則走的是同樣的路程。他碰到了一些堡壘，阻礙了他前進，後來在瑞士的報紙上有人說這些堡壘是我們的軍團建築起來的。這是一種誤會。我們的軍團只是在黑森林山頂那一面截斷道路，並不是在特萊堡到富爾特旺根的路上，這條路並沒有被占領。此外，我們的義勇軍只是當貝克的前哨部隊開到的時候，才離開了富爾特旺根。

在多瑙埃辛根，大家商妥把整個軍隊的殘余集合在武塔赫河後面，從埃金根到提恩根，在這裡等待敵人到來。我們的側翼靠着瑞士境內，我們可以在這裡憑借我們的重要的炮隊的助力再試圖進行一次最後的戰鬥。我們甚至可以觀望一下，看一看普魯士人是否會破壞瑞士的中立，如果這樣便會使瑞士牽入戰爭。但是當威利希到達時，我們在勇敢的西格爾的命令中讀到以下的話，我們是如何驚異：“軍隊的大部分出發到提恩根和瓦爾茲胡特，²在那裡建立一個堅固的陣地（r1）。選擇陣地在斯圖林根和埃特林根，儘可能固守”。在提恩根和瓦爾茲胡特建立“堅固的陣地”，背着萊茵河，前面是敵人可以到達的高地！這只是說明我們要通过塞勒根橋轉入瑞士境內。但是，在談斯特魯夫建議的時候，英雄西格爾曾經說過：如果採納了這個建議，他，西格爾，就第一個要造反。

我們現在在武達赫河后面布下陣地，我們的軍隊防守从埃金根到窩脫申根一道綫，我們的总司令部就在这里。我們收到了西格尔下面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比上面那个文件更带启发性：

“一八四九年七月八日提恩根总司令部命令：令駐埃金根的威利希上校，由于沙夫豪森州現已对我采取敌对态度，以致我不可能占領前所討論的陣地。你根据这个来决定你的行动方向，速向格利森，勞赫林根和提恩根移动。明天我从这里出发到瓦尔茲胡特去或在埃尔布后面（这就是說在塞勒根）……总司令西格尔。”

这实在太过分了。那天晚上威利希和我出发到提恩根去，在那里“副总參謀长”什林克向我們亲口承認，实际上大家都到塞勒根去渡莱茵河。最初，西格尔有点摆“总司令”的架子，但是威利希不讓他这样做，結果逼得他发出这个命令：轉个圈子向格利森进军。至于向塞勒根进军的借口則是和也到那里去的多尔会师，他們說这个陣地是坚固的。这个陣地显然是摩洛哥在一八〇〇年进行战斗的地点，它有这个缺点：面对着其他方面，而不是对着敌人向我們进攻的方面；至于有关高贵的多尔，他毫不犹豫地証明就是沒有西格尔他也能到瑞士去的。

在苏黎支和沙夫豪森二州之間，有一条属于巴登的狭长地带，这里有吉斯特登和洛茨特登两个市鎮，这个狭长地带除了在巴尔特斯魏尔附近有一个狭窄的进口外，四面被瑞士包围着。在这里应当建立最后的陣地。在巴尔特斯魏尔后面，道路两旁高地提供我們的大炮以最好的陣地，而我們的步兵还是相当的多，可以掩护大炮在必要时抵达瑞士境內。于是約定我們應該在那里等着，看普魯士人是否攻击我們，或者要把我們餓死。軍隊的最大部分（貝克和它会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軍營。威利希选择了安置大炮的地点（后来我們在这里发现了他們的炮兵材料厂，可能他們的战斗陣地是建立在这里过的）。我們自己組成了殿后部队，慢慢地跟

随着军队的最大部分。七月九日晚上，我們到了埃尔森根，十日抵列敦。那一天，在軍营中开了一个全体軍事會議。只有威利希一个人主张繼續抵抗；西格尔，貝克和其他的人都贊成向瑞士境內撤退。一个瑞士特派員（我想是庫尔茨上校），也参加了會議，并宣布如果有人还贊成进行战斗，瑞士便拒絕作为避難所。表决时贊成威利希的只有两三个軍官。除他以外，我們的軍团的其他成員都沒有出席。

当威利希还在營中的时候，在我們这里的半个炮队接到了开拔的命令，他們對我們什么沒說就走了。除我們的軍团外，其他一切軍隊也都接到到軍营里去的命令。夜間，我再一度 and 威利希一起到洛茨特登总司令部去；黎明我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見了整个队伍，他們拔了營在最混乱状态中向边境湧进。同一天，七月十四日大清早，西格尔帶着他的軍隊在拉弗茨越过边境到瑞士去了，貝克和他的軍隊从萊瑙轉入瑞士境內。我們集中了我們的部队，我們到了軍营，从这里再到吉斯特登去。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我們在这里接到了西格尔一封信，是一个传令員从埃格里騷帶來的，說他已經平安地到了瑞士，軍官們可以保留軍刀，他要求我們尽可能跟着前来。直等到了中立地带，他才想起来我們啊！

我們經洛茨特登向边境进发，当夜我們仍旧露營在德国土地上，十二日早晨，我們把枪里的子弹卸下来，我們是最后踏进瑞士境內的巴登-普法尔茨部队。同一天，和我們同时，康斯丹茲被那里的駐軍放弃了。一星期以后，拉斯达特也被出卖陷落了，反革命暂时夺回整个德国，一直到最后的角落。

維护帝国宪法运动由于它本身的缺陷和內部的弱点而失敗了。自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失敗以后，摆在欧洲大陆上文明人士面前的問題是这样的：或者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統治，或者是二月以

前的統治階級的當權。中間的東西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德國，資產階級已表示本身無力統治，只有把統治權放棄給貴族階級和官僚政治，它才能夠維持對人民的統治。和德國的觀念形態連在一起的小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帝國的憲法作不可能的妥協，借此把決定性的戰鬥推遲下去。這種企圖必然地歸於失敗：那些把運動當作正經事情的人不把憲法當作正經的事情，而那些把憲法當作正經事情的人却不把運動當作正經事情。

但是維護帝國憲法運動的結果並不因此而變成比較不重要。首先，這個運動把局勢簡化了。它消滅了一系列的妥協的企圖；在它已失敗以後，勝利只能屬於有點立憲化的封建君主政治，或者屬於真正的革命。在德國只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才能結束。

其次，維護帝國憲法運動在階級對抗不很顯著的德國各邦中大大地推動了階級對抗的發展。尤其是在巴登。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巴登在起義以前，幾乎沒有階級的對抗。結果是公認小資產階級對一切反對的階級的統治，結果是居民表面上的一致性，結果，巴登人和維也納人民一樣，很快地由反對過渡到起義，他們在每個場合企圖起義，甚至不怕和正規軍在平原上決一勝負。但是起義一經發動，階級區別便更加分明，小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逐漸分离開來。小資產階級由於自己的代表布倫塔諾而永遠蒙羞。他們自己被普魯士人的軍刀逼到了失望的境地，現在他們寧願任何制度甚至工人的統治，而不願目前的壓迫；他們參加將來的運動將會比過去任何運動更積極得多；但是，幸而他們將來不能再扮演独立的和主要的角色，象他們在布倫塔諾的獨裁之下所扮演的那樣。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一樣，也受着目前軍刀統治的痛苦，他們經歷過前次起義不是徒勞無益的，他們除了必須替他們的倒下去或被謀害的兄弟們復仇，還要好好地注意到在下次起義中掌權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小資產階級。雖則任何起義的經驗都不能代替

階級的演变——这种演变只有由大工业长年累月的发展才能达到，可是不能否認巴登由它的前次起义和它的結果在下次革命中将躋于那些德国最重要的省份之列。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争取帝国宪法运动从开头起就是失敗了的。从軍事的观点来看，它也是这样。它的唯一成功机会是在德国以外，是六月十三日巴黎共和党人的胜利——可是六月十三日失敗了。在这次事件以后，这个运动只能是多少带点流血的滑稽剧。而它正是这样的东西。愚昧和叛变完全毁灭了它。除了少数人之外，軍事領袖都是叛徒或者是没有才能的无知的和卑怯的职位逐鹿者，而这几个例外的人物是到处被其余的人，例如布倫塔諾的政府所抛弃的。在未来的动蕩中，誰只要提出黑格將軍或帝国宪法的軍官的称号，他便值得被別人立刻赶走。有这样的官长，就有这样的士兵。巴登人民在他們身上拥有最优良的战斗因素；在起义的过程中，这些因素从开头就这样被毁灭，这样不被重視，以致产生了我們所詳細描述的弱点。整个“革命”变成一出真正的喜剧，唯一的安慰是力量强六倍的敌人却有更少六倍的勇气。

但是由于反革命的残忍嗜杀，这出喜剧已得到一个悲慘的結局。这些不止一次地在行軍过程中或戰場上感到极大恐怖の兵士，却象英雄般的在拉斯塔特的濠沟中牺牲了。沒有一个人曾經哀求，沒有一个人曾經战慄。德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記拉斯塔特的整批枪杀和地窖監禁；他們永远不会忘記指揮这些可耻事件的大人物，但是他們也永远不会忘記那些因为自己怯懦对这些事情應該負責的叛徒們：卡尔斯魯赫和法蘭克福的布倫塔諾們。

人名对照表

内霍斯, Neuhaus
 什林克, Schlinke
 什默尔弗尼, Schimmelpfennig
 布林特, Blind
 布魯姆, Blum
 布倫克尔, Blenker
 布倫塔諾, Brentano
 布勒斯特, Blust
 布勒姆第二, Blum II.
 汉斯曼, Hansemann
 尼爾斯基, Mnierski
 齐内, Zinn
 齐兹, Zitz
 多尔, Doll
 多姆, Thome
 西格尔, Ligel
 吉希内, Tzschirner
 貝克, Becker
 克勒蒙, Clement
 克尼里, Knierly
 克奴里, Knüry
 克尼里姆, Krierim
 希爾, Schill
 希斯費爾特, Hirschfeld
 麥西, Mersy
 庇斯托尔(莎士比亚詩中人物), Pistol
 沙佩尔, Schapper
 苏場林斯基, Zuchlinski
 阿內克, Anneke
 阿达·特洛尔, Atta Troll
 拉寇, Rakow
 拉基立特, Ragnilliet
 金克尔, Kinkel
 波克尔, Peucker
 勃克, Böcker
 科文·維斯比茨基, Corvin-Wierbitzki
 柯苏士, Kosauth
 威納, Werner

威利希, Willich
 封·烏特霍芬, v. Uttenhoven
 班堡格, Bamberger
 埃希費爾特, Eichfeld
 格吉, Görgey
 格萊內, Gölner
 庫爾茨, Kurz
 納茲默, Natzmer
 特洛申斯基, Trocinski
 曼陶費爾, Manteuffel
 梅奧霍夫, Mayerhofer
 梅洛斯拉斯基, Mieroslawski
 莫德斯, Mördes
 堪普豪森, Camphausen
 費克勒, Fickler
 萊喜爾特, Reichardt
 黑格, Hecker
 舒米特, Schmidt
 斯奈德, Sznyade
 斯特拉塞, Strasser
 斯特魯夫, Struve
 葛格, Goegg
 奧斯瓦爾德, Oswald
 奧勃爾斯基, Oborski
 德楚, Tschow
 德斯特, d'Ester
 德勒黑·奧貝摩勒尔, Drcher Ober-
 müller
 德賓斯基, Dembinski
 摩爾, Moll
 摩洛, Moreau
 蔡尔, Zell
 豪斯內, Häusner
 霍斯特, Höchster
 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默勒, Müller
 韓村, Heinzen
 魏斯, Weiss

地名对照表

下-欧維斯海姆, Unter-Owisheim
 巴登, Baden
 巴黎, Paris
 巴尔門, Barmen
 巴塞尔, Basel
 巴伐利亚, Bayern
 巴尔特斯魏尔, Baltelsweil
 比斯魏尔, Bischweil
 內格河, Neckar
 內特哈尔特, Neithart
 什倫堡, Schramberg
 文克尔, Winkel
 布尔, Bühl
 布支什(应譯作布希脱), Büchig
 布勒登, Bretten
 布勒斯劳, Breslau
 布莱巴赫, Bleibach
 布兰根洛赫, Blankenloch
 布鲁赫萨尔, Bruchsal
 弗莱堡, Freiburg
 弗尔哈倫, Feuerthalen
 弗勒星根, Friesingen
 弗里德里希斯塔尔, Friedrichsthal
 加彼尔, Kappel
 加格脑, Gaggenau
 加里西亚, Galizien
 卡尔斯多夫, Karlsdorf
 卡尔斯鲁赫, Karlsruhe
 兰郡, Landau
 兰根肯特爾, Langenkandel
 卢森堡, Luxemburg
 圣乔治根, S. Georgen
 圣莫根, St. Morgen
 尼德威爾, Niederweier
 申瓦尔特, Schönwald
 瓦格河, Waag

瓦格豪塞尔, Waghausel
 瓦尔特基尔什, Waldkirch
 瓦尔兹胡特, Waldshut
 瓦尔丹格洛赫, Waldangeloch
 亚亨, Aachen
 亚尔培魏勒, Albersweiler
 安魏勒, Annweiler
 达姆施塔特, Darmstadt
 达克斯兰登, Daxlanden
 多特諾, Todtnau
 多瑙埃辛根, Donaueschingen
 伊赛隆, Iserlohn
 伊利露白噴泉, Elisabethenguelle
 吉斯特登, Jestetten
 吉麦斯海姆, Gernsheim
 吉希海姆, Kirchheim
 吉希海姆波兰登, Kirchheimbolanden
 米舍尔巴赫, Mielbach
 列敦, Riedern
 西里西亚, Schlesien
 西蒙斯瓦尔德河谷, Simonswalder
 Tal
 伏倫巴赫, Vohrenbach
 貝恩, Bern
 貝尔格, Berg
 貝尔海姆, Bellheim
 貝格羅貝恩, Bergzabern
 杜尔拉赫, Durlach
 杜塞尔多夫, Dusseldorf
 希尔斯巴赫, Hilsbach
 克尼林根, Kniefingen
 克洛能堡, Kronenberg
 克勒茨納赫, Kreuznach
 克勒費爾德, Krefeld
 克尼德尔斯海姆, Knittelsheim
 劳德堡, Lautenberg

勞赫林根, Lauchringen
麥卡默, Maikammer
麥爾海, Mülheim
麥克倫堡, Mecklenburg
麥克斯海姆, Meckelsheim
利德波林根, Riedboringen
蘇黎支, Zürich
蘇爾茨巴赫, Sulzbach
沙夫豪森, Schaffhausen
佛日山脉, Vogesen
阿尔及尼亚, Algerien
何勒海列根, Allerheiligen
波恩多夫, Bonndorf
拉內普河, Ennep
法兰肯, Franken
法兰克福, Frankfurt
法兰克維勒, Frankweiler
法兰克福尔, Frankenthal
明登, Minden
明哥尔茨海姆, Mingolzheim
彼尔瑪森, Pirmasen
拉弗茨, Rafz
拉斯塔特, Rastatt
林塔尔, Rintal
图林根, Thüringen
勃桑松, Besancon
哈根, Hagen
洪堡, Hornburg
洪德斯柯普夫, Hundskopf
胡芬根, Hüfingen
約翰尼斯克勞茲, Johanniskreuz
科倫, Köln
科布倫茨, Koblenz
洛拉赫, Lörrach
洛茨特登, Lottstetten
洛特魏爾, Rottweil
洛登弗尔恩, Rotenfels
奧因斯, Mainz
繆爾克, Mark
威賽爾, Wesel
武登堡, Württemberg
武塔赫河, Wutach
茲威布呂根, Zweibrücken

策森豪森, Zaisenhausen
柏林, Berlin
埃比根, Eppingen
埃爾布, Alb
埃弗爾, Eifel
埃金根, Eggingen
埃爾森根, Erzingen
埃格里斯, Eglisau
埃特林根, Ettlingen
埃登科本, Edenkoben
埃爾伯費爾特, Elberfeld
賓根, Bingen
格拉本, Graben
格利森, Griesen
庫本海姆, Kuppenheim
庫登巴赫, Gütenbach
海本海姆, Heppenheim
海得爾堡, Heidelberg
茵普夫林根, Impfingen
茹立施, Jülich
馬特弗爾德, Mattfeld
納梭, Nassau
紐倫堡, Nürnberg
紐埃斯達特, Neustadt
烏斯, Oos
烏培河, Wupper
烏珀斯達特, Überstadt
特里爾, Trier
特萊堡, Tryberg
蓋恩斯巴赫, Gernsbach
康德爾, Kandel
康斯丹茲, Konstanz
勒內普, Lennep
曼海姆, Mannheim
勒姆沙特, Remscheid
提恩根, Thiengen
提芬巴赫, Tiefenbach
提德爾斯海姆, Diedelsheim
富爾特旺根, Furtwangen
黑森, Hessen
黑倫阿爾普, Herrenalb
雅布倫加, Jablanke
萊茵, Rheinau

萊茵黑森, Rheinhessen
萊茵普魯士, Rheinpreußen
貴希河, Queich
普呂姆, Prüm
普福爾茨, Pfalz
隆斯多夫, Ronsdorf
斯比爾, Speyer
斯波克, Spöck
斯多林根, Stühlingen
斯圖加特, Stuttgart
斯勒斯維塞爾斯坦, Schleswig-Holstein
窩爾特, Wörth
窩爾斯, Worms
窩爾法赫, Wolfach
窩脫申根, Wutöschingen
溫海姆, Weinheim
胸根河谷, Hölletal
凱姆本, Kempen
凱撒勞登, Kaiserlautern
奧芬堡, Offenburg
奧芬巴哈, Offenbach

奧波羅, Oppenau
奧貝魏爾, Oberweiler
奧伯拉琛, Oberachern
奧登海姆, Odenheim
奧伯格洛姆巴赫, Obergrombach
新斯海姆, Sinsheim
維林根, Villingen
德累斯頓, Dresden
魯爾, Ruhr
魯特林豪森, Lüttringhausen
魯特維施哈芬, Ludwigshafen
摩爾格河, Murg
摩塞爾河, Mosel
諾斯, Neufs
薩克森, Sachsen
薩爾路易, Saarlouis
薩爾布呂肯, Saarbrücken
薩爾格明德, Saargemünd
塞金根, Säckingen
魏因加登, Weingarten
魏登塔爾, Weidenthal

譯 后 記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是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八月底至一八四九年二月間写成的，最初发表于馬克思編的“新萊茵报。政治經濟評論”杂志上（一八五〇年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这是恩格斯自己亲身参加的一八四九年德国南部和西部武裝起义的历史。一八四九年起义失敗后，当时恩格斯还留在瑞士境內，馬克思曾經从巴黎写信給他說：“你現在有最好的机会来写巴登—普法尔茨革命的历史或評論这次革命的小冊子……趁这个机会，你可以明白表示‘新萊茵报’对民主党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恩格斯接受了馬克思这个友好的建議，不久就写成了这部著作。

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階級六月起义失敗后，在德国境內，反革命势力轉入了进攻。十二月五日，普魯士国民議会被解散了，到了一八四九年三月，被称为“法兰克福清談館”的全德議會急急忙忙地制定了帝国宪法。四月二十八日，普魯士政府宣布这部帝国宪法是无政府主义的和革命的文件，它集中軍隊准备解散法兰克福議會。小資产階級民主派为了“拯救”这个革命“成果”，起来为维护帝国宪法而斗争。在租稅和封建負担重压下的农民，也参加了这个运动。已經作为积极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德国工人階級，为了加速革命进程，也为维护帝国宪法而参加了战斗。因此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初在德国西部和南部爆发了武裝起义。恩格斯当时担任“新萊茵报”編輯，接到了起义的消息以后，便放下笔杆到起义地区参加了武裝斗争。他首先到萊茵省的埃尔伯費尔特，当地的資产階級害怕他要宣布成立“紅色共和国”，把他驅逐出境。后来他又到了起义中心巴登和普法尔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員威利希

所指揮的志願部隊里擔任副官。恩格斯顯示出自己是一位卓越的軍事組織家和最勇敢的戰士。一八四九年七月十二日，在其他起義軍隊都退入瑞士境內以後，恩格斯也跟著威利希的軍團撤退到瑞士。德國西部和南部的武裝起義，終於被普魯士反动政府野蠻地鎮壓下去了，它標志着一八四八——四九年德國革命最後的失敗。

在“德國維護帝國憲法運動”中，恩格斯不但明白和生動地敘述了這個很重要的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最後階段的歷史，並且還正確地分析了維護帝國憲法運動的前提和整個運動的性質。他指出參加這個運動的各個不同階級的態度，特別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在這次鬥爭中所起的偉大作用。領導這個運動的是小資產階級，但由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怯懦和背叛行為，以及他們的錯誤的戰略和策略，使這次運動最後歸於失敗——這說明小資產階級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也不能擔任領導的角色。這次運動的深刻的教訓是：在當時德國的情況下，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便是三月革命前的統治階級的統治，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利用維護帝國憲法使自己取得政權的企圖，結果必然歸於失敗。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最大的貢獻是他進一步發展了他天才地制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武裝起義理論。一八四九年五月恩格斯為指導巴登起義以及為援助萊茵河右岸起義地區所制定的計劃，是馬克思主義把武裝起義看作一種藝術的第一個具體的榜樣。這個武裝起義理論，後來恩格斯在他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中作了典范性的表述。列寧根據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武裝起義學說。

本書是根據一九五一年法文版翻譯的，後來請許長卿先生用德文本仔細校閱了一遍，如尚有錯誤及不妥之處，責任應由譯者自負。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記於杭州。